

新第八卷 第一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出版——

要目

顏李著述考.....張西堂

毛子晉與綠君亭.....劉勝遂

跋趙一清水經注釋鈔刻本四種.....胡適

書評二則

新書介紹三十三則

期刊介紹七則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雲南碑目初編.....范騰端

圖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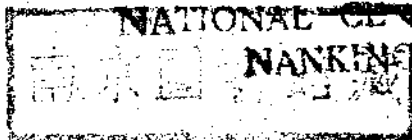
季



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總經售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物讀本基的育教本基



# 編初庫文童幼訂修

印精色彩册百一編全

## 價特售發組分

册四十三各組丙組乙 册二十三組甲

敝館鑒於戰後兒童讀物的缺乏，曾於三十六年十月編印「新小學文庫」一套，備受全國兒童的歡迎，業已重印多次。該文庫專備小學中高年級的兒童應用，至於幼稚園及小學低年級的兒童用書，原擬另編一套。茲特先就敝館前出「幼童文庫」中選出一百本，加以修訂，輯為「修訂幼童文庫初編」，以應目前的需要。

「修訂幼童文庫初編」一百本中包括國語、社會、公民、自然、算術、衛生、體育、勞作、美術各科讀物，及許多含有啓發性的故事，足以補充課室教材的不足。各書內容均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在形式上概以圖畫為主，輔以淺顯的文字，識字無多的幼童均能理解。選取堅韌的木造紙，一律用彩色印刷，且多為四色套印的，故能引起兒童的閱讀興趣。

對於小學校、幼稚園、家庭、和圖書館，本文庫均為必備的基本讀物。

▼目錄備索

戰後  
增訂

## 綜合英漢大辭典附新字補編 發售特價

▼英漢辭典中最新穎，最完美的權威作！

近十餘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文新字產生甚多，新近學生的新詞和新義亦復不少。敝館特廣稽英美新出版各種辭典，搜集五千餘條，輯為「綜合英漢大辭典」的「補編」，與正書合印一冊，形成一個整體，翻閱檢查，均極便利，堪稱時代前研治英語文者最合用的工具書。

###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 圖書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合期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出版——

## 論著

- 顏李著述考……………張西堂……………一  
 毛子晉與綠君亭……………劉盼遂……………一〇

## 序跋

- 跋趙一清水經注釋鈔刻本四種……………胡適……………一二  
 跋隋開皇寫本禪數雜事殘卷……………周一良……………一八  
 跋敦煌寫本法句經及法句譬喻經殘卷三種……………周一良……………一九  
 跋姓韻……………王重民……………二一  
 跋王徵的王端節公遺集……………王重民……………二二  
 跋陶人心語兼記唐英的事蹟……………王重民……………二四

## 書評

- 評呂氏春秋彙校……………藏用……………二八  
 讀玄覽堂叢書……………王重民……………三三

## 新書介紹

- 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四一  
 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第三冊……………四一  
 勞貞一：秦漢史……………四二  
 彭澤益：太平天國革命思潮……………四二  
 鄭振鐸編：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四三  
 朱伯康、祝慈壽：中國經濟史綱……………四四  
 巫寶三等編：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四四  
 馬以愚：嘉陵江志……………四五  
 林耀華：涼山夷家……………四六  
 邊區新書四種……………四六  
 李俊：中國宰相制度……………四八  
 朱傑：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四八  
 張孟聞：中國科學史舉隅……………四九  
 杜守素：先秦諸子思想……………四九

徐世大：周易闡微……………四九

陸世鴻：墨子……………五〇

傳記三種……………五〇

王易編：詞曲史……………五一

馮沅君：古劇說彙……………五一

劉兆吉編：西南采風錄……………五二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五二

胡蠻：中國美術史……………五三

北方木刻……………五四

吳景超：劫後災黎……………五四

朱僂：越南受降日記……………五四

王芸生：日本半月……………五五

蕭乾：人生採訪……………五五

鍾靈秀：社會教育行政……………五六

金仲華編、朱育蓮繪：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政治參考地圖……………五六

圖書編目法兩種……………五七

美國國會圖書館書目二種……………五七

中國當代經濟問題英文著述目錄……………五八

中國古代婦女之地位（列女傳英譯本）……………五九

### 期刊介紹

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彙報（第一卷第一·二期）……………六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第一·二號）……………六二

書林季刊（第一至三期）……………六三

歷史社會季刊（創刊號）……………六四

現代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六四

學原（第一卷第一·二期）……………六四

人文（復刊第一卷第一期）……………六五

### 附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雲南碑目初編……………六六

# 論 著

## 顏 李 著 述 考

### 一 習齋著述考

案：先生於辛未南遊，晤張天章，天章曰：「先生何不著述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年譜卷下頁十三）先生力戒著述，故其所著書實不過二十餘種，其刊行者實不過十二種。其書刊刻之最早者為刪補三字書，次則存學編，凡二種，皆于生前鏤板行世。次則存性存治存人三編，於卒後次一年刊于郟城。次則恕谷所纂習齋先生年譜，刊於康熙四十六年丁亥。至嘉道間，板俱毀於火。迨光緒五六年時，定州王氏輯刊畿輔叢書，重刊四存編及年譜，又增刻習齋記餘，習齋先生言行錄，習齋先生關異錄三種，共八種，於印行後，並合恕谷所著為顏李遺書單行，至民國十二年，北京四存學會印行顏李叢書，更增刻四書正誤，禮文手抄，朱子語類評，習齋先生記餘遺著四種。計共收先生遺著凡十二種。刪補三字書則自定州王氏刊行畿輔叢書時已未收入，且未有為之重刊者。茲合其已刊未刊者為考如下：

習齋先生年譜二卷（舊刻本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商務叢書集成本 博野四存中學鉛印本）



張 西 堂

案：是書為恕谷所纂，崑繩加以校訂，據李恕谷所為凡例云：「顏先生年譜，甲辰（三十歲）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璫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是此書雖非習齋自著，然實錄之日記及追錄稿，不啻自著也。自來皆以年譜列於遺著之內，茲姑從之。崑繩有顏習齋先生年譜序載于居業堂文集卷十二，序云：「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為稍易體例，芟繁間有所補益。」則譜之成，源實與有力焉。恕谷年譜「丁亥四十九歲，鄭若洲邀先生如北京刊習齋年譜。」是譜始于丁亥也。後有張淑璋鄭知芳跋，知芳即若洲也（參徐記卷三頁三四）。

### 四書正誤文卷（第五卷缺）（顏李叢書本）

案：年譜壬申五十八歲，「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為卷。」是此書又名四書正誤偶筆。朱子語類評云：「朱子感於六賊之說，創出克去己私之解，聖賢經書所未聞。寒齋四書正誤偶筆已具解矣。」（頁一七）又云：「即四書正誤亦多偶筆也。」（頁五）則是書亦名四書正誤，有由來矣。又案：是書據年譜乃壬申年錄出，其實壬申以後頗有增入。卷三有「丙子七月十日卯坐漳南書院」云云（頁一五），卷四有甲戌丑月廿五之

夜』云云，甲戌已是壬申後二年也。全書六卷，卷一大學，卷二中庸，卷三論語上，卷四論語下，卷五孟子上，缺，卷六孟子下。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二卷（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顏習齋先生關異錄二卷（同上）

案：言行錄關異錄皆習齋門人鍾鏡纂。言行錄前有鍾鏡所爲習齋先生敘略一篇，敘習齋生平事蹟與他書間有出入，如云：『四歲東兵至，父遂隨入遼東，朱翁有母喪，先生著喪服冠立椅上歡飲饌如成人，弔客咸異之。六歲值生日，家人設桌，雜陳諸物視所取，先生攜筆如字者數十。』又，先生嘗自言私淑孫徵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張石卿，曰刁蒙吉，曰李晦夫，曰張公儀，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呂文輔，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源，曰趙太若，皆有以修先生。『與年譜不盡同，與言行錄賈易問交，習齋所答者亦不同。可以備一說也。書中有錄案者九處，皆無若何發明。凡例云：『是編按日譜摘錄，門類未分，然亦列爲章數，亦竊取魯論學而等章之義。』關異錄序云：『竊于先生關異之語，得之聞見者，於喚述途外，彙爲一帙。』則關異錄非盡取之諸日譜者也。是書卷上：關異總論，關僧徒異，關崇邪異，卷下：關望祀異，關邪說異，附同人關異語二條。

存學篇四卷（舊刻本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博野四存中學鉛印本）

案：年譜載是書成於己酉三十五年之十一月，在存治存性之後。今是書卷一由道，總論諸儒講學，明親後有上孫徵君書，據年譜此書實重修於庚戌。又有上太倉陸桴亭書，此書實修於壬子三十八歲，兩書蓋以後附入者。其學辨二篇，云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抱病……贖存學稿。』『又越旬王子來會。』等語，則亦存學寫就之後附者也。卷二卷三卷四皆爲性理評。據年譜辛巳六十七歲，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篇，四存篇以此編行世最早。

存性篇二卷（同上）

案：年譜己酉三十五歲。謂：正月著存性篇。畫性圖九，……據後並爲七圖。』是此篇性圖實爲恕谷所刪訂。恕谷有書後云：『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於後儒誤論，當時尙未有盡酒者。據後質先生曰，周子太極圖，真玄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撰書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繇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者也。生剋乃鄒衍以後方家批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於是承先生意，而滴洗之如右。』此恕谷至京入浙，得聞王草堂諸儒之說，而知太極五行諸說之爲不經，故先生亦從而易之也。此亦足見恕谷如浙至京，顏李之反宋學，乃始澈底。恕谷之出遊於四方，固大有造於顏學也。是書卷一：駁氣質性惡，明明德，棉桃喻性，借水喻性，性理評。卷二：性圖，朱子性圖，忘見圖（凡七），圖跋。附錄同人語。

存治編一卷（同上）

案：年譜戊戌二十四歲，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此書之作，實早于存性存學。據年譜丁巳四十三歲先生有趙甲田十家佃戶分種之說，今未入存治編，則存治編存學著成以後，是編並未加以修改。全書一卷，其目次爲：王道，井田，井田經界之圖說，方百里圖說，治賦，八陣圖說，學

校，封建，宮刑，濟時，重徵舉，靖異端。  
存人編四卷（同上）

案：年譜壬戌四十八歲，七月著喚迷途，後又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感於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色邪教。『今卷一：第一喚第二喚第三喚。卷二第四喚第五喚。卷三爲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據年譜爲辛酉四十七歲所作；卷四爲東鹿張鼎彝毀念佛堂議，則甲子五十歲所作；亦非成于壬戌一年者。四存編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存目三並有提要。』

朱子語類評一卷（顏李叢書本）

案：是書云：『以醫遊河間，見朱子語類，特攜三卷歸。』（頁一三）又云：『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十能入堯舜周孔之道。』（頁一）是此書始於六十餘歲之時。年譜戊寅六十四歲有『觀朱子語類』云云，則其評閱當始於是年或其前一年。據此書云已有宋相辨宋史評之作，宋史評成於丙子六十二歲，故是書之經始當在丁丑戊寅間也。

禮文手抄五卷（同上）

案：是書前有序末云：『康熙三年歲次甲辰八月戊寅後學顏元謹識。』蓋戊申三十四歲著存性存學前，手抄朱子家禮等書而成，但於後亦遵之也。據年譜壬午六十八歲，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堪按古禮皆祖禰同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生考而然之，至是始改從古禮。『足證。是書卷一通禮，卷二冠禮，卷三昏禮，卷四喪禮，卷五祭禮。』

習齋記餘十卷（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圖書集成本）

案是書爲鍾鏞所彙輯。但據卷三寄陳宗文書云：家藏俚帙雖數百，亦不過往來書札，祭祝箴銘，不得不爲者。殊無簪筆苦力雕刻，若韓歐之爲者，名之曰記餘，明非正業也。』（頁一七）則記餘之名，實先生所自訂也。恕谷年譜乙酉四十七歲有選訂習顏記餘之語，則恕谷亦有選本，或鍾鏞所彙輯者，實本之於恕谷也。

習齋先生記餘遺著一卷（顏李叢書本）

案：此四存學會據抄本刊印，共收遺文凡十一篇。

以上已收入顏李叢書者共十二種。

灑掃應對進退儀注（未見）

勺詩舞節（已佚）

案：年譜甲辰三十歲，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堪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稿。『此二種寫作之時，與禮文手抄時間相近，蓋亦纂輯禮文，而加以案語耳。』

婦人常訓（未見）

曾子言行（未見）

案：年譜乙巳三十一歲有作婦人常訓三章，集曾子言行之語。

農政要務（未見）

案：年譜己酉三十五歲，『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謨畫。』此著存性存學後所作也。

會典大政記（未見）

案：年譜庚戌三十六歲，『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于冊。』又己未四十五歲，『孔子修春秋

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解何？」又癸酉五十九歲，「予皇明大政記，祇條錄數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是書蓋僅摘錄明會典而成，然足見先生眷懷故國之情也。

### 刪補三字書（原刊本）

案：年譜辛亥三十七歲，「補六藝六府於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習齋記餘卷一有刪補三字書序，末云：「康熙庚午博陵顏某謹題。」今年譜庚午五十六歲，未載作序之事。至辛丑六十三歲有：「定與劉葵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故此書為先生所著書刊行世最早者。畿輔叢書顏字叢書並未收入。恕谷評乙古文內錄有「三字書一篇（頁二八）」，然非其全文也。

### 宋相辨（未見）

### 宋史評（全書未見）

案：朱子語類評謂：「予有宋相辨，宋史辨評，力為乾坤翻此案。」（頁一三）年譜丙子六十二歲，「十二月著宋史評，為王安石韓侂胄辨也。年譜於宋史評俱錄其略，其全文今不詳。宋相辨蓋亦為荆公等而發者。」

以上未收入顏李叢書之已刊未刊者共九種。

案：年譜所載先生詩歌等文又有望東賦（卷上頁五），大盒歌，小盒歌（同上），求源歌（同上頁七），大風吟，登泰山賦詩，望荆軻山詩（同上頁四三），口占（卷下頁一九），亦可略見先生關於詩歌之作。惟先生以詩文字畫為乾坤四畫，故于詩歌之作甚少也。

## 一一 恕谷著述考

案：恕谷著述，其凡四十餘種，據恕谷自為墓誌謂：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為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為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叢，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訟過則列論學，評乙古文，擬太平策四種，實於恕谷生前亦已刊行。恕谷卒後，詩經傳註，春秋傳註二種亦于同道間次第刊布。光緒間定州王氏刊畿輔叢書復刊印恕谷先生年譜，閱史邠視，平書訂，擬太平策，評乙古文，學禮，學射，小學稽業，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恕谷後集十二種，並與所刊習齋先生著述單行為顏李遺書。至民國八年蠡縣齊瓦之印行恕谷論語學庸各傳註，至民國十二年北京四存學會復就畿輔叢書，及單行本，印行顏李叢書，更據抄本增刊恕谷中庸講語，郊社考辨，禘祫考辨，宋廟考辨，田賦考辨，訟過則例，瘞忘編，天道偶測，恕谷詩集等書，共收恕谷遺著二十八種（實當三十三種）。合之習齋先生著述共為四十種（實當四十二種）。茲合恕谷著述已刊未刊者，為考如次：

恕谷先生年譜五卷（舊刻本）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是書前四卷為馮辰纂，揮鶴生訂；卷五劉調贊續纂。恕谷孫錯於全書又加修訂。據馮辰凡例云，「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又，此譜之作，實在恕谷生前，辰與調贊，皆承恕谷之命，而為是譜。則亦可以恕谷遺著視之也。

### 周易傳註七卷周易筮考一卷（原刊本 顏李叢書本）

案：序云，「予癸未註易至觀，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楊京師，註卦迄秋，又自訂於鄆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辭說卦



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自癸未四十歲至壬辰五十四歲，是書之成，蓋歷十年之久。癸巳『始入京尋劄刷刊之。』但其書於卷一即兩引惲皋聞說（二九頁三一），是在甲午與皋聞相晤之後，又加以增訂也。序又云共學者有印江黃世發，世發爲肅寧黃令成憲名，相識在丁酉年，則是書刻成當在丁酉後也。是書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有提要。

詩經傳註（八卷原刊本 顏李叢書本）

案：據序及恕谷年譜，註詩經在丙申五十八歲，是時不惟周易傳註已成，四書傳註亦已成矣。是書恕谷卒後，其裔孫桓，醴金開雕，刊成於道光二十四年。

春秋傳註四卷（同上）

案：恕谷年譜，乙巳六十七歲，始注春秋。次年秋即竣事。

同治八年高陽李維曾爲之刊行。

論語傳註二卷（原刊本 蠡縣齊瓦刊本 顏李叢書本）

大學傳註一卷（同上）

中庸傳註一卷（同上）

案：論語序作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凡例作於次年己亥。然據恕谷年譜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五十七歲『註孟子』，似恕谷論語傳註，大學中庸傳註，在乙未前當已完成。恕谷詩經傳註題辭亦云：『始爲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詩經傳註成於丙申，亦足證其成當在乙未前也。

傳註問一卷（原刊本 顏李叢書本）

案：據是書題辭作于庚子端月，則是書成於康熙五十九年，恕谷年六十二。此恕谷自爲墓誌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也。傳註問一書因非依經立傳之體，而爲答問之書，故於學術思想方面，頗多發揮，恕谷諸經傳註固

皆重要，然於此書中尤足見其哲學思想之大略也。以上四種四庫全書總目并收入四書類存目中。

恕谷中庸講語一卷（顏李叢書本）

案：恕谷年譜辛巳四十三歲，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叡庵以先生所講錄成卷，爲恕谷中庸講語。又，癸巳四十五歲，宗夏看恕谷中庸講語，奮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今拔去矣。』因講語中錄有恕谷關佛論之說而云然也。

小學稽業五卷（原刊本 綴補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恕谷年譜庚辰四十二歲，以子姪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至十四歲止，幼儀書數樂舞皆有儀注譜法。是此書始於是時。據卷一小學韻語作於康熙四三年甲申，序作於康熙四十四年，此書之成，實在習齋先生卒後一年也。習齋先生謂茲小學則稽古人成法，盡名稽業，此所以名稽業也。是書四庫全書總目收入子部儒家類存目四。

大學辨業四卷（同上）

案：恕谷年譜戊寅四十歲，『著大學辨業』。辛巳四十三歲，吳司寇徐少宰……爲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今案題辭後有『癸未陽月李堪閱明儒學案識』之語，則是書恕谷於辛巳後二年又加以增補也。是書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四有提要。

聖經學規纂二卷（同上）

論學二卷（同上）

案：聖經學規纂序云：『大學辨業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此命名爲學規纂之意也。據恕

谷年譜乙亥三十七歲，「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先生書。聖經學規纂或即聖學成法之改訂本也。學規纂卷一爲：原學規纂，論語學規三十九條，中庸三條，孟子十一條。卷二爲 尙書三條，易經一條，詩一條，周禮八條，禮記九條，論古學正學宜急復。附論學二卷。據此則論學又學規纂之附錄也。論學前有小序云：『學明矣，而尙恐豐蔀之躑人也，故編摘學規後意有不盡者，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此與恕谷所纂之諸儒論學實係兩書也。據年譜聖經學規纂論學皆刊於辛巳四十三歲，論學卷二末有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之語，蓋刊時所加入也。學規纂論學在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與大學辨業並收入存目中。

### 學禮五卷（同上）

案：是書卷一冠禮，卷二昏禮，據恕谷年譜成于庚辰四十二歲；卷三喪禮，據小序成於己亥六十一歲秋（此條恕谷年譜未載），卷四祭禮，據恕谷年譜纂於乙酉四十七歲；卷五士相見禮，亦成於庚辰四十二歲；全書序成於庚子六十二歲；其鈐版蓋卽是年也。序有爰先鈐以告學之語，足證也。是書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三有提要。張潮昭代叢書摘錄其卷五士相見禮于昭代叢書中。

### 學射錄二卷（同上）

案：恕谷年譜戊子年五十歲，「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學射式。」惟恕谷自序謂：「一日忽有叟而杖，見過，……自稱異叟，言曾學道深山，技擊皆精，夜半爲我解衣擊劍，因傳射法，聽而觀之，豁然於心。……無何黎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因錄其射法。」則是書之成，頗涉於神怪也。

學樂錄四卷（毛氏刊本止首二卷 顏李叢書本）

案：年譜戊寅四十歲，「錄學樂」。次年己卯，又著宮調圖，器色七聲還相爲宮圖等，皆收入卷一內。次年庚辰又著六律正五音圖等，皆收入卷二內。恕谷年譜云，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河右答書……言已鐫學錄二卷入其西河全集內。『毛氏所刊止二卷也。卷三卷四皆成於戊子恕谷五十歲時，見恕谷年譜。是書二卷本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有提要。

平書訂十四卷（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恕谷年譜丁亥四十九歲，「崑繩出所著平書……倩先生訂。」次年訂平書竣。但平書訂後引有惲皋閒語，則是書於甲午後又增補也。

閱史鄰視五卷（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案：恕谷年譜丙寅二十八歲，「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于冊曰閱史鄰視」，又，甲戌三十六歲，思明成祖尙武功而明強，李東陽引進浮文而明削，前明成敗之大案也，書於閱史鄰視。是書卷四後續一卷，所記皆關明代之事，是書之成，蓋卽在是年也。但於後亦有增補，卷一引有王崑繩語（頁一〇），恕谷與崑繩相晤在庚辰四十二歲，是在庚辰以後，有增訂之處也。

擬太平策七卷（原刊本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恕谷年譜乙酉七十一歲，「訂擬太平策」。擬太平策本準周禮六官而作，當止六卷，第七卷實補述卷一六部以外之官職，所述不多。

瘳忘編一卷（顏李叢書本 國粹叢書本）

案：恕谷年譜癸亥二十五歲，「置一冊曰瘳忘編，序曰，宋明學者，如華子病忘，伏首朗誦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

半策無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噫！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頗踴厲欲有爲，而精神短淺，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攬撫經世大略，書之赫蹠以瘳之。『此實恕谷少年有志於經世時之作也。凡例云：『是卷創於癸亥，訖於丁卯，其再得者以次入下卷，數不可預定也。』今考恕谷年譜戊辰三十歲謂著開東北水利及河利運之策於瘳忘編。今瘳忘編並未收入，而收入平書訂卷十二後，則是編實止於丁卯也。書雖少年之作，然頗有可觀者。

評乙古文一卷（原刊本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是書序云：『墟自幼治古文，規模唐宋八大家，及壯後王崑繩過而見曰：『是亦爲斥鴳所誤而控于榆枋者，』蓋宗秦漢？問其說一一皆解，因憮然曰：『與其秦漢，何如宗六經？六經乃古文也。於是教授之餘，偶評乙數篇存案。』此足見恕谷古文辭之學，實深受崑繩之影響也。全卷所選，除書易詩周禮禮記論孟左國史記外，有韓愈原道，習齋先生三字書，及恕谷父孝愨所爲王法乾書各一篇。初刊於雍正十年壬子。

宗廟考辨一卷（顏李叢書本）

郊社考辨一卷（同上）

禘祫考辨一卷（同上）

田賦考辨一卷（同上）

案：恕谷年譜戊寅四十歲，『考郊社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等書皆疎略也。著田賦考辨。』翌年，著宗廟考辨，著禘祫考辨，郊社考辨。田賦考辨於戊子五十歲時又有增訂。據詩經傳注序云，『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則此四辨考

不入禮之中，以其本非日行之禮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三於郊社考辨有提要。

恕谷後集十三卷（原刊本 畿輔叢書本 顏李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是書前有恕谷門人閻鎬序云：『大興王崑繩曰，恕谷之註經，超映漢宋，連篇片語，皆古文也。河南李主事汝懋曰，吾徧閱聞人集，錢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茗文弱，侯朝宗亦涉摸擬，方靈臬練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聖經，旁羅百氏，雄傑與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知言哉！鎬從遊久，頗得聞之。乃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爲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里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倣歐蘇諸大家，先生俱置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序」作於雍正四年丙午。據此序可見：（一）當時有稱頌恕谷之文超邁當時名家者。（二）其所以名後集者，當斷自癸未四十五歲以後；恕谷於是時已晤崑繩而改變其作風也。（三）是集初本十卷，其後三卷乃增刊。卷十以前，已各體具備，此由其體例可知者一也；卷十一有孫生日記序作于雍正六年，卷十三有李子恕谷墓誌作於雍正十年（恕谷卒前一年），皆其證據極明顯者。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作恕谷後集十卷續刻三卷是也。又案：恕谷年譜丁酉五十九歲（康熙五十六年）述恕谷如肅寧，以恕谷後集贈肅寧黃令，則後集之刻，當經始於是年前，據譜，乙亥三十七歲，郭子堅刊先生所著與許西山先生書。戊子五十歲時，『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恕谷古文之刊刻，實甚早也（詳下）。

天道偶測一卷（顏李叢書本）

案是書作於雍正六年戊申七十歲時，見恕谷年譜及是書卷首。

訟過則例一卷（原刊本 顏李叢書本）

案：『年譜已已三十一歲，纂訟過則例，……本劉念臺紀過格而刪定之。』又『乙亥三十七歲，子堅刊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

恕谷詩集二卷

案：是書所收詩，不分體，不編年，蓋未經整理者。恕谷卒前一年有憶舊詩思聖詩亦並未收入。

以上已收入顏李叢書者共三十種（如不計周易筮考，又以大學中庸傳註併爲一種則爲二十八種）

聖經成法（原刊本）

案：恕谷年譜『乙亥三十七歲，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許西山先生書。仲開……爲聖學成法作跋。』是恕谷早年有此書之作。馮辰所爲祭恕谷文述及恕谷著作亦有聖學成法（年譜卷五頁五）。惟恕谷自作墓誌記其著述已不將是種列入；蓋以後改爲大學辨業或聖經學規纂，故再不必以此列入，而記恕谷之著述者，如戴記等書，亦遂忽之也。

學御（有傳鈔本）

案：恕谷年譜『庚寅五十二歲，著學御，騎法，飼法，相法，得之（蔡）瑞生者也。』學御一書，四存學會刊行顏李叢書未以印入，非已佚也（現四存學會有鈔本發售）。

上許西山先生書（原刊本）

恕谷古文（原刊本）

案：此兩種均單篇論文，在恕谷後集未刻成以前刊行者（詳上）。上許西山先生書，恕谷年譜猶存其略；鄭氏所刊古文

數首，則不詳其篇目如何也。

以上四種顏李叢書以外之傳鈔本及原有刊本今不流傳者。

求孝集（未見）

案：恕谷年譜『己未二十一歲，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其賢與孝愨之行事，以自勉也。』

與斯集（未見）

案：恕谷年譜『癸亥二十五歲，有所得經濟，書於與斯集。』四書言仁解（未見）

案：恕谷年譜『戊辰三十歲，思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許西山書至，言言仁解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教任之。』

恕谷集（未見）

案：年譜已已三十一歲，至習顏投門人刺，以瘳忘編恕谷集爲贊。此恕谷前集也。恕谷又有龐叢草南食草等稿。茲但舉此種以見之。

諸儒論學（未見）

案：『恕谷年譜已已三十一歲，思程朱陸王以及今儒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諸儒論學。』此即習齋年譜（壬申五十八歲）。所謂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者也。與恕谷以後附入學規纂之論學非一書。

陶淵明集選（未見）

韓昌黎文選（未見）

案：此二種見恕谷年譜丁丑三十九歲，俱有題辭。

律註（未見）

案：此亦丁丑三十九歲所爲。恕谷二十三歲學六藝，從明太

祖易御以律，丁丑佐政桐鄉，乃爲之註也。

學易（未見）

案：此見恕谷年譜戊寅四十歲。蓋以後已改爲易經傳註，故其自作墓誌亦不以列入其所著之中也。

學政（未見）

案：此種恕谷自作墓誌述所著作，列之瘳忘編下，蓋亦關於政治之著述也。平書訂卷首亦述及此稿。

運心編（未見）

覽天主書辨（未見）

案：恕谷後集卷四上毛河右先生書述其近著有此二種。

孟子傳註（未見）

案：年譜乙未五十七歲云，「註孟子」。詩經傳註題辭亦言四書傳注成。惟論語學庸傳註俱於生前鈐版，此書獨未刊行，豈以稿未完成，或卷帙較多，未便刊刻與？

經說六卷（未見）

案：戴記述恕谷之著述有此。姑亦列之。

以上未收顏李叢書之已刊未刊者共十八種。

綜上所述，恕谷著述共有四十八種，其單篇論著未收文集者，如關佛論（略見恕谷中庸講話頁一五）之類，尙未計入，恕谷生平之著述不可謂不宏富也。

附：關於研究顏李學之重要參考書

王源居業堂文集二十卷（舊刻本 畿輔叢書本 叢書集成本）

案：是書除傳述顏學諸文外，其他如卷四之五公山人傳，李愨先生傳等，頗多關係顏李師友之文字，可以參看。王氏文章練要無卷數，在四庫全書四庫總目提要春秋類存目二著錄爲或菴評春秋三傳，實爲評文之作，于顏學並無重要關係。

今北平四存學會印本名左傳評。

程廷祚青溪文集十二卷（道光丁酉程兆恆刻本 金陵叢書本 北京大學影印本）

京大學影印本）

（同上）青溪文集續編八卷（道光戊戌程兆恆刻本 北京大學影印本）

案：是書續編八卷金陵叢書本未收入，傳世甚少，北京大學爲之影印流通，民國二十六年出版。後附三卷，爲程氏集外文，碑傳文字，友朋間論學書。附錄一卷，爲胡適之先生顏李學派的程廷祚一文。闡述程氏與顏李學之關係甚詳。前有序，亦胡適之先生所撰，述戴東原與顏學之關係，可以參考。

戴望顏氏學記十卷（原刊本 光緒甲午李維才刊本 清代學術叢書本 國粹叢書本 萬有文庫國學基本叢書本）

案：是書於習齋先生言行錄，闢異錄，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習齋記餘等書並未獲見；恕谷詩經傳注，春秋傳注，小學稽業，閩史邪視，平書訂，四考辨等書之言論並未採入，又間有舛誤。以今觀之，非爲完書也。

徐世昌顏李學十三卷（北平四存學會刊本）

案：是書實爲三種：一、習齋語要二卷；二、恕谷語要二卷；三、顏李師承記九卷；共十三卷。其師承記九卷，述顏李師友弟子凡七百十三人。然不注意先後次第，如同爲習齋先生嚴事師友，王五公，刁蒙吉列之卷二，王五修，張石卿等列之卷七。不如以詳細之分別，云「顏李師友大率彼此相共」，然於不相共者並未明白指出也。不注明出處，使未讀顏李之書者不能了然於所依據之材料。所收之人亦間有失之過濫，如卷九述及杜紫峯，紫峯年事較長，且實非顏李師

友。又此書所述至七百餘人，僅分九卷，而無目錄可查，各傳前亦無標題，極不便于檢閱。

梁啓超顏李學派與現代思潮（東方雜誌二十卷二號）  
胡適顏李學派的程廷祚（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三號）

## 毛子晉與綠君亭

劉盼遂

明清之交，常熟毛子晉父子刻書，行遍天下。以迄今茲，猶多存者。其關於一代文獻昌隆，實爲至鉅。惟毛板綠君亭與汲古閣，往往錯出。人恒有迷惑之者。如近代大目錄板本學家葉邵園氏，卽未能免。觀其所著書林清話卷六云：

毛氏刻書板心題汲古閣三字。人人知之矣。然間有稱綠君亭者，吾所藏二家宮詞，三家宮詞，浣花集，三種皆如此。尙有洛陽伽藍記，載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是否爲毛氏書堂，抑受板於他氏？此亦考毛氏掌故所當知者矣（清話卷三明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六節）。

葉氏嗣著書林餘話，又云：

近得陶靖節集，板心是綠君亭。內題「明東吳毛晉子晉重訂，」板式與宮詞一例（下略）。

葉氏蓋終未能定綠君亭是否爲毛氏書室之名也。今予據瀏覽所及，可確定關於綠君亭者二事：

一事，綠君亭爲毛子晉書室名。

二事，綠君亭之名，爲子晉早年與汲古閣並用者。中年後則專用汲古閣之名。

丙戌之春，予收得吾鄉宋牧仲先生批校毛刻蘇米志林一部，

案：近十餘年，介紹顏學之單篇論文甚多，以上二種，比較重要。其散見于北平四存學會出版之四存月刊及其他報章雜誌者，以有國學論文索引諸書可資檢索，茲不一一列舉。

全部板心刊有「綠君亭」三字，封面中行刻「蘇米志林」四字，左下方刻「海虞綠君亭藏」一行六字，右下方鈐「綠君亭」三字朱文方印，「毛氏藏」白文方印，二塊。正書三卷，每卷開頁之次行，題「明東吳毛晉子晉輯」八字。此足證綠君亭爲毛氏書堂之名，殆無可疑者。嗣又收得吾鄉胡石查先生舊藏手加朱圈本蘇米志林一部，則兩志林後，各有子晉跋語一通。東坡志林書後云。

（上略）己未春，余閉關昆湖之曲，凡遭本集所不載者，輒書卷尾。得若干則。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則（下略）。其元章志林書後云：

余覓寶晉齋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中略）。辛酉秋，偶編東坡行紀，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簡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略無詮次（下略）。

考己未爲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時子晉年才二十一歲，已斐然有著作之思，成東坡志林一書。迨辛酉爲明熹宗天啟元年，時子晉年二十三歲爾。

明熹宗天啟五年乙丑暮春，海虞繆希雍作綠君亭梓行本草經疏題辭云：

（上略）外孫毛鳳苞文學，請亟登梓，以拯天枉。予曰，善。且曰，「舅祖許可，鳳苞願力任其役。」乃悉檢疏付之。卽集予同邑門人李枝，通家子雲間康元滋，松齡顧澄先二文學，並其舅氏隱淪，戈汕輩。董督校讎。早夜孜孜，惟恐或後。其用意可謂勤矣（中略）。予年已髦，倘書成早行於世，亦足以副海內求明斯道者之企望也。

今按是書全部板心鐫「綠君亭」三字，據繆序，知本草經疏一書全屬子晉所刻。則綠君亭爲子晉齋名，蓋有可具足確定者矣。

繆希雍爲子晉外祖父。天啟五年時，子晉年正二十八歲。

明崇禎二年己巳中秋夕，徐亮爲毛晉序羣芳清玩十二種云：

（上略）俄逢月夕，汎秋水，問津湖南，小憩子晉汲古閣，候東鏡之吐。左顧百城擁衛，芸籤縹帶，走靈鷲鴻，令人裂眼觀者。少焉集綠君亭，絳帳清暉，墨池古色。主人手一編相視，乃檢點羣芳，彙次蘭鼎錄諸箋，呼爲清玩。快哉諸種，風雅逕留，烏客沒沒（下略）。

錄文字矣。  
考崇禎己巳子晉年三十二歲，自是以後卽不復見綠君亭之紀錄文字矣。

據以上數事，可以推斷綠君亭之大概，彌補葉先生之缺望。惟書囊無底，將來儻續有所見，仍當綴文以求正於方聞之士焉。丁亥暮春。

# 序 跋

## 跋趙一清水經注釋鈔刻本四種

胡適

跋葛思德藏書庫藏的岑氏懼盈齋鈔四庫本趙

### 一 清水經注釋

甘泉岑鎔懼盈齋傳鈔四庫全書本趙一清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附錄二卷。共裝二十本。全書用專刻的紅欄紙鈔寫，騎縫上刻「水經注釋」，下刻「懼盈齋」，紙式半頁八行。

這部鈔本是幾個鈔手分鈔的，字跡有優劣，錯誤也有多少的不同。但我細細審查之後，斷定這鈔本確是從四庫本傳鈔的，其中雖有不少脫誤，（例如卷十，葉十三上，第八行「之」字下脫去四十二字，不知是庫本原脫，還是岑鈔本誤脫？）但也有特別優勝之點，可以校正趙書刻本的錯誤。

我試舉一例，證明此本確是從四庫本鈔出的。王太岳四庫全書考證有關於趙氏水經注釋的幾條，其中指出卷二。

「河水又東過金城」條，「謂之養女川」，注，「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媿之西。」永樂大典本作「浩齊山」，與此異。

此條誤作「浩媿」，乃是庫本趙書的特別異點。一切舊本水經注此句皆作「浩齊」，無作「浩媿」的。趙書庫本鈔手大概會檢查

此字的筆畫，記得此字有「媿」音，鈔寫時就誤鈔作「浩媿」，而不知水經注下文明說「浩齊」讀如「閤門」。岑本此處作「浩媿」，與王太岳所見庫本相合，可證岑本確是四庫傳鈔本。（趙書一切刻本此處皆作「浩齊」，與庫本不同。）

岑本不誤之處，可以考見趙書庫本的底本似勝於趙家刻書時所據的底本。我試舉二例為證。

卷首北史本傳中有這一段：

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請前刺史寇祖禮。

趙氏注云：

魏書列傳，寇治，字祖禮，上谷人。

岑本如此。趙書一切刻本皆脫「治」字，成了「寇字祖禮」，便不通了。此庫本勝刻本之一例。

卷八濟水篇「魯恭冢」一段「文字分明」下，趙氏有長注，其末有「米氏畫史，朱浮墓石壁有鮮明隙」云云，各種刻本皆作「朱氏畫史」，岑本作「米氏」不誤。此亦庫本勝刻本之一例。

趙書刻本自乾隆五十一年刻成，至乾隆五十九年重刻修改定本，八年之間，屢經校刊者修改挖板，或抽換全葉。其附錄二



卷，與刊誤十二卷，則在付刻之前，已大有增刪，然後付刻。此種修改，必須比勘庫本，始可證實。

例如卷二的第一條經文，乾隆五十一年刻本作「又南入葱嶺山」，而乾隆五十九年刻本作「南出葱嶺山」。岑鈔庫本正作

又南入葱嶺山。

此可見作「出」者是用戴震校本來修改的，而趙氏原本實作「入」。

又如刊誤卷首，一切刻本都有「趙一清識」的自序一篇，凡二百零八字。我們若不對勘庫本，如何敢猜想這篇自序不是趙氏原書所有呢？

又如刊誤與附錄各卷改動之多，增入材料之多，都不是我們所能推想得到的。單舉刊誤第一卷，就有九條有增加校語，共增加了三百九十字！

這一類的問題，我在海外如果沒有這部岑鈔庫本的幫助，都是無法解答的了。三十四，十二，十三早晨。

### 跋葛思德藏書庫藏的章壽康刻本趙一清水經

#### 注釋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有兩部新刻的趙氏水經注釋出來。

一部是寧波張壽榮校刻本，一部是會稽章壽康校刻本。

張壽榮刻本有他的兒子張鴻楫的長跋，說明他們用了一部初刻未修本與一部修改重刻本做底本，參酌採用兩本的長處。此跋列舉兩本的許多異同，在趙書版本沿革史上很有價值。

章壽康刻本的底本是乾隆五十九年趙載元在淮揚道任上重刻的修改定本。此本卷首刊載四庫全書的趙書提要，提要之後有「乾隆五十九年臣趙德元，趙履元，趙載元，趙保元恭刊」字樣。提要之尾題「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可見這篇提要是

從南方三閣的庫本鈔出的，大概是從文匯閣鈔出的。

乾隆五十九年重刻本，今日已不多見。章壽康本保存此本的原樣，故也可供研究趙書版本沿革史之參考。

章本附刻魏源一跋，魏源死在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此跋當然不是他為章本寫的。校刻章本的人大概深信魏源攻擊戴震的妄說，故轉載此跋。

此跋與周壽昌思益堂日札所載，文字稍有出入。大概日札所載是魏源的初稿，後來文字有修改，章本所收似是改定本。

三十四，十二，十三。

### 跋芝加哥大學藏的趙一清水經注釋

芝加哥大學藏的這部趙氏水經注釋與刊誤，是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本，而經過一次挖改的。我們可以叫他做初刻初修本。

我們現在知道的趙氏水經注釋的刻本，共有五種：

(甲) 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未修本。

(乙) 乾隆五十一年初刻初修本。

(丙) 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

(丁) 光緒六年寧波張壽榮刻本，參用甲丙兩本。

(戊) 光緒六年會稽章壽康刻本，用丙本翻刻。

芝加哥藏本（以下稱「芝本」）是一個「乙」本，在各種流傳的刻本之中，最為少見，故最可寶貴。

向來學者討論趙一清的水經注釋，都只泛指刻本，很少人注意到趙氏的書有種種不同的本子，很少人知道此書的四庫本與家刻本有大不同，家刻本又有未修與初修與重修的區別。光緒六年張壽榮和他的兒子張鴻楫校刻趙氏書，有鴻楫的長跋，才指出趙

書刻本有「初刻未修本」與「修後改刻本」的不同。光緒十八年王先謙作「合校本經注」的例略，也指出他所藏的趙氏書有兩種不同的本子，一是「最初本」，一是「後來刊改本」。但這兩位學者的指示，後來的學者如楊守敬，王國維，孟森，都完全不注意。近年丁山作《鄺學考》目，（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三分），始注意到張鴻橋王先謙指出的趙書版本的不同。丁山先生所見趙書本子不多，又不曾細校四庫本，故其說尚不免錯誤。

我在海外得見趙書的本子較多，如甘泉岑銘家傳鈔四庫本（葛思德東方書庫藏），如趙氏硃墨批校朱箋本，（北平圖書館藏，今寄存國會圖書館），如芝加哥大學此本，皆得長期借校。我比勘諸本之後，又參考張鴻橋王先謙丁山三家的記載，始能明白趙書各本的沿革歷史。

我試舉一條例子來證明這部芝加哥藏本的歷史地位。王先謙「合校本」例略說：

三十八卷資水篇「縣故昭陵也」下，釋曰：「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即前漢之昭陵。」（此是「最初本」）。改曰：「漢表作路陽。路陽古通借。校獵賦，虎路三變。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此是「後來刊改本」）。

這一條三十一個字，刻本在三十八卷，二葉上第四行至第五行。王先謙所見「最初本」，與張鴻橋所見「初刻未修本」，與四庫本完全相同。王先謙所見「後來刊改本」，即是乾隆五十九年趙載元重刻本，即是張鴻橋所見「修後改刻本」。

芝加哥藏本此條三十一個字，只挖改了開頭兩個字，「漢表作洛陽」挖改作「一本作洛陽」。其餘仍與王先謙張鴻橋所見的初刻本相同。這可見芝加哥本是初刻成後經過初次修改的本子，

所以一面與初刻未修本不同，一面又與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不同。

乾隆五十九年本，此條三十一字，整整改了二十六字，意義完全與初刻本不相同了。

這時候趙一清（死在乾隆二十九年）已死了三十年了。這條大修改當然是趙載元請來校刻父書的名士學者的手筆了。

這一條異文，張鴻橋說他「稟承家大人之意，擇善以從，」他們決定用初刻本。王先謙合校本也用初刻本。章壽康刻本則完全用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

這一條異文，經過兩次修改，而字數相同，可以使我們知道兩次修改都受原刻板的限制，先在板上挖改，後來也許抽換全葉，而都不改刻板的原樣。

這一條的兩次修改，最可以表示趙家校刻此書的學者的原意不過要替作者彌補原稿的小錯誤，使此書格外完善。此條趙氏全文是這樣的：

〔注〕孫浩分零陵北部立邵陽郡於邵陽縣。縣故昭陵也。

〔釋〕一清按，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童為洛陽侯。索隱曰，表作路陽，在南陽。夫長沙之子何以封於南陽？括地志云，即昭陵是也。鄺氏疑之，故不著。洛陽，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即前漢之昭陵縣，屬長沙國。後漢析置昭陽縣。晉諱昭，改曰邵陵，邵陽云爾。

四庫本與初刻未修本都是這樣。趙家校刻者檢查史記漢書，發見趙一清此條有一些小錯誤。趙氏引索隱說「表作路陽」，索隱所謂表，即是漢書的王子侯表。但下文趙氏又說，「洛陽，漢表作

洛陽，「這就很可能怪了。各本漢書此表沒有作「洛陽」的。趙氏此說似是依據前人的誤說，他不曾覆檢漢書，就採用了此說。校刻者明知此說是錯誤的，但他不知趙氏依據何書，不敢輕改，所以第一次修改時，只把「漢表作洛陽」挖改成「一本作洛陽」。這就是說，漢書一本此表作「洛陽」。

但校刻者終不感覺滿意，所以他後來決定把這一段「洛陽侯封」的誤說完全刪去，就造出一段「路洛古通借」的考據文字來填補刻板的空白，就成了這個樣子：

洛陵，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虎路三變。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縣屬長沙國……

這才是澈底的修改。洛陵或路陵若在南陽，則與長沙的昭陵昭陽何干？故校刻者回到括地志之說，而疑史記漢書兩表皆有誤。

趙書的乾隆五十九年修改定本，有一些地方顯然是校刻者用戴震校本來修改趙書的。但這部芝加哥本還沒有這些改動。試舉幾個例子如下：

(1) 卷二，第一條經文：

四庫本

河水又南，入葱嶺山。

初刻未修本(張壽榮，王先謙所見)

入葱嶺山。

初刻初修本(芝本)

入葱嶺山。

修改定本(乾隆五十九年)

出葱嶺山。

章壽康刻本

出葱嶺山。

(2) 卷二，葉二十四下九行

四庫本

西北逕控衆川。

初刻未修本

西北逕控衆川。

初刻初修本(芝本)

西北逕控衆川。

修改定本(依戴本) 西北流控引衆川。

(3) 卷十一，葉十七下七行

四庫本

漢朝時。

初刻未修本

漢朝時。

初刻初修本(芝本)

漢朝時。

修改定本(依戴本)

漢明帝時。

(4) 卷三十三，葉五下八行

四庫本

初刻未修本

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

初刻初修本(芝本)

修改定本(依戴本)

犀牛二頭一頭在府市市橋門。

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趙書刻成後初次修改時，還沒有用戴震校本來修改的痕跡。

芝加哥藏的初刻初修本使我們知道乾隆五十一年趙家刻成水經注釋之後，曾有一次修改挖板的工作，但修改之處沒有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的定本那麼多，也沒有參用戴震校本的痕跡。這是芝本給我們的趙書版本史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在紐約。

### 跋國會圖書館藏的乾隆五十九年重刻本趙一

#### 清水經注釋

趙一清的水經注釋與刊誤，有這幾種本子：

(甲) 未寫定以前的歷年校本清鈔本，即北平圖書館藏的趙氏硃墨批校的朱氏水經注箋。我有詳考。

(乙) 四庫全書本。葛思德東方書庫有甘泉岑銘傳鈔本，我有短跋。

(丙)乾隆五十一年趙載元初刻未修本。張壽榮張鴻桷所見，與王先謙「合校」本所用，都是此本。此本的水經注釋最近於四庫本，而已有文字上的改動了。其刊誤與附錄則與庫本有很大的不同，有許多增刪之處。刊誤卷首有小序，亦是四庫本所無。

(丁)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成後的初次挖改本。芝加哥大學藏有一本，我有長跋。

(戊)乾隆五十九年趙載元在淮揚道任上修改重刻本，有四庫全書的趙書提要，有趙載元兄弟四人刻書題記。此書版式與丙丁兩本相同，是用原刻板子刷印的。國會圖書館所藏即此本。

(己)光緒六年寧波張壽榮重刻本，有他的兒子張鴻桷的長跋，指出他們參用「初刻未修本」與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擇善以從」。

(庚)光緒六年會稽章壽康重刻本。此本完全用乾隆五十九年修改重刻本作底本，是戊本的翻刻本。

(辛)光緒十八年王先謙「合校本經注」本。他在「例略」裏說他用的是「最初本」，即丙本。

國會圖書館此本，是乾隆五十九年的修改重刻本。卷首刊有四庫提要一篇，題「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可見是從南方三閣裏鈔出的提要。提要之後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月臣趙德元，履元，載元，保元恭刊」字樣。刊誤卷十二之尾有「乾隆五十九年十月男德元，履元，載元，保元同校刊」字樣。

卷三十二，葉六下，第五行小字：

杜叔寶，宋書殷琰傳作趙叔寶。

四庫本與芝加哥藏的初刻本都如此。國會此本此注挖去「琰」字，改插入一個「般」字，字書鮮明，而此句成了「宋書殷般傳」，就不可通了！同一條注的上文（葉六下第三至六行）引通鑑宋明帝紀「殷琰將劉順柳倫」，琰字挖改作「琰」。可見國會所藏這部書是嘉慶初年（一七九六以後）避諱挖改了才重印的。原意此注兩處琰字都改刻缺筆的「琰」字，而刻字匠人把第二個琰字誤刻「般」字，竟無人校正，其疏忽甚可怪。

國會此本提要之後，即刻全祖望序與趙氏自序，而沒有畢沅的長序（章壽康翻刻本有畢氏序）。這也可見這部書重刻時已在畢沅死後家產被抄沒之後（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以後）了。

趙載元兄弟校刻父書，曾請學者擔任校勘整理的工作。在開刻之前，他們就做過一番整理底稿的工作。故初刻本已就和四庫本不同了。大概說來，初刻的水經注釋是用原底本付刻的，改動的地方最少。附錄兩卷所收各件，校刻者大有增刪；各件後也有校刻者增加的按語。刊誤十二卷裏，有不少校語是校刻者增入的。如第一卷就有十處增加的校語，共有三百九十字。

初刻印行不久，校刻者又做了一番校改的工夫，又挖補了一些地方，是為初刻初修本。在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十九年十月之間，這八年裏，校刻者又會校改多處，於是有五十九年十月的修改重刻的定本。

試舉一條最有趣的例子來表明這兩次修改的情形。卷三十八資水篇注文「邵陵縣，縣故昭陵也」之下，趙氏有一百多字的校語，四庫本原文是這樣的：

一清按，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童為洛陵侯。索隱曰：表作路陵，在南陽。夫長沙之

子何以封於南陽？括地志云，卽昭陵是也。酈氏疑之，故不著。（適按，「不著，」是說酈氏注文不敘王子童封侯之事。）洛陵，漢表作洛陽。今湖南寶慶府東北五里有洛陽山，蓋以侯封得名，卽前漢之昭陵縣，屬長沙國。後漢析置昭陵縣。……

王先謙所見「最初本」與四庫本同。（合校本例略葉四引，又卷三十八，葉二引。張壽榮本卷三十八，葉二也用初刻本，與四庫同。）這是初刻未修的情形。

但這條注文裏頗有錯誤。其中最可怪的錯誤是：

洛陵，漢表作洛陽。

索隱明說「表作洛陵」，此表卽指漢書的王子侯表。漢書各種本子，此表沒有作「洛陽侯」的，各本都作「路陵侯童」，與索隱合。

趙本不知依據何書，又不曾覆檢漢書，致有此誤說。第一次修改時，校刻者還不敢大改，故芝加哥藏的趙氏書初刻初修本，此條只改了兩個字：

洛陵，一本作洛陽。

但到了後來，校刻者決定完全刪去這一段「洛陽侯封」的誤說，故乾隆五十九年的修改刻本此條竟改了二十九個字！試看國會此本：

洛陵，漢表作路陵。路洛古通借。校獵賦，「虎路三嬰」，晉灼曰，路音洛。然疑史漢表誤。昭陵縣屬長沙國……

（三十八卷，葉二上四行至五行。）  
這就是根本剷去了原文的誤說，仍回到括地志的話，故疑史記漢書兩表的洛陵與路陵都錯了。因為要挖補空白，故添上了「路洛古通借」的考證文字，湊足二十九字。

這是第二次修改的工作。此時趙一清（死在乾隆二十九年）已死了三十年了。

這個修改定本還有一些地方顯然是參用戴震的校本來修改趙本的。丁山先生在酈學考敘目裏曾指出一些例子。我且用他舉出的一个例子在這裏，加上一點說明。

卷二十五，十四葉上六行注文：

黃溝又東逕郟城北武成縣故城南。

朱謀埠本如此。趙氏各本的沿革如下表：

(1) 庫本 同上

(2) 丁山所見小山堂初刻本 同上

(3) 芝加哥大學藏本 同上

(4) 國會藏的此本 刪去了「郟城北」三個字。因為填補這三個正文大字的空白，故此本又把上一行小字夾注「春秋」下添入「隱公七年」四字，又把「濟水注」改爲「濟水注二」，共添了五個小字，補足了三個大字的空格。

這明是依據戴氏校本修改的。（張壽榮本此條乃依初刻本，故大字與夾注都沒有改動。）

我再舉一條例子，比較更重要，是丁山先生沒有注意到的。卷二開首第一條經文，舊本都是這樣的：

河水又南，入葱嶺山。

戴震據杜佑通典引水經有「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九字，他認爲這是唐人所見古本，故他的兩種校本都把這條經文改作：

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

這是戴氏校本最特別的一點。

趙氏各本此條經文的沿革，如下表：

- (1) 庫本 又南入葱嶺山。
  - (2) 初刻本(張壽榮所見) 又南入葱嶺山。
  - (3) 初刻本(王先謙所見) 又南入葱嶺山。
  - (4) 芝加哥本 又南入葱嶺山。
  - (5) 國會藏的此本 又南出葱嶺山。
  - (6) 章壽康刻本 又南出葱嶺山。
- 這是「大有出入」的重要改動。刊誤裏沒有一個字的解釋，校刻者只採納了戴氏校本的意思，就悄悄的改了！
- 國會此本雖是嘉慶初年的重印本，版刻還是乾隆五十九年修

改重刻的原板。張鴻楨王先謙丁山諸君都輕視這個修改重刻本，都太重視初刻未修本。其實初刻未修本早已經過校刻者的重大改動，早已不是趙氏底本的原樣了。

要知道趙一清的底稿的原樣，我們必須依靠那部乾隆三十八年浙江進呈而四庫館鈔入四庫的底本。要知道趙載元兄弟請來校刻父書的名士學者如何修改趙一清原書，如何八年陸續改竄的辛勤工作，我們必須用四庫本來比勘那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十九年的三種家刻本，五十九年重刻本是最後修改的定本，與初刻未修初修各本有同樣的重要。

一九四六，四，四日。

## 跋隋開皇寫本禪數雜事殘卷

周一良

敦煌所出開皇寫本禪數雜事。存二百十行，計十一紙。卷首缺，卷末題「禪數雜事下」，是原書蓋分上下二卷，或上中下三卷也。卷尾題記六行：

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經生鄭頌書

用紙十八張

校經東阿育王寺僧辯開

教事

學事鄭頌

二府行參軍學士丘世秀

此書各藏俱未收，抽釋其內容，大抵刺取安世高譯安般守意經中有關事數諸條，如「兩惡」「十六即時自知」等，分別舉出。然所存三十九則中，亦頗有非事數且與習禪了無關涉者，如「佛言色譬如水中沫，痛癢譬如水中泡」云云一節，是其一例。

又有一節云：

師謂弟子无生：「我捨汝去！」去者謂絕命。无生云：「莫多言！」當百八十歲夜半時，師卒得病，到日加辰時大困極。面色變，眼垢玄。師謂病言：「汝能著我十日不去，汝為健！」言已便行道。日到加申時，病便愈。平復如故，顏色悅好。无生問師何等，師言：「因緣來時當念本！」問曰：「何等為念本？」師曰：「心意識是為本！」不似六朝以前所出經典，疑采自六朝人偽撰之經。雜事之纂集，自亦不能甚早矣。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七有釋智命，俗姓鄭名頤，滎陽人。「備歷法會，餐寢法奧。」大業初見知於楊素，後仕煬帝之子元德太子，遷中舍人(隋避諱作內舍人)。一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游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逾深信篤。「偽鄭玉世充時為御史大

夫，不待命而輒出家，爲世充所誅。「臨刑遍禮十方，口誦般若，索筆題詩。」（道宣繫頌之誅於武德二年。新唐書八五王世充傳及通鑑二八八皆繫武德四年，近是。）卷一一釋辯義傳記辯義以大業二年遘疾卒於住寺，「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頌爲之碑頌。」姓名年代皆與此殘卷之經生鄭頌相應，豈即其人乎？此卷書法極精，與僧傳稱頌「文華曜世」之語亦相關合。開皇十三年之經生，十三年後爲東宮舍人（正五品），固無不可能也。頌之事迹又見隋書七零李密傳，舊唐書五三新唐書八四李密傳，新唐書八五王世充傳，舊唐書七一魏徵傳。

題記中「教事」之稱，它處未嘗見，其職掌亦不詳，疑爲監臨之類。案日本奈良朝寫經典制大致依仿唐朝，有「經師」「校生」「裝潢」「塚師」等名目（參石田茂作氏由寫經所見奈良朝佛教之研究第三編奈良朝之寫經所），亦無所謂「教事」者。此職疑是隋代所獨有，未爲唐人所沿襲。亟應表而出之，以求教於並世之治敦煌學者，兼供有志於系統地研究寫經制度者之參考也。

隋書二八百官志下：

煬帝即位，多所改革。……又置儒林郎十人（原注正七

品），掌明經待問，唯詔所使。文林郎二十人（原注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此二郎皆上在藩已來直司學士。

隋制親王府官有文學二人，從六品，載在史志。至於學士蓋無定員，其品秩當在七八品間，故得兼正八品之行參軍也。隋唐五八柳謩傳：

晉王……好交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謩爲之冠。

隋書記晉王廣引爲學士者，有卷七六虞綽傳王胄傳庾自直傳；記爲秦王俊學士者，有同卷潘徽傳。不獨親王有學士，東宮亦然。爲太子勇學士者，見隋書卷五八魏澹傳，六四沈光傳，七六劉臻傳，舊唐書六一溫大雅傳，七二李百藥傳褚亮傳。唐初秦府文學館學士以及太宗時魏王泰之設文學館引召學士皆是此比，與中唐以後所謂學士者，固迥不相侔矣。鄭丘二人未知屬何府。晉王廣既招引百餘人充學士，且酷信佛教，豈二人即晉府學士，秦王命審定寫經者乎？煬帝性好新奇，曾改天下佛寺名爲道場（隋書二八百官志下）。「教事」之名稱與典制，豈亦煬帝所創與？

三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寫竟於天津。

## 跋敦煌寫本法句經及法句譬喻經殘卷三種

周一良

日本神田喜一郎氏影印巴黎所藏敦煌寫本六十三種爲書景，顏曰敦煌祕籍留真，予既爲文論其中所收題記矣。其第肆拾貳號（伯希和貳叁捌壹號）法句經影印十行，首七行爲羅漢品，後三行爲述千品。字體隸多於楷，的是六朝書法。以大正藏經本校

之，如「心已休息，言行亦正，」元明本「正」作「止」，寫本亦作「止」。傳世最古之法盧書法句經殘本無此品，無從比勘。藏譯 *Udāharāyāga* 則與出曜經法集要頌經相近，蓋大乘著作，亦無羅漢一品。巴利文法句經雖非中譯所從出，然凡巴利文本中所



有諸品皆頗相近。其羅漢品第玖陸頌相當於此二句曰：『Santān tassa manān hoti, santā vācā ca kamma ca』，『休息』與『止』皆 *santa* 之謂，則寫本是而麗本宋本作『正』者非矣。『望意已絕，是謂上人，』明本『望』作『媵』。寫本亦作『望』，與巴利文本第玖柒頌之『*antaso*』合，則作『望』爲是。『快哉無望，無所欲求，』宋元明及聖語藏本皆作『無媵』，寫本亦作『淫』。相當於此句之巴利文本第玖玖頌作『*vitaraḡa*』*rāga*，譯意似於淫爲近，亦以寫本較長。

『棄欲無着，缺三界障，』諸本無異文。寫本『欲』作『故』。巴利文本第玖柒頌相當於此二句，作：『*Assaddho akataṅhi ca sandhicehedo ca yo naro*』，與中譯頗不同。*Assaddho* 一語與上下文義不甚相屬。F. Max Müller 氏譯作『free from credulity』，R. W. Rhys Davids 夫人譯作『taking naught on trust』皆近乎牽強。以 *sraddha* 一字，佛家大都指信仰佛教之美德，不作輕信解也。友人季羨林先生謂 *assaddho* 乃 *asaddo* 之誤。*asaddo* 者轉摩揭陀語爲巴利語時之遺留未改者，相當於巴利語之 *asato*，亦卽中譯之無着也。巴利文本之疑，於是釋然，然仍不足以定棄欲棄故之是非。案法句經老耄品第拾玖云：『不修梵行，又不富財。老如白鷺，守伺空池。既不守戒，又不積財，老羸氣竭，思故何逮？』（法句譬喻經卷三文同）。巴利文本此品第壹伍伍頌及第壹伍陸頌前半與中譯大致相同，其壹伍陸頌之下半云：『*genti cāpāṭikhiṇā*』*va purāḡāni anuttḡhunaṇa*』。本文是否正確無誤，殊未敢必。Rhys Davids 夫人據巴利文法句經注，謂『*anuttḡhunaṇa*』卽『*anuttḡhanta*』，又譯此句爲：『like bows unstrung they lie, bewailing things that now are past and gone.』Max Müller 氏譯爲『broken bows』，坐佛念譯出囉經卷

拾捌水品卷拾捌有偈語云：『不修梵行，少不積財。愚者睡眠，守故不造。』其下述兩着老少不修道，至老萬患並至之故事。又有偈語云：『不修梵行，少不積財。如鶴在池，守故何益？』其下文散文曰：『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但念少壯捕魚，不覺着年已至。今此着年長老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舞戲笑，博奕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者艾，抱膝踰踞，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萬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天息災譯法集要頌經卷貳水喻品第拾柒亦有偈云：『少不修梵行，至老不積財。愚癡樂睡眠，由己不修善。少不修梵行，至老不積財。鴛鴦守空池，守故有何益？』藏譯 *Udānavarga* (W. Woodville Rockhill 英譯本) 水品第拾柒第叁頌與前引法句經老耄品及巴利文本第壹伍伍頌同，其第肆頌曰：『*They who do not live like Brahmachāris, and who do not acquire wealth in their youth, remembering what they have formerly done, they lie thirsting for the past*』。綜觀以上所引，其爲同出一源可以無疑。照以中藏諸本，巴利文本『*Cāpāṭikhiṇā*』一語恐有誤。然中譯法句經之『思故』，卽巴利文本之『*purāḡāni anuttḡhunaṇa*』則毫無可疑。其他中譯與藏譯亦皆足證成『故』字不誤。『思故』『守故』既非所宜，『棄故無着』自是羅漢所應從事矣！吾故曰：法句經經文當從寫本作『棄故』，諸本作『棄欲』皆非也。

劉半農先生敦煌掇瑣拾陸收伯希和叁零捌陸號無題寫本，劉氏擬題曰『那梨國神話』。今案實係晉法炬法立所譯法句譬喻經卷壹羅漢品第拾伍之全文也。據劉氏所錄，頗有武后新字，當是則天時寫本。持與今本相較，凡與今本異者，皆與聖語藏本同。寫本『卻坐王倍，會畢澡訖』，據大正藏本，知『倍』與『會』



乃「位」與「食」之誤，或是逐寫時所致。至於偈語，更有可與上述法句經寫本相印證者。「心已休息，言行亦止，」譬喻經寫本與大正藏諸本皆作「止」，不作「正」。「棄欲無着」，聖語藏本與寫本同，「欲」皆作「故」。「望意已絕」宋元明本「望」皆作「媿」，而寫本作「望」。「莫不蒙度」聖語藏本與寫本「度」皆作「祐」，法句經亦作「祐」也。「衆人不能」與法句經同，諸本無異文。寫本作「衆生」。全篇人字皆從武氏新制作一下加生字，此處疑亦逐錄時脫去一畫耳。「快哉無望」大正藏本與寫本皆作「望」，則當從六朝寫法句經及宋元明三本作「淫」矣。

日本中村不折氏藏法句譬喻經殘卷，存若干行不可知。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所印法寶留影印其中一節，係卷叁地獄品第叁拾富蘭迦葉與佛角試故事之末數行。字體古拙，與巴黎藏法句經相類。「富」字作「不」，「作禮而去」之後無「昔有比丘」等二百九十字，皆與聖語藏本相同。然又有偈語：「惟大聖之難遭，念至教實匪值。值之不懇惻，來世何所冀？冀感覺弘慈，察微和所忌。」諸本所無，與上文亦不相屬，而筆迹則全同，當是寫經人添入也。又有題記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齋叢（？）中寫訖。此月上旬，漢人及雜類被誅向二百人，願蒙解脫，生生信敬三寶，無有退轉。」日本人大都以爲卽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公元二五六年），目爲見存寫經之最古者，如望月信亨佛敎大辭典寫經條卽其一例。然據僧祐出三藏記集壹叁竺法護傳，

## 跋 姓 韻

北平圖書館善本乙庫藏寫本姓韻三十三册，是伯希和先生所買大批張澍遺藁內所沒有的。那批遺藁有初藁二藁三藁，有的是

「惠懷之際，有沙門法炬，」又云：「與沙門法立共出法句喻及福田二經。」慧皎傳維祇難傳略同。則魏甘露時此經猶未譯。吳亦有甘露，當晉武泰始元年（公元二六五年），亦不合。疑是前秦苻堅之甘露元年，當晉穆帝升平三年（公元三五九年）。然亦有數端不可通。苻堅於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三七六年）始平前涼張氏，盡有其地。甘露元年堅甫立三載，酒泉猶未入苻氏版圖。此其一。據晉書捌陸張祚等傳，祚以前訖用晉感建興年號，永和十年（公元三五四年）祚僭稱帝位，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張玄靚既立，又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張天錫專政後，又改建興四十九年（公元三六一年），奉晉穆帝升平之號。則苻氏甘露元年時，河西張氏猶遵用建興年號。此酒泉倘是肅州之酒泉，而寫經人奉苻氏年號，是不可通者二。更據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苻堅於升平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通鑑壹佰同。則甘露元年不得有三月，此不可通者三也。題記不似僞作，而疑莫能明，著之以俟賢達教正焉。

此三種殘寫本發表於不同之時與地，而性質相牽連，故併記之如此。西陲所出又有僞撰佛說法句經。慧琳一切經音義卷柒陸有此經音義陽爛等七條，今檢皆在此經，是九世紀初已有是經矣。以與本文所述法句諸經無關，故不之及。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寫竟於燕京，六月十七日改訂。

王 重 民

張澍親筆，有的是別人清錄了又經張澍校改過。這三十三册內沒有張澍的親筆，我猜是他的最後定本，大概是他老年或者已死之

後纔清鈔的。

全書凡九十九卷，卷一亡佚；卻另有一本鈔了錢儀吉的姓氏五書總序，張澍自序和凡例。上書口還刻着『養素堂』三個字，因為紙墨很新，我推想是後人故意刻了這樣的舊紙，又從別的地方鈔來錢序和凡例，想用以彌補卷一亡佚的缺憾。又卷九十三以後，沒有記卷數，所以善本書目乙編稱：『存九十二卷二至九十三，』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卷九十三以後不但有書，還分了卷，就是沒有把卷數添入。若為添入，應是：

卷九十四 十一陌上 卷九十五 十一陌下

卷九十六 十二錫 卷九十七 十三職

卷九十八 十四輯十五合 卷九十九 十六葉十七合

他把全書分成九十九卷而不作百卷的緣故，我疑猜他還想有一卷序錄或附錄之類的東西。

## 跋王徵的王端節公遺集

王重民

民國十二三年間，王兆麟在涇陽作知縣，因為陝西要修通志，於是他接到一篇應修縣志的通令。兆麟的老師柏莖，字厚甫，就是涇陽縣人，剛剛謝了富平縣職，遂請他來主持縣志局的事情。他於是仿他老師賀瑞麟修三原縣志的例子，把涇陽學人的作品，和與涇陽史地人事有關係的詩文，輯成了涇陽文存正編十二卷，外編六卷；又詩存正編四卷，外編三卷。又把涇陽先賢的遺著，印行了七種，總題為涇陽文獻叢書。都於民國十四年鉛印行世。

大概因為涇陽很偏僻，書籍不易流通的原故，自印行後二十二年，北平圖書館方纔買到這一部涇陽文獻叢書。叢書的第一種

按養素堂詩集卷二十二陶雲汀制軍召飲清澗行署詩注，有云：『君欲為余刻姓韻，即席倩學坡廉訪核其字數，計需四千金。因笑曰：此大東道，力不能辦！』大概從此以後，便沒有人再敢提議付刻了！

張澍很看不起凌迪知的萬姓統譜。他這部書是集世本風俗通和林寶鄧名世鄭樵的大成。自序說：『凡得姓五千一百二十又九，內新補之姓五百又九，刪除非姓者七十六。』是：『自皇古以至本朝，自帝王以至庶賤，自中華以至蠻夷，罔不蒐羅』的。我偶檢卷二公治氏下有一條云：『道光十年有河南正陽縣監生公治建勳，以伊孀母公治李氏家被賊強劫，赴京具控云云，』可見他搜羅之廣了！

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是王端節公遺集四卷，第五種是正學齋文集三卷。

在最近二十年內，我們很注意研究王徵的遺文和歷史。可惜這部遺集雖說輯印於二十年以前，我們大家都沒有見到。正學齋文集是王介作的，介字一臣，是王徵的七世孫。他曾把他的七世祖王徵遺書的版片整理過，又把王徵的遺文盡心搜輯。所以我們要研究王徵，王介這部文集，也是很重要的參考書。

不但我們住在北平的人沒有看到這部王端節公遺集，就是陝西耆儒張鵬一扶萬先生，也沒有看到。扶萬先生早即注意王徵的遺詩遺文，曾從涇陽詩文存內，輯出了王徵的散文十四篇，詩詠

四篇。民國二十二年，向覺明先生遊陝西，就向張老先生錄了一個副本，帶回來刊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六號內，題爲「王徵遺文抄」。在沒有看到這部遺集以前，我們所知道的王徵遺文，以這部遺文抄爲最多。

我現在看到了王端節公遺集，又看到了涇獻詩文存，於是先用詩文存校遺文抄，再用校本遺文抄來考校這部遺集。

涇獻文存卷三有王徵的新製連弩圖說引，卷七有奇器圖說序，兵約序西儒耳目資序，卷八有跋士約後，卷十有了一要語，凡六篇，都不見於遺文抄。疑是張老先生抄輯的時候，有的由於失檢，有的因爲原書有傳本，遂沒有再抄。遺集內沒有西儒耳目資序和了一要語兩文，似乎也可以用同一的理由來解釋：西儒耳目資序因爲有原書流行，了一要語大概是失檢了！

遺集凡有散文三十三篇，然無遺文抄內的告神文。告神文原載兩理略卷四，恐怕柏堃未必能注意到這一點，——這便是說：他把告神文收入涇獻文存而不收入遺集的原因，大概也是由於編輯時候的失檢，不一定因爲兩理略有了那篇文字，柏堃便不收他入遺集了！

遺集比遺文抄多出了十九篇，有的很重要，有的不重要。遺集卷一凡載奏疏三篇；第一篇奏恭承特命監理海疆懇辭分外殊恩願佐軍前成議朝襄實功疏，第二篇奏仰謝天恩恭請明命疏，並爲遺文抄所無，都是重要史料。卷二爲書牘十五首，惟末一篇與張儀昭書已見遺文抄外，餘均未見，都是他丁繼母憂謝了廣平推官以後所寫的應酬文字。王介正學齋文集卷一有先端節公尺牘全集序云：「天下之士，仰公如泰山北斗，不獲長與公游，往往以尺素相通款，惟公卽無不以尺素答之。數十年來，往復手翰，不下

數千百篇。余生也晚，凡公尺牘，年歲既遠，多所失存，今雖竭力搜羅，十有餘年，而其所獲，不過十之三四。謹爲參考編次，繕寫成書，藏之先祠，遺於後世。」若是原來果有幾千篇，王介旣然收到了十之三四，則那部尺牘全集，約應有一千多篇，今僅得十五篇，可見散亡之多了。卷三載序跋八篇，均見於遺文抄及涇獻文存內。卷四雜著七篇，惟士約兵約兩篇，不見於遺文抄與文存，我也沒有見過別的刻本。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二期，有李宜義先生的王徵著述遺版蒐輯序略一文，說他在涇陽的通遠天主堂內，發見的王徵的著述遺版裏邊，有士約殘版九葉，兵約殘版十四葉。這兒所載的士約兵約都是全文，一定是從那些刻版的初印本抄來的。現在那些刻版不完全了，這兒的文字，也有些脫誤。

這部四卷本遺集，有柏堃的序文，說他編輯的經過：

「先生著書數十種，版多散佚。余與邑人士謀將先生奇器圖說及兩理略陸續付印，而於先生文集六卷，經濟全書二十七卷，搜羅弗獲。僅得友人所藏尺牘稿一十五篇，又奏疏三篇，士約兵約及序跋讚銘祭文記揭等共十八篇。又列本傳墓志於卷首，都凡四卷，爲先生遺集。」

柏堃所說的「先生文集六卷搜羅弗獲」者，大概是指的王介編輯的本子。王介正學齋文集卷一先端節公文集序云：

「公生平著述，不下數十種，俱已行世。惟尺牘與文集，向無成書。今已竭力搜羅，十載有餘，共得若干篇，錄輯成帙，略序顛末，謹藏先祠。行並付梓，以垂不朽焉。」

序末署「己卯四月」，己卯當是嘉慶二十四年，下距柏堃編此遺集時，已有一百多年。柏堃還未見到，我們見到的機會更少了。

十餘年來，我也很注意王徵的遺文和遺事，曾想爲他編年譜，重編文集，所以看到這部遺集裏的新材料，非常高興。擬從此便將所輯王徵的天學諸書序跋，和他所著的畏天愛人極論仁會約，所譯的杜輿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等篇，編成一部比較完備的集子。

## 跋陶人心語兼記唐英的事蹟

王重民

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唐英不但是藝術家，詩人，且是一個勤苦耐勞的好官。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人問我他的事蹟，我不很知道；想找陶人心語作參考，又找不到。不料回國後一個月內，竟在北平圖書館看到兩部刻本不同的陶人心語。喜悅之餘，來把唐英的事蹟記個大概。唐英字俊公（一作儁公）。號蝸寄，又署古柏，瀋陽人。他的祖父隨清兵入關，遂隸籍正白旗下。父名爲國，康熙二十一年生英，二十五年便死了。

康熙三十六年，唐英已是十六歲了，到內庭去當供奉。大概因爲他幼年的時候家境不大好，不能讀書以取科第，遂走這條捷徑。在內庭當供奉，雖說專制時代是個有名譽的差事，可是整天和宦官衙役在一起，若不是有志氣的青年，那有不學壞了的！可是唐英在那萬惡的環境裏，混了三十年，不但沒有學壞，居然學得能詩善畫，學問通了，詩文作好了。然後得了個外差，到景德鎮督陶。利用自己三十年來的修養，加之勤苦任事，在我國瓷業改進史上，遂占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和時代。他的一生，真是大的成功了！

乾隆五年，唐英的一位好朋友沙上鶴作了一篇瀋陽唐叔子蝸

遺集卷端載張炳璿的王端節先生傳一篇。張炳璿就是王徵的表弟張儀昭。王徵死節的時候，是先和儀昭握了握手，方纔瞑目的。後來張縉彥爲王徵撰墓誌銘，也是依據這篇傳文作底稿。所以這篇王端節先生傳，是研究王徵的第一流史料。

寄先生傳（載古柏堂刻本陶人心語卷首），敘述他作內庭供奉的那一個時期說：

「年十六，卽供奉內庭。內庭故多賢士大夫，見先生之少而好學，皆折節下交，因而筆墨詩文，遂日以進，而聲譽亦日以起。乃先生則抑然自下，未嘗以學問驕人。而於艱鉅之任，又必先人以赴，不甘以懷與安自處。前後供奉三十餘年，曾無一日少懈。聖祖仁皇帝車駕所臨，無不扈從。凡山之高，江之深，絕塞之廣漠，先生悉勇往弗怠。願秉性孤介，輒爲人所忌嫉，未能卽致通顯，而先生處之淡然。事益力，學益勤，雖奔馳勞匱，旅燈客帳，猶吟哦不輟也。世宗憲皇帝御極，特授員外郎，於是而若錐之處囊，始得時露其穎，然問年已逾強仕之二歲矣。越六年戊申，承命督陶。」

這是說：雍正元年，唐英年四十二歲，特授內務府員外郎，「越六年」，就是雍正六年，唐英已是四十七歲了，方外放督陶。和唐英一樣出身而以政事著名的高斌序陶人心語有云：

「唐俊公先生自少與予同侍內庭，長予一歲，而面貌相

似。有初識予兩人者，每誤認錯呼之，儔侶咸欣奇焉。顧先生之書畫法皆臻絕妙，又能詩，且善屬文，才情煥發，而聲望卓然；予則碌碌一無所能，惟奔走供職而已。當時予既慕先生之多才藝，復每自愧念，與先生之年與貌，徒稱相若，而何其才藝之遠不相逮也。」

高斌這一段話，都是從肺腑流露出來的，並不是應酬的推崇話。

陶人心語卷三有戊辰除夕借幕中諸友守歲詩云：

「歲舊年新換物華，辛盤椒酒客爲家。天涯良友團紅燭，眼底寒梅放早花。四十七番鬚髮改。五千里外道途賒。官閒署冷窮方稱，不必奴星縛柳車。」

詩題下又注云：「時初蒞廠事」。這首詩沒有什麼特別好，就是因爲是他「初蒞廠事」時候的作品，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一）戊申是雍正六年，「四十七番鬚髮改」，是說他年已四十七歲了，可見沙上鶴記的年月是對的。（二）他單身到五千里地以外的地方去做官，當除夕家家團聚的時候，唐英僅有以「客爲家」，和天涯的良友們團聚在紅燭下，他自然有無限的感慨。可是有志氣有計劃的人們，總是能改造環境，開創自己的新天地的，就在這樣的「官閒署冷」裏來開始他的盜業改造了！

乾隆元年，他管審務已經七八年了，派他去管淮安的稅關。他於是把七八年來處理審務的記錄，輯成了一部盜務事宜示諭藁，自序有云：

「予於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固細事，但爲有生所未經見。而物料火候，與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命崇庫之式，茫然不曉。日唯諾於工匠之意旨，惴惴焉惟辱命誤公之是懼。用杜門謝交游，聚精會神，苦心竭力，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於物料火候生

尅變化之理，雖不敢謂全知，頗有得於抽添變通之道，向之唯諾於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以唯諾夫工匠矣。因於泥土釉料坯胎審火諸務，研究探討，往往得心應手。更歷五寒暑，器不苦窳，人不憚勞。迄雍正十三年，計費帑金數萬兩，製進圓琢等器不下三四十萬件。茲於今上龍飛之乾隆元年，承命權淮，陶務告竣，爰將歷年來事宜示諭藁，除散軼外，檢其存者，彙繕成帙，以志九載辦理之梗概。緣以良工心苦，慘澹經營，並未扑責一人，貽誤一事，卒之陶務得以有成者，實非偶然，使後之董是役者，或有所採擇，未必不備竹頭木屑之用。」（陶人心語卷上）

唐英是真有天才的人，從小獨學無師，而凡他所想學的，都能成功。在內庭當差三十年，在「奔馳勞匱，旅燈客帳」的當兒，把書畫學好了，作詩也能成家了。又督審務三年，把「有生所未經見」的事情，也能通「於物料火候生尅變化之理」，「頗有得於抽添變通之道」了！乾隆七年，浮梁知縣沈嘉徵等重修縣志二十卷，唐英有序云：

「余何知？知陶而已。陶之業，陶之人，以迄陶中所有之事，幾皆半於浮，則一言陶，而浮之風土人情，未始不可以概知耳。」

不真是陶人，那能說出這樣的話呢？

既然稱得起陶人，不但懂得製造的原理，還能親自動手製造。陶人心語卷六有一篇恭紀御製詩碑後，是講的這樣一個故事：

「乾隆壬戌（七年，一七四二。）冬十月二十有七日，臣英視陶景鎮，事竣回九江關，途次鄱陽界之荻湖灘，去鎮越二站矣，值京郵，奉到諭旨一道，詩一章，乃詠窰花器

之宸翰也。先是臣英曾造橋瓶，仰蒙鑒賞，特以有畫無題故製詩頒發，令脫之瓶上。臣英用是仍回廠署，偕同事臣老格謁蹶僮辦。時當歲寒，例停工作，衆工一經鳩集，歡忭子來，閱十有七日，而成完器十二件，恭齎以獻。」

自乾隆元年以後，唐英的行蹤和事業，從兩部陶人心語裏可以知道的，大概如下：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奉旨到淮安管理權務，長子文保，次子寅保隨往。

乾隆二年奉命兼領總理景德鎮陶務。又入覲。

乾隆四年在淮安權關任滿，仍回陶署。回到景德鎮方纔一個月，又有兼管九江稅關的命令。

自乾隆四年到十五年，唐英除十三年入覲一次，都是住在九江權署，兼督景德鎮陶務。陶人心語卷四珠山行館書懷詩自注有云：「廠例三月開工，十月止。余每歲兩次臨廠。」

乾隆十五年五月，赴廣州粵海關任。

乾隆十七年二月，仍然回到九江。這時候唐英年已七十一歲了，心語卷二有壬申除夕溥陽官舍獨坐口占詩二首。

「來朝七十二，今夕坐深更。檢點從前事，磨礪此後情，難爭天巧拙，敢越分經營。殘臘春和轉，無邊光景生。

明日月建寅，今霄聽漏頻，三冬寒旅況，五夜轉陽春。辛酒清無力，梅花瘦有神；忘年白髮叟，與會宛然新。」

這位七十一歲的老翁，明朝就是七十二歲了，他自道他的心情，是：「與會宛然新」！我們對於他這樣的精神，能不肅然起敬麼？

他處理事務的態度，是「難爭天巧拙，敢越分經營，」可是

他不與天爭巧，他的藝術都臻於極巧；不敢越分，卻把事事處理得分外的好。就是因為他有天才，又能守本分，纔能臻於巧與好，所以到老還是「與會宛然新」的。

他的本分是什麼呢？是「陶」和「權」，所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也只爲的是「陶」和「權」。我姑且摘他幾句六十歲以後的詩句來表現他：

「陶煙與權水，白髮任婆娑。」（書懷。心語卷二頁十四下。時年六十。）

「陶山兼權水，花甲又逢壬。」（書懷。心語卷二頁十六上。自注云：「馬齒六十又一，前壬戌迄今乃本生年也。」

又癸酉元旦書懷小序云：「齷齪供奉，白髮郎官，七十年牛馬風塵，大半世羈縻陶權。」癸酉是乾隆十八年，是陶人心語最末一年的作品，因舉此以概其餘。可見他「懷」中所有的就是陶與權了。然「權」不過是借來維持生活，只有陶是他真正所好的。茲更引一段陶人心語自序：

「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歲序，有陶人之悲歡離合，眼界心情。卽一飲一食，衣冠寢興，與夫俯仰登眺交遊之際，無一不以陶人之心應之，卽無一不以陶人之心發之於語以寫之也。故有時守其心而無語，固澹澹漠漠渾然一陶人也；有時藉其語以達其心，亦似耕而食，鑿而飲，雍雍陶陶一陶也。或陶人而語陶，固陶人之本色；卽陶人而不語陶，亦未始不本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語而出之也。其故奈何，生逢盛世，陶鑄成全，薰陶漸摩於中者，蓋十餘年陶矣。此陶人心語義也。」

唐英可算能自知，也算知所自負。在那個時代的風氣裏，他於書畫詩詞既然有那樣的成就，若是不真能自知，不真知所應自負，

一定是要賣弄他的書畫和詩詞，那肯自己承認是一個陶人呢？

唐英的興趣是多方面的，詩畫陶業以外，還能製曲。陶人心語卷三有中秋日觀演邯鄲夢暨自製野慶諸雜劇詩二首。後二年，又有兩窗觀劇演子筋騷填詞的唱和詩。北平圖書館藏古柏堂彙刻的唐英雜劇十七種，有筋騷，無野慶，也許這個本子有殘缺。茲列十七種目於下方：

- |         |         |
|---------|---------|
| 轉天心二卷   | 清忠譜正案一卷 |
| 天緣債二卷   | 蘆花絮一卷   |
| 雙釘案二卷   | 三元報一卷   |
| 巧換緣一卷   | 傭中人一卷   |
| 梁上眼一卷   | 筋騷一卷    |
| 梅龍鎮一卷   | 女彈詞一卷   |
| 麵缺笑一卷   | 虞兮夢一卷   |
| 長生殿補闕一卷 | 英雄報一卷   |
| 十字坡一卷   |         |

這些曲本在唐英生前已經在舞臺上扮演，直到現在，還有幾齣現

在扮演不衰，可見他製的曲和製的陶一樣的成功，都是永遠被人寶愛。

唐英的著作還有盜務事宜示諭藁和陶冶說，均無刻本。詩文集叫陶人心語，正集五卷，續選二卷，都是顧棟高選訂的。始雍正六年，至乾隆四年，括有這十二年內所作的詩文。都是乾隆五年施雨田寫刻的。續選今本凡九卷，止於乾隆十二年，蓋是乾隆五年以後，每年續作續選續刻的。別有一個六卷本，凡詩五卷，文一卷，未附可姬傳一卷，止於乾隆十八年，是乾隆十八年以後他的兒子文保寅保校刻的。我作這篇文章，所引用的就是這個本子。

唐英妻姚氏，生文保寅保；妾張氏，生萬寶。

余方草此文時，承傅維本兄告以郭葆昌曾為唐英作過一個年表。屬草過半，向覺明兄即以郭葆昌的唐俊公先生陶務紀年表見示，敬讀一過，歎服其詳覈。因為我這篇文章或者可為看不到陶人心語的一點幫助，所以仍然寫完；請讀了我這篇文章的人，再去讀郭氏的年表，一定更覺得郭表有價值。

三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 書評

## 評呂氏春秋彙校

藏用

光華大學叢書

蔣維喬楊寬沈延國趙善詒合著

中華書局印行

據楊沈趙三君の後跋（頁七一五），這部書是在蔣竹莊先生指導之下，由師生四人分工合作而寫成的一部煌煌「巨帙」。楊跋說：「諸書皆一字一句，翻閱對讎，自信尙屬刻實，可無大誤。」這是說他們對於元刻以下諸本的負責校對。他又說：「徧搜類書古注，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更取原書一一注其所出，察其異同。」這是說他們對於類書古注的負責採輯。「如此爲書」，「搜求既廣，所獲又多」，這樣「草創彙校」，「既便檢討，又益來學」，「似乎是一部分人滿意的書了。然而，在我把這書略翻一遍之後，就發現此書，不僅是「疏誤至多」，而且是「妄爲撰述」。待我慢慢道來：

現在條舉的次序，就依彙校的次序。

(一) 版本 當補明李鴻春本，這書在北平是很容易找到的，間或也有一二異文，如貴公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李鴻春本「伯」作「霸」是。

(二) 類書徵引 關於類書徵引一項和下古籍徵引一項，楊跋

對於這兩件事是頗爲自負的，他說：「徧搜類書古注，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這話未免大言欺人了。古類書引到呂覽的，豈止彙校所列的二十種？據我所曾引用來校呂覽的，還有：編珠，蒙求舊注，事始，續事始，事物紀原，冊府元龜，職官分紀，記纂淵海，海錄碎事，古今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饗纓必用翰苑新書，錦繡萬花谷，山堂羣書考索，羣書類編故事，永樂大典，天中記，彭氏類編雜說，和名類聚鈔……在這一堆書裏，冊府一書，尤爲緊要；因爲這部書，不僅是引用呂覽，它還引用到高注啊。蔣先生諸人讀古書的能力，我不知道怎樣，不過像這樣略翻一二十部類書，便侈言「徧搜」「採輯無遺」，真是未免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了。

(三) 古籍徵引 至於說到這一項，那真有浩如烟海之感。因爲呂氏春秋這部書，臯牢百家，包羅萬象，後人在其中討生活的，從漢以來，那真有「一世二世，乃至於萬世」的趨勢。反轉來看彙校所徵引的古籍，才得自劉向新序至馬融釋史二十六種書，其他姑且不論，連一部十三經注疏和四史以外的諸史，都未曾列入。這樣：便可自詡爲「徧搜」「採輯無遺」嗎？

(四) 專著 前人校呂覽最勤的，當數高郵王念孫，王氏有手



校本，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材料超出刊行的雜誌之外很多，這部書爲彙校所不及引，本不足責，不過如蔡雲的續呂子校補獻疑，聚學軒叢書本；呂吳的呂覽辨士任地篇校注，存古書局四種合刊本；都未曾列入，這真算是名符其實的「要目」了。

(五)板本書錄 彙校一書，比較其它研究呂氏春秋的書而言。差強人意的地方，要算板本書錄和後面的佚文了。佚文的問題，放在後面討論；彙校書錄所列第一種元至正嘉興路儒學刊本，應當補洪頤煊讀書叢錄一條，叢錄這樣說：「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前有遂昌鄭元祐序，後有嘉興路儒學教授陳華（當作秦）至正□□吳興謝盛之刊一行，即所謂元嘉禾學宮本也。目錄後有鏡湖遺老記，每葉廿行，行廿字。」彙校於凌稚隆本下，頗知引援鶉堂筆記，爲什麼在這裏不知道引讀書叢錄呢？

以下我們討論彙校的正文：

(六)元本漏引 彙校所引諸本，佚漏的地方很多，其它姑且不論，以元本來說罷，便有頁一九論其輕重，注與李本等合一條，頁二五伯禽將行，注與李本合一條，頁四三復來求之，注與汪本合一條，頁七二反修於招，注與李本合一條，頁一二二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注與姜本合一條，頁一七二兵之所自來者上矣，注與張本合一條，頁二一〇失民心者而立功名，注與許本等合一條，好，這類材料也夠多了，就此告一段落罷，假如這樣徵引下去，那真可以寫一部呂氏春秋彙校了。不過，只就這些，也可以說明彙校之不忠實了。彙校嘗「病諸家檢讎之不詳」，你自己疏略的地方，「言李本作某，元本亦往往已然」的，你知道嗎？

(七)妄稱元本 彙校頁四二天下重物也條說：「元本」又況

於它物乎」誤「可以託天」。「元本於此，只是「它」作「他」，並未嘗誤作「可以託天」，頁四六九湫然清淨者條說：「元本李本許本姜本「清淨」作「清靜」。」元本並不作清靜，這樣的「妄爲採入」，不是恰合你自己所說的「宜乎其校勘之或有支離」嗎？

(八)材料重出 彙校頁一三始生之者條說：「元本李本許本張本姜本宋本邦又本劉本汪本朱本黃本及日鈔，「天也」之「也」皆誤「地」。」又說「日鈔「天也」之「也」誤「地」。」在一條的中間，相隔才十多個字，就犯上重出的毛病來，難道這也會失之不察嗎？頁三四五之秦之道條和下面至因見惠王條，也犯上這個毛病。

(九)引書難信 彙校頁一二引廣韻去四絳「𨾏」字下云云。𨾏字在廣韻去五寘，𨾏字讀什麼音，會入四絳嗎？從這些地方看來，我懷疑蔣先生四人頗不識字，不然，會連四絳五寘兩部的字也都弄不清楚嗎？頁八一人之情儉條引治要「美」作「羨」，但治要是「美惡」作「羨美」，並不是「美」作「羨」。頁一六〇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條注引治要「重吾罪」作「益吾罪」，但治要是作「益吾咎」，不僅是「益吾罪」而已。頁四三六和四三七引治要三條，都是校宋元王令解閉的故事；這個故事，治要根本就把它刪去了，彙校所據的是四部叢刊景印日本尾張刊本，我所據的，也是這個本，難道因爲治要這個書化身千萬，就變得來蔣先生諸人所據的有，而我所據的便無嗎？這真奇怪了。接着頁四三九故任天下而不彊條，彙校又引治要「彊」作「輕」，我的本子也沒有，這真是奇之又奇，怪之又怪了。頁二二〇兔絲非無根也條引洪興祖補注九歌河伯云云，按洪氏補注引呂氏這段文章，是在下一章的山鬼，而不是在上一章的河伯；原來古書的舊

式，有每篇的標題在每篇的正文之後的，你們知道嗎？假如照彙校的引法，把河伯下一章的山鬼當做河伯，把山鬼下一章的國殤當做山鬼，把國殤下一章的禮魂當做國殤，這樣一來，這九歌最末的標題——禮魂作何交代呢？尤可怪的，河伯的開首就是「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山鬼的開首就是「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這種開門見山的文章，都會弄得來張

冠李戴嗎？假如蔣先生諸人對於古書的這種舊式還不十分清楚的話，最好把我相信你們應該有的畢校本呂氏春秋，隨便翻一兩卷來讀一讀，就可發見畢校本呂氏春秋的標題，也和九歌一樣，這樣或許對於你們了解古書的舊式，不無幫助。因此，我倒連想起一件事來：陸雲集有篇文章叫九歌，是擬九歌而作的，這文章當篇的小題，也都在篇末，宋刊本集，把它誤擺在篇首，這樣一來，末篇就失掉了標題。這件事情的錯誤，正和彙校一樣，都是不懂得古書的舊式鬧出來的，這真可算是天地間自作聰明之人，無獨有偶了。頁二九三岐山太行條引李善注文選鮑照戎行詩注「譬如」作「似」。這是李善注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引的，並不是注鮑照詩引的。並且彙校這句話也欠妥，你說：「李善注文選鮑照戎行詩注」，別人不會懷疑李善是替鮑照戎行詩的注作注嗎？頁五一四荆有次非者條及得寶劍於干遂條引如淳注史記宣帝紀，又頁五一六仕之執圭條引如淳注史記宣帝紀，彙校於此再三引如淳注史記宣帝紀，可見並不是筆誤或者手民之誤。如淳有沒有史記注，我想這件事情，彙校諸人，恐怕還不會知道這麼多，用不着去苛求他們；不過，想想看，史記會有宣帝紀嗎？你把史記的斷限弄清楚了嗎？你把太史公的時代弄清楚了嗎？我告訴你，這如淳注的漢書，而不是史記，真抱歉，連史漢都弄不清楚的人，也公然著書立說起來了。

(十)次序倒植 彙校頁一八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條，應該在上本生篇的末尾。頁一四五無或作事條，應該在仲呂之月條前面。頁一六七其名曰滑馬條，應該在有其狀若懸釜而赤條的後面。頁三五五結罽網條，應該在以其徒屬掘地財條的後面。頁六一二皆為得其處條，應該在從焉氏塞條前面。這些都是彙校任情無例的地方。

(十一)所引諸書失注出處 彙校頁二〇二中之者已六札矣條引徐鍇說文繫傳，繫傳下應該補手部二字。又頁三三六雲夢之芹條引說文繫傳，也應該在繫傳下補艸部二字。頁二二九舜葬於紀市條引魏志注，這是見於魏志的文帝傳注。至於如像頁三六律中夾鍾條引初學記注，頁三八有不戒其容止者條引事類賦注，……都不標明卷數，楊跋說：「更取原書。一一注其所出。」這話靠得住嗎？

(十二)不知畢據而妄疑之 彙校頁三六四垂眼臨鼻條說：「案畢校云：『鮑即戾字，不當訓眦，案選注引正文作鮑股，今脫股字，誤為眦，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甚是。惟胡刻選注亦正同今本，不知畢氏所見何本也。」案畢氏所見的是六臣注本，四部叢刊景印的便是這個本子，並不難求，請你檢查一下，便知道了。頁四八三巫馬旗短褐衣弊裘條說道：「衆本……『旗』作『期』，……不知畢校何以私改為『旗』？」今案元本和宋邦父本都作旗，你們自己校勘不忠實，很武斷而全稱的說：「衆本『旗』作『期』。」還疑畢校私改嗎？

(十三)本書不熟妄想牽引 彙校頁三〇一安知其所條說道：「李善注文選辨命論『安』作『焉』。『所』下有『由之矣』三字。」今案文選注所引的應該是召類篇「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的那一段，不應當牽扯到應同篇來。

(十四)引據失之含混 彙校頁一二九其長三寸九分條引類聚九八(當作八九)御覽九六三作六寸九分。「又引御覽作「九寸」。這雖承上條引御覽五六五來，但也須補明是御覽五六五卷，不然只作御覽，便與御覽九六三含混不清了。頁二四八皆離吾網條引御覽八三四「離」作「羅」，御覽八三四「離」作「羅」。這是怎麼樣一回事呢？我真莫名其妙，請你告訴我。頁三五九所樂非窮達也條引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案幽通賦是曹大家的注，不是李善注。當該說明。頁四三〇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條引治要「臣」作「民」，這段文章裏有四個臣字，你是說四個臣字都作民呢？還是有幾個作民呢？今案治要原文，只是堯舜之臣和桀紂之臣的臣字作民，你說治要臣作民，這話豈不太含混了嗎？頁五四八今夫煇蟬者條引類聚八八「務」作「精」，奪「其樹」二字。本條在務字下兩出其樹之文，類聚引的是奪第二個其樹二字，你只說奪其樹二字，這未免太含混了。

(十五)展轉抄寫不肯查書 彙校頁二一四以來其心條說道：「鹽鐵論亦云：『甘蠶以養口。』」這是出於鹽鐵論的那一篇，你查過嗎？頁九六顏涿聚條說道：「論語摘輔象『聚』作『聚』。見辭通引。」辭通是何等書，也值得轉引嗎？辭通的紕繆，不下於彙校，有暇當爲文評之。頁六三〇陳隅有竈條說道：「淮南作陳隅。」這種大而無當的工作，連你們自己看來恐怕也是莫名其妙嗎？

(十六)揭糞出處前後不一致 彙校頁六三〇陳隅有竈條引類聚五，接着下面三條又三次引作類聚歲時部，在一段文章裏面，就衝突到這樣的地步，你們攻擊清人的「校勘之不統於一」，像這些地方，你們將何以解嘲呢？

(十七)轉寫訛謬 這一類是抄寫時不留心，不能推諉到手民的錯誤上去的，彙校這種錯誤，相當的多，茲略舉一二罷。例如頁一一六勇者凌却條，凌却當作凌怯；頁一二二古樂篇所有引的玉海二〇六俱當作一〇六；頁一九一過勝之勿求於他條，亢倉子君道篇當作兵道篇；頁一九八凡兵貴其因也條，御覽三二六當作三二二；頁二〇四趙簡子條及二〇五謁者入通條二〇六取肝以與陽城胥渠條，所引御覽四九當作四七九；頁三八〇齊水走莒條，齊水當作齊王；頁三八四既受其賞條，其當作吾；頁五五二塵氣冲天條，冲當作充；頁五八九荆文王得茹黃之狗條頁五九〇三月不反條頁五九一葆申日條，所引御覽九〇五俱當作九〇三；頁六五〇冬至後條齊民要術引無「生」字，生當作始。這些都是亟當改正的。

(十八)校印太疏 這一類彙校最多，不能盡舉，略略摘取一些罷。例如頁八二萬物殊類殊形條，六皇后哀策文，六當作元；頁九〇聖人生於疾學條，魅當作魁；頁一〇三螳螂生條，汎州當作沈州；頁二一九柳下季條，元本……「賂」上皆有舊校「一作欲」，上當作下；頁二二八死而棄之溝壑條，蓋不知正文有誤而經依正文改之也，經當作徑；頁二七七而當乞所以養母焉條，墨子矢志矢當作天；頁三五八無乃天下笑乎條，類類當作類聚；頁三八〇帝也者，文雅鈞雅當作耀；頁三八三桃李之華於行者條，華當作垂；頁四六三曰士馬列條，御覽四四當作四四六；頁四九五倒而投之鴻水條，宋人有取道者，有馬不進，有馬當作其馬，苑泮林補校苑當作茆；頁五一二天大寒而後門條御覽無八六，無當作四；頁五二七列精于高聽行乎齊尊王，尊當作潛；頁五三四趙簡子條，治要「樂」作「鸞」，當作「鸞」作「樂」；頁五九五肉圃從格條，朱字注字當作本；頁六〇〇非王其孰能用是

條，尹文子文道篇當作大道篇；這些都是校印時太疏忽的地方，可惜限於篇幅，不能再多舉了。

以下討論彙校的附錄一——佚文，彙校於呂氏春秋的佚文，輯校頗勤，不過，那沈而未鈎的材料還夠多，據我所輯，超出彙校的便有三十條左右，這個問題姑且擱下不談，只談彙校輯校的錯誤：

(十九)佚文誤字 彙校頁六六五桂枝之下無離木條，離當作雜，夢溪筆談四引作雜不誤。爾雅釋木：「椶木桂」。郭璞注云：「桂……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開無雜木。」山海經南山經：「招搖之山……多桂。」郭璞注云：「桂……叢生山峯，冬夏常青，開無雜木。」稽含南方草木狀卷中云：「桂出合浦，生必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開無雜木。」類聚八九御覽九五七引廣志云：「桂出合浦，而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開無雜樹。」廣韻十二霽，桂下云：「木名，叢生合浦巴南山峯間，無雜。」太平寰宇記嶺南道桂州臨桂縣云：「縣有灘水，遂名桂江；有荔水，亦曰荔江；其江源多桂，不生雜木，故秦時立爲桂林郡。」此皆作雜之證。陶隱居本草集注一說：「樹得桂而枯」，這就是桂枝之下無雜木的道理。

(二十)佚文妄疑爲他書之文 彙校頁六六九精神勞則越條，是據李善注文選七發引來的，彙校這樣說：「此文及注，均見淮南主術篇，誤引無疑。」今案止觀輔行傳弘決四之三引亦作「勞者精神則散也。」李善湛然都是唐人，兩引俱有此文，想來唐時本是這樣。至於淮南，本多抄寫呂氏的地方，你以爲此文見今本淮南而不見今本呂氏，便以爲是「誤引無疑」，這個道理說得通嗎？這些地方，讓它存疑好了，用不着去辨誰是誰非，這是我們輯佚應有的態度。

(二十一)佚文爲他書之誤不能辨別而妄爲列入 彙校頁六七〇白龍化爲魚，豫且射中左目條，是據白帖九五引來的。彙校這樣說道：「此事未見今呂覽。說苑正練篇云云，疑亦誤引說苑文也。」今案這段文章治要十二載吳越春秋便有這個故事，今本吳越春秋也佚此文，白帖所引的呂氏春秋，當是吳越春秋之誤，因爲呂氏和吳越這四個字字形很相近，古書引吳越春秋而誤成呂氏春秋，引呂氏春秋而錯成吳越春秋的，真是多着呢。

(二十二)佚文非佚 彙校頁七一三據長短經政體第八引呂覽云：「夫信立則虛，可以賞矣，六合之內，皆可以爲府矣，人主見此論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彙校又說：「此節大概不見呂覽，非佚文即誤引。」這「大概」二字，說得太不合邏輯了，「不見」就「不見」，「佚文」就「佚文」，「誤引」就「誤引」，何「大概」之有。假如對於一件事體弄不清楚，便以「大概」二字了之，那麼我可以根據彙校的一些荒謬地方，說蔣先生諸人「大概」不曾讀過呂氏春秋，但是你們明明有部煌煌然的巨著——呂氏春秋彙校，你們對於我這話能折服嗎？長短經引這段文章，是見呂氏春秋貴信篇，並非佚文。奇怪的是御覽四三〇也引貴信篇此文，彙校於頁五〇四頗知引來一校，何以在長短經便把它誤爲「大概不見呂覽，非佚文即誤引」呢？我常說：「讀本書未熟，不敢言佚。」這是輯佚工作起碼應有的態度，蔣先生諸人聽者。

末了，此書由著者的後跋來看，「大概」是楊沈趙三君的大學畢業論文，在蔣維喬先生指導下寫成的。一個大學生的畢業論文，本來無須苛求；不過一個導師指導學生做出這樣荒謬的論文。便是對學生不忠實；這種作品，不自做帶自珍則已，又把它拿來發行問世，便是對天下後世不忠實。我常說：「做校勘工作

的人，除了忠實以外，一切皆是第二義。」今天我對於彙校的不客氣的批評，我並不是想自附於如彙校所說的「世有達者，幸教益之。」之列；我是想藉彙校做到對於呂氏春秋忠實，對於天下

## 讀玄覽堂叢書

王重民

余久聞影印玄覽堂叢書之事，未見其書。今夏國會圖書館始購來民國二十九年玄覽居士序印本三十一種。內有五種，余曾見原刻本，舊有記。其未見者多為欲讀之書，遂隨手翻閱，閱後輒有短記。今共得二十四篇，其無記之七種，或已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或猶有待於考證。暫彙所記為一文，一以抒余所見，一以請正方家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 朝鮮雜誌一卷

原題：「寧都董越尙矩著」。卷內有「翰林院印」，「教經堂錢氏章」，「犀盒藏本」，「吳興劉氏嘉業堂藏」等印記，知為四庫全書館底本，錢犀盒從翰林院盜出，後歸劉氏嘉業堂者也。考四庫存目卷七十八題：「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 北狄順義王俺答等臣貢表文一卷

末題：「隆慶五年五月日」及「日北狄新封順義王臣俺答」等具銜六十四行。按大明穆宗實錄：隆慶五年五月己丑：「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六月甲寅：「虜酋順義王俺答并昆都力哈等貢馬五百九匹，遣夷使搭布呼囉等六十四人齎表文，貢上馬三十匹，

後世讀呂氏春秋的人忠實。假如蔣先生諸人會想的話，那麼我的對你們批評，便是對你們忠實了。

銀鞍一副。禮部請遣祭告郊廟社稷，仍請皇王御殿宣表，受百官賀，以彰盛事。許之。」七月壬戌：「禮部以虜王遣使貢獻，上慶賀儀注。」壬申：「以虜王俺答上表稱貢，各賞布幣有差。」其所齎所上所宣之表，即此表文是也。表文末段，為吉能等請官，今所賞賜，并及吉能任切盡黃台吉，是所請者均蒙允諾。余所最感興趣者，為交還之「奸惡趙全等八名」。按明史卷三百二十七韃靼傳，稱「嘉靖二十年」叛人蕭芹呂明鎮者，故以罪亡入敵。挾白蓮邪教，與其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為患，俺答市畢旋入掠，邊臣責之，以芹等為詞。芹詭有術能墮城，敵試之不驗，遂縛芹及明鎮，而全富等竟匿不出。」又云：「四十五年」時，邱富死，趙全在敵中益用事，尊俺答為帝，治宮殿。「白蓮教在北邊傳佈之史蹟，余將另作專文論之；而蕭芹趙全之依附俺答則頗似唐代摩尼之依附迴鶻也。」

### 裔乘八卷

原題：「閩漳浦楊一葵翹卿父著」。按四庫存目卷一百七十九有一葵芙蓉館集二卷，國會圖書館藏增刻芙蓉館集九卷，與是書寫刻極相似，當為同時同地所刻。據王在晉序，是書為萬曆四十二年浙江刻本，芙蓉館集卷八有重修浙江驛碑記云：「歲壬子夏，

余不佞有浙之役，實治郵事，「是一葵萬曆四十年已入浙，惟不知其何時始纂是書？余愛讀此類書，而病其互相鈔襲。是書前所未見，余僅檢卷七呂宋一頁，以闕人記呂宋，事應較詳，然一葵不能詳也。」

### 交黎勦平事略（殘存四卷）

按是書四庫存目卷五十三著錄本作五卷，提要云：「卷一爲地圖，卷二至卷四爲奏疏，卷五爲公移。」按此所存四卷，正與提要所述相同。此本目錄末葉爲補鈔，蓋以末卷既闕佚，而卷端仍有其目，點賈乃毀滅末卷目錄，而又補鈔卷四目錄三行，欲以完書欺售，此賈人慣技，惜學者每爲所欺。又按天一閣書目史部頁二十有是書四卷，題張整纂，玄覽居士亦題是書爲張整撰，蓋購書時曾參考天目，又爲天目所誤耳。張整序云：「副憲方君，勞來疆理於海之南北，梓是集識公倦倦兵後之意，」則非爲張整所纂甚明。四庫總目題：「明方民悅撰」，是也。

### 安南來威圖冊二卷（輯略二卷）

按是書記江一桂事。一桂字伯馨，號白石，婺源人。官廣西太平知府，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未及履任，卒。時嘉靖二十四年也。來威圖冊題：「太平府儒學教授馮時陽標題，南寧府武緣知縣梁天錫詮次。」兩書均有凌瑄序，文字相同，一署嘉靖四十五年，一署隆慶五年，於此可見成書先後，因此兩年，必有一爲刻書者所改也。凌序云：「白石公之子太學生原泉君，孫鄉進士儀卿君，取建寧鳳陽太平舊所嘗爲圖繪爲一冊，一一爲之臚列，爲之標目，」則是書實爲原泉與儀卿所輯刻，其馮時陽梁天錫所詮次者，當僅太平一事耳。原泉名美中，儀卿名朝陽，若正其名，應

題江美中江朝陽輯。明史藝文志卷二雜史類，正有江美中安南來威輯略三卷，即是書也。明史蓋本於千頃堂書目。千目云：「美中父一桂，嘉靖中爲廣西太平府知府，毛伯溫令一桂往招諭莫登庸，稱臣入貢，築受降城及昭德臺於鎮南關，進秩亞中大夫。交人祀之。美中輯其往來文語之詞爲是書，給事中嚴從簡有序。」此本無嚴序。按一桂有議處安南文移稿，蓋即刻入輯略中，而安南來威圖冊載及建寧鳳陽事，與標題不合矣。然是書實一家乘，特標一大題目，以爲家族之榮。考一桂與安南關係，明史安南傳不載，毛伯溫傳亦不載，而一桂又無傳；伯溫傳僅云：「嘉靖」十九年秋，伯溫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登庸父子，而宜諭登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即如詔書有罪。登庸大懼，遣使詣萬達乞降，」蓋即其事。史臣不舉一桂名，似無惡意；而是書則未免爲個人鋪張太甚矣！故洋洋鉅製，實未保存若干史料也。

### 九邊圖說一卷

進書表末題：「兵部尙書霍，左侍郎曹，職方清吏司郎中孫應元趙宋」等凡十行。按霍即霍冀。冀字堯封，山西孝義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事蹟具方象漢明史分稿卷下，及王崇古所撰墓表。國會圖書館有是書，刷印較早。如第七十四頁上面，影印本斷去上額兩格文字，國會本完全無闕。第一百五十一頁下面第七行，影印本「隴右之間」句上闕四字，國會本猶能辨識爲：「吾漸不逞」。至於地圖所註地名，影印本尤多模糊，則將來應據國會本重付影印者也。（江蘇第一圖書館亦有一部，爲丁氏善本書室舊藏。）

### 開原圖說二卷



原題：「北海馮瑗輯」。瑗字德韞，臨朐人。馮惟敏之孫也。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茶陵州知州，調山西澤州，遷戶部貴州司員外，出監兌兩浙漕運，晉雲南司郎中，以母病請告，就家升山西參政，丁憂，服除補湖南道。比行，家宰鄭某詫曰：「此君嚴嚴可當要地」，遂調開原。以病歸。明史無瑗傳，國會圖書館藏臨朐縣志又適缺人物一卷，余僅據青州府志略著其事蹟，容他日詳考之。卷內所記最晚年月爲萬曆三十八年，而府志所稱「家宰鄭某」者，考明史宰輔年表萬曆末無姓鄭者，又考七卿年表萬曆四十二年九月鄭繼之以吏部兼署兵部尙書，然則府志所謂鄭某即繼之也。是瑗於萬曆四十二年始調開原，則其輯刻是書，應在四十二年以後矣。

### 皇輿考十二卷（明張天復輯）

余未見是書原刻本，國會圖書館有萬曆五六年間朱璉重刻本十卷，及此本十二卷。是書介於廣輿圖與廣輿記之間，在明代傳刻之盛，亦相鼎峙。清康熙間蔡方炳增訂廣輿記，羅圖與是書遂微。比本封面題：「書林葉均字重梓」，蓋刷印稍後；書版已由張氏遐壽堂售與書林葉氏矣。

### 通惠河志二卷（明吳仲撰）

按是書原本爲嘉靖十二年工部所刻，並由工部尙書秦金進呈御覽。此據補修本影印，觀其補版，蓋一補於嘉靖三十七年，有汪一中序，再補於隆慶五年，卷末所附隆慶二年重修開河記及卷端題名第二第三兩葉，皆是時所刻也。按四庫存目卷七十五所載馬裕家藏本，尙有附錄一卷，提要云：「上卷載開壩建置開濬事宜，而冠以源委圖說；中卷及附錄皆諸司奏疏，下卷皆碑記詩章也。」

則馬本實有三卷。此本有碑記無詩章，余疑或此本有殘闕，或馬氏爲另一本，其刻更在此本之後。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並有秦金通惠河志二卷，蓋卽工部所刻吳仲原本也。

### 海運新考三卷

按是書北平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各藏一部，余持此影印本與兩本對閱，始發見兩本刻工不同。因詳細勘校，始知是書有兩刻本，而此影印本與國會圖書館藏本相同。據錢普及顧爾行後序，知原版刻於大名；余憶爾行在大名時，曾爲張鹵校刻皇明制書，乃檢閱制書所記刻工，完全與此影印本相同。又檢閱北平圖書館本，所記十五刻工，惟一「川」「安」字相同。更檢萬曆十四年大名所刻皇明兩朝疏抄，則有「川」「安」「王」「孝」四工相同。疑北平本爲大名後來翻刻本，故刻工與萬曆十四年疏抄同者較多也（新考原刻於萬曆六七年）。

### 諸司職掌十卷

此影印本有光緒癸卯沈家本題記，考定是書爲明洪武中翟善等奉勅編輯，大約編於洪武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間。然是書實成於二十六年，沈氏未考實錄。按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午諸司職掌成。先是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北平圖書館藏殘本三：一存二卷，爲吏戶二部；一存三卷，爲吏戶禮三部；一存一卷，爲禮部。均十行二十二字，然版心大小，無一相同者。三本均當刻於明中葉以前，可見是書刻本

之夥！此影印本與北平圖書館所藏第二殘本，吏戶禮三卷本，除一二文字異同外，其內容與行款，完全相同。其餘兩本：僅存禮部之一卷本，凡一百四十五葉，此本僅一百三十八葉；又僅存戶吏二部之二卷本，戶部凡七十六葉，此本則七十九葉。由此可窺其內容之增益，與付梓之先後，大約葉數愈多者，其付梓年月應愈後也。此影印本都四百十六葉，劉若愚所記司禮監本為四百二十八葉。再考以此本與北平之禮部一卷殘本，所記四夷土官有姚安軍民府，按明史地理志云：「姚安洪武十五年三月為府，二十七年四月升軍民府，」則卷內有洪武二十六年以後事。又有鶴慶府，地理志云：「鶴慶洪武十五年三月為府，三十一年十一月升軍民府，」則卷內不記三十一年事。由此可知此本非從洪武二十六年原刻本出；然較他本猶近於原本也。

### 皇朝馬政紀十二卷（明楊時喬撰）

按是書四庫全書著錄，提要云：「序末自署前太僕寺卿，而考明史本傳，惟載嘗為太僕寺丞。是書時喬自刊，不應有誤，疑史或誤書也。」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時喬本傳云：「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閏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是書刻成於官太常卿時，而自署「前太僕寺卿」者，其官太僕寺卿，適在太常寺卿之前也。此當在「四遷」之中，若為萬曆初元事，由尚寶丞不得起為太僕卿也。時喬曾官太僕丞，非明史有誤。蓋是書始纂於官太僕丞以後家居時，及官太僕卿，始謀付梓。觀卷內所引公文，卷二頁二十五下萬曆二十二年查議馬種舊制，卷三頁十四上萬曆二十四年題議俵馬見行，卷八頁八下，卷十頁二十下，並稱「太僕寺卿楊」，或「本寺卿楊」，即時喬

也。時喬自萬曆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官太僕卿，二十四年遷太常卿，時是書尚未刻成。是書凡例云：「此紀萬曆二十三年以前者，以後俟續紀」，惟卷三議俵馬一條在萬曆二十四年，當為時喬在太僕卿任內最後所題議，因家有其稿，遂隨手編入，尤其明證也。

### 昭代王章六卷

按是書為坊刊通俗法律類書，任意割裂，任意改換名目，冀新時人耳目，而後人莫得捉摸矣。主要書題，作：「鼎鑿欽頒辨疑律例昭代王章」，次題：「刑科給事中熊鳴岐分輯，刑部主政錢士晉正訛，刑曹案牘杜時會督刊，閩建書林蕭世熙依繡。」卷一劃去蕭世熙一行，此依卷二。所謂「昭代王章」蓋指大明律也。是書以大明律例為主，而以有關之實用書附之。卷首載大誥及大誥續編，上欄為律例要括，則為通俗實用書矣。餘卷仿此。卷一至卷三即大明律例，上欄為招判樞機，題：「三法司臣會同亨李銜沈大節款釋」，同亨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明史卷二百二十有傳。卷四為新官到任儀註，按是書國會圖書館有單刻本，上欄為榜示程規，不知誰撰，題：「三法司會同亨李銜沈大節校正」。卷五為洗冤法錄，上欄載程文招式題：「京兆若行著」，若行蓋即杜時會，杜氏以京兆為郡望，卷端若行序後有「刑曹使者」一章，又與卷內所題：「刑曹牘案杜時會」相符也。若行序云：「是書抄自刑部，改訂再三，逐句分解，於欽頒律例，一字不敢蛇足。惟細為剖釋，使見者了然而已。」即指「熊鳴岐分輯，錢士晉正訛」之事。鳴岐字文甫，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見豐城縣志選舉表。士晉字昭自，號康侯，嘉善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明史卷二百五十



一有傳。然則是書之成，應在萬曆四十一年以後。杜時會得其本，刻於京師。此本卷末有：「師儉堂蕭少衛依京板刻」牌記，則翻刻年代，應在萬曆之末，或泰昌天啓之間，故題曰「鼎鑊」也。千頃堂書目卷十頁三下有熊鳴岐昭代王章十五卷，如卷數無誤，殆所據爲杜時會原刻本。此本律文，頗有刪節，並非「於欽頒律例，一字不敢蛇足」，不知熊氏原書如此，抑蕭世熙刪之也。卷內律文大字刻，次「句解」，小字雙行，又次條例，不著公佈年月。余所見明律七八種，持校句解，知爲刪採舊說而成者，蓋卽鳴岐所爲。北平圖書館藏御製新頒大明律例註釋招擬折獄指南十八卷，頗似是書前身；余未見其本，願他日比勘之。

### 兵部問寧夏案一卷

按北平圖書館藏魯府招一卷，亦見天一閣書目，兩書行款紙格極相似，疑同爲天一閣故物也。考天一閣書目尙有武定侯招靖江王招張文博招各一卷，准此，則是書應題爲「會銑招」，意義方明顯。按是書所載，已略見明史卷二百四會銑傳及卷一百九十六夏言傳。

### 刑部問寧王案一卷

按是書與會銑招蓋同爲天一閣鈔本。是書爲刑部按問宸濠黨羽案牘，所題書名未善；若依魯府招之例，可題爲寧王宸濠招。北平圖書館別有楚王案一卷，若題爲寧王宸濠案，似更較顯明合格也。

### 神器譜一卷

余於民國三十一年七月撰趙士楨傳，以未見是譜爲憾。今閱此影

印本，望而知原刻爲據士楨手書上版者，書法之佳，圖繪之精，與夫剞劂之逾美，可稱三絕。此原刻本惟孫氏遜學齋有之，孫詒讓已據以著入溫州經籍志卷十六。遜學齋尙有續神器譜一卷，今未獲其本同付影印，猶有遺憾。余前謂日本內閣文庫及成實堂文庫並藏萬曆刻五卷本，茲按成實堂善本書目其書卷一爲聖旨奏疏，卷二原銃，卷三銃車，卷四說銃，卷五或問；其卷二卷四，蓋卽此譜與續譜也。五卷本八行十六字，與此本行款不合，其爲後來重刻本無疑。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不分卷，據玉年所記（圖書副刊第九十三期）：一原銃，二防虜車銃議，三神器譜或問，四續神器譜。或問成於續譜之後，顯係倒置。又半頁九行八字，則正與此本行款相同，余因疑其本爲就四書原刻版彙印而成，千頃堂淡生堂二目著錄作四卷者，蓋卽據其本也。冀回平後見北大所藏四卷本，以驗吾說。五卷本多王同軌黃建衷三序，更願他年赴日本，得一寓目，或於士楨事蹟，能再有補訂也。

### 神器譜或問一卷防虜車銃議一卷（趙士楨撰）

按此二書蓋先有單刻本，後始彙入神器譜內。在北京大學所藏四卷本爲卷二及卷三，在日本所藏五卷本爲卷三及卷五。此鈔本九行十八字，疑爲從原刻本錄出者。防虜車銃議今有藝海珠塵本，分爲三卷，內容實相同，惟此本多蕭大亨題疏三葉，卷末闕半葉，凡百十四字。或問成於兩譜之後，所辯證尤入微，今余又獲讀之，諗知士楨實有科學頭腦，經二十年之研究與實驗，始著成兩譜及或問，非空言所能比。蕭大亨題疏云：「臣等遵奉欽依於本月十七日，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親詣宣武門外西城下，將中書趙士楨所奏車銃，逐一試驗，并將原議神器諸譜，一一參詳。其器械委果鈔利，其製度委果精巧。竊謂用之京營，可以壯

居重馭輕之勢；廣之邊方，可以張折衝禦侮之威。端於戎事有裨。並非虛誑。」士楨以書生言兵，人人目為虛誑，然自信所學，惟恐人人目為虛誑，故於或問中，反覆辨明，蓋有不能已於言者。今經兵部逐一試驗，證明並非虛誑，而竟未見諸實行。延及啓禎間，虜患益深，李之藻疏請採用西洋大砲，朝野猶未深信，此明朝之不能不亡也。余撰趙士楨傳，頗為致感慨，茲錄其自撰或問跋以代贊：

「多言數窮，今局散吏，於時事作嗇夫喋喋，寧不自取厭薄哉？嗟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我不自知所解也。」

### 明朝小史十八卷

原題：「蘆城赤隱呂慈輯著」。按四庫全書總目載慈撰述凡二種：一為明宮史五卷，提要云：「舊本題蘆城赤隱呂慈校次。慈始末未詳，蓋明季宦官也。」（卷八十二）又事物初略三十四卷，提要云：「明呂慈撰，慈字貞九，吳縣人。是編成於崇禎甲申。」（卷一百二十六）蓋館臣不知兩呂慈為一人，故所記一詳一略。又明宮史多取材於劉若愚酌中志，若愚為宦官，因亦謂慈為宦官，誣矣。（乾隆七年上諭云：「朕近檢閱宮中陳編，得明朝宮史一書，凡五卷，作者曰蘆城赤隱，蓋勝國晚季中涓所為。」蓋因皇上有誤，館臣不敢辯駁而因其誤也。）余未見事物初略，其所題名氏字貫，在明代未亡時，當最可依據。（浙江採進遺書總錄已集頁五十六題為：「明吳郡呂慈貞撰」，貞下脫九字。）檢民國新修吳縣志無呂慈傳，亦不載其著述。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有跋蘆城平話一篇，知慈所撰書，尚有蘆城平話四卷，及買愁集若干卷。閱俞氏所記，平話所錄史料，其價值又在是書之

上。是書亦記明代史事，依朝分卷，自洪武至弘光，凡十七朝，為十八卷（洪武朝二卷）。多採野史，可作一部筆記小說讀。卷十七頁九至三十四記「諸番國風土」，余讀以費信星槎勝覽，文字相同，惟次序有異。按此事應編入永樂紀，今乃在崇禎紀中，必有差誤，然由此得一別本星槎勝覽，亦可喜也。伯希和先生有羅振玉影印天一閣本星槎勝覽二卷，卷一記親覽目識諸國，卷二記採輯傳譯諸國，已詳述於鄭和下西洋考頁二十六至七十九（馮承鈞譯本）。此所次序，頗似天一閣本。余因列其目於下，為研究此問題者作一別本觀也。

- |      |      |            |
|------|------|------------|
| 占城   | 賓童龍  | 暹羅         |
| 爪哇   | 舊港   | 重迦羅        |
| 吉里地閣 | 滿刺加  | 麻逸凍        |
| 彭坑   | 東西竺  | 龍牙門        |
| 龍牙加貌 | 九州山  | 阿口國（當作阿魯國） |
| 淡洋   | 蘇門答刺 | 花面         |
| 龍涎嶼  | 翠藍嶼  | 錫蘭山        |
| 溜山洋  | 大葛蘭  | 小葛蘭        |
| 柯枝   | 古里   | 榜葛刺        |
| 八刺哇  | 阿丹   | 刺撒         |
| 佐法兒  | 忽魯謨斯 | 天方         |
- 余初據國會圖書館藏原刻本作跋，及見此影印本，知影本頗有殘闕。如目錄凡十八頁，全闕；卷十五闕頁十一至十六，卷十七闕頁十七至二十，又卷十八闕頁五至八，總闕三十二頁，均當據國會本補之。

### 皇明帝后紀略一卷

原題：「禮部儀制郎中臣鄭汝璧恭紀」。按是書四庫存目卷五十頁十一上著錄。此本末有萬曆七年丁巳呂跋，跋後記云：「漳州府知府曹銑校刻，同知朱一松沈植，通判王新民，龍溪縣知縣范鳴謙，漳浦縣知縣朱廷益同校。」按是書別有民國二十五年羅氏蟬隱廬石印本。

### 高科考一卷

明鈔本，不著撰人姓氏。始宋建隆元年榜首楊礪，訖明弘治十八年顧鼎臣。又正德三年邵銳，六年楊慎，則爲後人所補。元代極略，明代亦不詳，蓋爲纂輯未成之稿本。因原本止於顧鼎臣，余因疑或與輯明狀元圖考之顧祖訓有關也。

### 東夷考略（不分卷）

按瑞徵有皇明象胥錄八卷，其書原名四夷考，「東夷」應在內。自序亦稱：「他如北虜女直及西南溪洞諸蠻夷，別有哀集，」則原書不但有之，且「別有哀集」之本，應較舊書加詳。然今本象胥錄無北虜東夷及西南諸夷者，因象胥錄未刻以前，萬曆三大征考及是書已先有刻本別行故也。今三書先後印行，學者始獲合而觀之。又是書卷末有王在晉都督劉將軍傳，爲後人所合訂，不應附印；今既已影印，應爲別立一目。

### 遼籌二卷奏草一卷遼夷略一卷陳謠雜詠一卷

按鮑有寶日堂集三十二卷，此四種蓋爲未編刻全集以前之單刻本也。（陳謠雜詠上書口刻「寶日堂」三字，余尙未見刻本寶日堂集。）卷末有羣碧題記，知爲鄧邦述舊藏本，已載入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二頁七上。鮑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遷國子監司業。四十六年北上，四十七年陞翰林院侍講。此遼籌二卷，皆撰於四十七四十八兩年之間，其天啓元年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則後來所鈔附者也；奏草二通，蓋亦後來所附訂。其第二通上皇帝初服十事疏，即明史葉所謂：「上保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存體十事，養語斥近習，魏忠賢惡之」者是也。先是神宗王皇后之崩也，甯於五月銜國訃告哀郡國，撰陳謠雜詠一卷；及光宗崩，再銜命告訃，九月出，十一月歸，歸途中又撰遼夷略一卷。此遼夷略是鈔本，下書口有「哀露軒」三字。蓋自二次告哀之歸也，閣勢益張，甯遂不得不南遷引疾矣。甯極言論事，當以此三年中最高熱烈。王鴻緒於甯爲同邑後進，故明史葉有甯傳，而沒其言遼事者不書。及官本明史出，遂全刪甯傳，并其忤閣黨事亦不書矣。

### 甲申紀事十三卷（馮夢龍輯）

自序末題：「七一老人草莽臣馮夢龍述」，卷內所記最晚年月爲崇禎十七年八月，可知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夢龍年七十一歲也。按夢龍生卒，無明白紀載，近容肇祖先生撰「馮夢龍的生卒及其著述」一文（嶺南學報第二卷第二期），始採輯衆說，稍有考定。按夢龍當家學問爲小說與戲曲，余因更於其曲友求之。沈自晉南詞新譜凡例續紀云：「甲申冬杪，子龍送安撫祁公至江城，卽諄諄以修譜促予。越春初，子龍爲茗溪武林遊，道經垂虹言別，杯酒盤桓，連宵話榻，丙夜不知倦也。別時與予爲十句之約，不意擊鼓動地，逃竄經年，想望故人，鱗鴻杳絕。迨至山頭，友人爲予言：馮先生已騎箕尾去矣！予大驚惋。」所述自甲申冬杪至夢龍之卒甚詳，茲更爲疏證之。沈自南重定新譜序云：「歲乙酉之孟春，馮子猶龍氏過垂虹，造吾伯氏君善之廬，」是弘

光元年正月（一六四五），夢龍有苕溪武林之遊，經垂虹橋與沈自晉話別。其未入浙以前，蓋均在吳也。考送祁公至江城事，當是送祁彪佳。小腆紀傳卷十五祁彪佳傳云：「移疾去，吳氏泣而送之；」夢龍爲鄉紳之長，故更送至江城也。彪佳傳又云：「崇禎十七年」六月，巡撫蘇松。先是北京之變，諸生檄討其搢紳授僞職者：蘇州詹事項煜，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又焚常熟給事中時敏家，三代四棺俱毀。一書卷八載士紳「討逆公檄」十二篇，第二篇爲吳郡諸生袁良弼等公討降賊僞官項煜宋學顯錢位坤湯有慶檄，第六篇爲常熟縣討叛公檄，均與小腆紀傳所紀相合。然則夢龍居吳時，曾爲民衆運動老先鋒；其離吳入浙，今不知其目的所在，若非爲追隨祁公，則當與光復運動有關係也。

夢龍入浙未久，自晉「不意鼙鼓動地，逃竄經年。」考吳江縣志卷五十八舊事記「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五月二十日後，傳大兵渡江南下。六月初九日，貝勒王統大兵入浙。無賴子駕船，白日標掠無忌。」夢龍是時在浙，正纂輯中興偉略一書，其自序云：「閩中南安鄭伯芝龍，同諸故老元勳：朱公繼祚，黃公道周等，恭迓唐王監國，固守閩廣一隅，」事在弘光元年閏六月，則其成書時應在七八月間矣。時杭州已失，祁公殉國，則其刻書，必不能在武林矣。

蓋自是年六月以後，自晉在家避難，夢龍在浙江逃難，彼二人者，「鱗鴻杳絕」。沈自晉「迨至山頭，友人爲言：馮先生已騎箕尾去矣！」按續紀又云：「丙戌夏，始得僑寓山居，」此所謂「僑寓山居」，卽彼所謂「迨至山頭」也。然則自晉聞夢龍之

計在丙戌夏（一六四六），今所未知者：夢龍卒於弘光元年之秋冬，抑卒於隆武元年之春夏也？

容肇祖先生未見沈自晉所紀，不知「丙戌夏」以前，夢龍已卒，而疑其或尙生存於日本，今可不必討論；而應討論者乃杭州失守以後，夢龍北歸吳，抑南走閩也？觀中興偉略刻於唐藩，傳於日本，頗似其南走閩也；但夢龍若卒於閩，自晉不應不記，余故以爲夢龍問道歸吳，或較近事實。其卒蓋在隆武元年春（一六四六），年七十有三。是年夏，自晉始聞其訃。

依上說推之，夢龍應生於萬曆二年。

胡適之先生離美以前，余爲排比其日記製 Microfilm，間竊翻閱，內有據錢牧齋集考定夢龍生年一則，惜未記出，今亦忘其所據爲何集何詩文，將來當敬詢適之先生，以與余所考者相印證也。

### 馮闖小史六卷

原題：「潤州葫蘆道人避暑筆，龍城待清居士漫次評。」卷內有：「長寧閣藏書，」「傅氏鈔本」，「節子讀竟手識」等印記，爲大興傅以禮舊藏本，然華延年室題跋無記，則以小說而見棄也。孫子書先生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題要卷三，記內閣文庫所藏新編勦闖通俗小說甚詳，所據史料，大致與是書相同，非勦闖據是編增輯而成，則是編從勦闖節出者也。余未見勦闖，俟他日詢子書意見如何？又是編與勦闖，更同取材於馮夢龍甲申紀事。勦闖序云：「遇懶道人從吳下來，口述此事甚詳，」蓋卽暗指甲申紀事，不肯明言而託之懶道人也。

# 新書介紹

## 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葉聖陶編。三十六年三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四加三九〇頁。定價四元五角。

學術界遇學人整壽之年，或學術機關紀念之年，每編刊論文集以示慶祝，用意至善。開明書店創設二十周年，爰仿其例，出版此集。該店出版書籍，大部分屬於文史，故此集各文，亦限於文史範圍。

全集收論文九篇。(一)呂叔湘：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分析國語句子爲四類十型若干組。由國語句子的構造上可以探討國語句子與西語句子之殊異。(二)郭紹虞：論中國文學中的音節問題，說明中國文學作品如何應用語文特點以增加變化，使其富於音樂性。郭君謂文氣爲內容的律聲，語文的音節爲外形的律聲。散文韻文，皆與律聲有深切關係。(三)浦江清：花蕊夫人宮詞考證，據「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一絕，考定中元爲前蜀王衍生日；詞中所述，復與史籍所載前蜀宮館池苑盛況相合。詞自宋崇文院傳布於世，原本九十八首。浦君論定或爲王建之小徐妃，衍生母花蕊夫人所作，以詠宣華苑中景物情事者，或雜有其姊大徐妃及衍諸人作品。附錄宮詞校定本。(四)郭沫若：考工記的年代與國別，補充江永所舉兩證，證明考工記爲春秋戰國時代作品，又就方言及衡量名推測，證爲齊人所記錄之

官書。(五)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闡說中國詩畫品評標準似相同而實相反。文中兼引西方美學家及文評家之說，以資參考。(六)王了一：新訓詁學，論舊訓詁學大體分纂集注釋發明三派，各有利弊；新訓詁學研究語義，首先須有歷史觀念，研究語義之歷史演變，庶可離經學而有獨立之地位。(七)游國恩：論陌上桑，說明此詩爲農業社會中民歌題材之典型；推斷著作時代，當在建安以前；本事與古今注所載趙王欲奪羅敷之故事截然不同。游君因加以種種推測，說明民歌與傳說之演變。(八)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係二十年四月至五月間著者與燕京大學同人旅行冀魯豫陝四省各地之日記，記中除於所見古迹古物有親切之敘述外，並於各地民智之閉塞，交通之阻梗，兵匪之猖獗，煙毒之流害，有見必錄。不意十數年後之今日，情況且日下也。(九)翦伯贊：臺灣番族考，根據舊日文獻，敘述五十年前臺灣番族狀況，番族人種來源，歷史遭遇，名稱，分布，經濟構造與生活方式，家族形態與氏族組織，以及意識形態。翦君於近代日人之調查研究未能參考，不無忽略也。(衣)

## 中國通史要略第三冊

繆鳳林著。三十六年二月國立編譯館再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三加一四〇頁。定價三元。

繆君所著中國通史要略第一二兩冊，戰時出版於重慶，本刊

新五卷第二三合期及第六卷第一二合期已予介紹。此第三册凡兩章。第九章漢族復盛時代，述明代之時代特徵、明代內政、武功、衰亡原因、明代學術、士風、工藝、及末葉西歐宗教學藝之東漸。第十章滿族入主時代，述清代之時代特徵、清代政治、武功、中葉以後之內憂外患，以及學術宗教。

兩章篇幅，皆有偏重內政與一姓興亡之病。明人學問，論者每病其空疏，繆君舉李時珍本草綱目、徐宏祖霞客遊記、宋應星天工開物、方以智物理小識四書以闢其說，譽為實學。康雍乾三朝，論者輒推為盛世，繆君則於三帝頗多貶辭，不稍寬假，且於清代諸帝，皆直斥其名，一若深惡之者。

是册目錄列有第十一章中華民族更生時代（民國）及第十二章結論之目，且注「右二章暫缺俟再版時補撰」字樣。初版於三十五年九月，今已再版，而仍初版之舊，何耶？（夷）

## 秦漢史

勞貞一著。青年文庫。三十五年九月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一加一一四頁。定價二元一角。

是書旨在供給青年閱讀，故敘事簡明，支節之考證，概行刪落。全書分十章，章不復分節。論敘以政治史為中心，制度文化等之敘述附帶言及，末章則專論兩漢學術信仰及物質生活。一般史家，以漢高明祖出身布衣，輒譽為平民革命。勞軍謂漢高雖起於平民，但其意識猶是貴族階級的（頁一七）。曹操亦同樣非平民政權，而是豪富政權（頁九一）。既無平民革命意識，不能代表平民利益，何得譽為平民革命？漢襲秦制，為人人所知之事實，惟所以沿襲之故，不甚為人所注意。勞君謂秦法確為當時中國最

適當之法度，宜為漢所採用（頁一八）。佛教源於印度，後來反不能盛行於印度，亦人所共知，而不深究其原因。勞君謂佛教受婆羅門多神之摻侵，及印度生活容易之消蝕奮發精神，為佛教不振之兩主因（頁六八—六九），持論甚允。東漢政治，常為外戚宦官所把持，兩種勢力對立，而宦官又常佔優勢。勞君分析其原因（頁七〇—七一），推究其終，則中國政體向為君主專制，關鍵全在君主一人，而君主為本身利害考慮，故政治總無法走上軌道。兩漢學術，以儒學為主流，故是書末章所敘，偏重儒家。勞君謂孔子之教在秦代已有超越地位（頁九五—九六），所舉若干例證，皆極有力。又謂劉歆為改編之聖手而非作偽之巨人（頁一〇五—一〇六），其持論亦公允，可以平反晚近數十年來今文學者及辨偽學者對劉歆之抨擊。惟勞君是書，以供給一般讀者之故，於兩漢學術思想，猶未能暢所欲言。（衣）

## 太平天國革命思潮

彭澤益著。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二加一五二頁。定價三元五角。

太平天國之研究已成晚近十數年史學界風氣，學者多重視其民族思想。彭君謂太平天國思想形態，在政治哲學上充滿神學色彩，社會經濟形態上則為均產主義，一般意識上又多含革命精神。因素龐雜，有受之於外來影響，有因襲於農業社會傳統習慣。但從歷史發展過程上看，初期思想較富前進性，後來腐敗因素及歷史惰力漸次擴展，為落後性所籠罩，天國滅亡，非無故也。

是書凡六章，亦即六篇可各別分立之論文。（一）太平天國



革命的特質，大旨謂太平天國革命有宗教性、社會性、與民族性。宗教方面，一面承襲原始基督教思想，另一面接受路德新教精神，出之以農民鬪爭。其社會性，則為天國革命者在現實生活上感受壓迫，因而提出廢除財產私有與提倡公有之要求。民族方面為激發民族自尊心與報復心，以達驅除滿清之目的。(二)政治經濟思想，大意謂前期社會政策主要在摧毀封建的土地制度，與滿足農民的土要求；後期有干王洪仁玕資政新篇所擬新建設計劃，頗有資本主義傾向，惟不久天國滅亡，迄未施行。(三)軍事理論，闡述天國軍隊編制與其特點及訓練與紀律之優良。

(四)宗教觀與倫理觀，大旨謂天國宗教承襲基督教理論，創為一種三位一體之說，又有所謂天父天兄下凡說，已失去基督教原有精神；其儀式則兼採中國拜天儀式。教義儀式，與外國原有者往往衝突，故引起外國傳教士不良反響。天國之倫理觀念，又以中國人固有之五倫為道德基本。(五)文化運動，謂天國初以基督教文化為基礎，肆意攻擊儒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建都南京之後，文化政策稍變，故刪改儒家經書，使合於天國之天情道理；文字文學，亦有所改革。陷敵逃出之儒者汪士鐸，後來對儒教、孔孟諸子、及宋儒之學，頗有新穎之批評，似乎染受天國思想。此在新舊思想轉變史上，為一甚饒趣味之問題。(六)太平天國與中西革命，略論孫中山之革命思想頗得太平天國之啓發，太平革命亦予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理論以強有力之論證。

卷末附錄太平天國官書編年與徵引中英文書目，全書取材豐富，不為鑿空之談，允為近代史一佳作。(意)

## 中國歷史參考圖譜

鄭振鐸編。三十六年三月起上海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共二十四輯，每月出兩輯，分期發行。預約全部價八十六萬四千元。

圖譜之學，我國古時有之，惟史志罕予著錄，故日就亡佚。宋元以來刊書，雖有附刻圖象者，往往略得其意，去原物原象遠甚。史學成爲枯索無味之一門，非無故也。晚近考古之學大興，國人漸知從事發掘保存之工作，古器物亦大量發現，於史前及古代文化之研究，貢獻至大。東西人士著述，不下千百。卷帙浩繁，非一般學者力所能致。鄭君振鐸因仿日人所編東洋歷史參考圖譜一書之例，纂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擷取歷史古蹟文物圖象之精英，蒼爲一編，以助讀史者之披覽含咀，意至善也。

全書分十二輯。每輯二十四葉，收圖約八十幅；亦有多至四十八葉者。活葉不訂，每輯裝一紙套，另各附說明一冊，解說圖版內容，並注圖版引據來源。凡歷代史蹟、名人圖象、舟車器物、貨幣服飾、書畫手蹟、甲骨簡牘、舊書卷葉、雕塑石刻、陶瓷磚瓦、以及雜器、凡足以表現生活文化者，大致具備。圖版以珂羅版印製，每葉高十五英寸半，廣十英寸餘。惟每葉幅數稍多者，往往縮版過小，諦視猶費目力耳。各輯以時代先後爲序，計上古一輯，殷商一輯，周二輯，秦一輯，兩漢三國二輯，兩晉南北朝二輯，隋唐五代三輯，宋附遼金夏三輯，元二輯，明三輯，清四輯。

現已出版者有秦、隋唐五代、及宋各輯。秦輯中收石鼓原物照片及拓本，舊以石鼓爲周宣王時物，鄭君今依馬衡諸家之考定，斷爲秦物。又是輯所收彝器、鏡鑑、權量、磚瓦、詔版、符、戈戟諸器照片拓本均甚清晰，古蹟照片則稍遜。函谷關、咸陽、明長城、泰山、驪山諸古蹟今尚存在，後三處照片亦不難

得，不妨取新照片影製，何必翻印舊書圖版？隋唐五代諸輯，收有古蹟、帝王名人畫象、雕刻佛像、墓志拓本、碑帖拓本、舊刊唐人撰書書影、書畫、鏡鑑、粧奩器皿、敦煌壁畫、樂器、文房器皿、家具、陶俑、瓷器、寫經、及官文書等，較秦輯尤豐富。諸輯之古輯圖版，雖較秦輯為精，然長安諸陵石刻，猶嫌模糊。如昭陵六駿，縮版太小，不如擇其一二，精印之以代表其餘。碑版拓片，如景教牌及泉男生志，亦因縮版太小，文字難辨。唐籍刊本書影，其書雖為唐人撰著，而槧刻則為宋明時物，是可刪略。兩宋現只出版一二兩輯，收有古蹟照片、帝后畫象、名人畫象、及宋人繪畫，尤偏重繪畫。視隋唐文物，固有遜色，殆亦時代使然。

是書又有宣紙印刷線裝本，蓋便收藏，免散佚。全書出版有待，容陸續介紹。（毓）

## 中國經濟史綱

朱伯康、祝慈壽合著。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會叢書。  
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八加二二九頁。  
定價五元五角。

著者朱君伯康任教中央大學經濟系，恆苦坊間尚無綜貫上古至近代之中國經濟史著述可供參考，因搜集資料，編寫講稿，邀同學祝君慈壽助其整理工作，歷時一年有半而成是書。書分四編，共導論為五編。導論總敘歷史、史觀、歷史發展階段、經濟史發展階段，且取西洋經濟史發展型態以作借鏡。兩君於中國經濟史，區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階段：原始迄殷周為上古，秦漢迄清代為中古，鴉片戰爭以來為近代。惟導論以下各編章，則

不盡與導論所區者相符，如第四編近代經濟，論述以清初為始。案經濟史與政治史不能盡同者，則政治可以朝代之變易為便利研究之分期，經濟則未必隨朝代而推移。是書以朝代為編章劃界，未免膠執。

以二百餘頁之篇幅，綜述上古至近代之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過程，誠非易事。倘言簡意賅，未嘗不能顯示一個綱要。但兩君是書，費於敘述政治、民族、文化史實之處甚多，可略而不略；敘述經濟史本身者往往受此篇幅影響，反不明切。如導論末節侈陳先秦學術思想，第四章首節敘春秋戰國之封建政治，第七章首節列舉五胡諸國名號與歷世君長姓名，皆可略而不略。敘初期封建經濟之西周時代，則借西洋封建制作比較，亦多浮詞與比擬不切之處。又如敘兩宋經濟，忽略遼金歲幣之負擔；敘太平天國之興亡，特重其精神因素而忽略其經濟因果。著政治史，猶可說也；述經濟史，似自忘其本矣。又如殷商卜祝巫覡，謂此類人在當時社會上佔有一部分極大勢力則可；謂殷商為僧侶統治（頁五二），則未見妥。至謂殷商時代為母系社會，行一妻多夫制，故稱衆父衆祖（頁五二），則亦有問題。（毓）

## 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

巫寶三等編。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第二十五種。三十六年一月至四月上海華書局出版。上冊六加一七四頁加插表四頁，下冊三加二九六頁加插表五頁。定價上冊四元五角，下冊八元。

國民所得，其研究雖起源於二五十年前，但繼起甚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美各先進國始有此等估計問世。近一二



十年來，因社會經濟組織之變動及經濟科學之發展，國民所得，大為學者所重視與應用，而其研究亦日臻完密。本書主編者巫寶三君久感我國國民所得有估計之必要，且以此項估計可為研究中國經濟及社會問題之基本資料，巫君乃首先確定估計方法，然後着手進行估計工作。巫君與本書合編者汪馥蓀、章季閔、馬黎元、南鍾萬、貝友林諸君，費時二三年，分別估計各業所得，寫成此書。

全書分四部。上册為總論、各業所得估計、及消費與投資估計三部。總論兩章，為全書綱領，分述國民所得之定義與估計方法，及估計結果之分析。估計結果之分析，亦即全書之結論。是書所予國民所得之定義：「國民所得是一個時期裏面一國住民淨生產的貨物與勞役的總數，包括在這裏面的貨物與勞役以可以估量者為限。為求得一國所能支配的所得，還要加上從國外匯入的所得並同時減去匯付外國的所得。」各業所得估計部分，凡十一章，為農業（包括畜牧、林業及漁業）、礦冶業、製造業、營造業、運輸交通業、商業、金融業、住宅、自由職業、公共行政、及國際收支。消費及投資各一章，合為第三部。下冊第四部，為附錄各業所得之估計，凡三十九篇，以供欲知估計詳細情形者之參考。

此書所據資料，為公私各方所發表之調查與統計。我國向未舉辦各種普查，統計之真確性頗多問題。比較抉擇，頗費功夫。本書書中表格數字，非盡由調查歸納得來，而用種種間接估計，比較推算得出。雖不能與實際情形完全符合，但在調查統計資料缺乏不備之我國，用間接估計方法，以資補充，殆為無可奈何之事。書中亦曾估計民二十二年前後各年各業所得，而命名限於二十二年者，以各年材料，其真確性以二十二年為最高，故取是年詳細估計為基礎。

巫君自序，謂各國國民所得估計，最先開始估計時，莫不感覺統計材料之缺乏。重要者必有人筆路藍縷，做一開創工作，而後一方面可以續為補充與修正，一方面可以續做以後各年估計。此真經驗甘苦之言。（壹）

## 嘉陵江志

馬以愚著。三十五年十一月重慶商務印書館，三十六年五月上海該館出版。一七加二五四頁，附地圖五幅。滬版定價五元。

嘉陵濫觴陝西，流經陝甘川三省，至重慶而注於長江，為我國西部大川之一，關係經濟交通甚巨。是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以江為經，分六章，曰源流、辨名、灘險、航運、名勝、文藝；下編以江流各縣為經，述各縣沿革、疆域、山川、物產、交通、勝蹟、紀聞，分二十章，曰寶雞、鳳、兩當、徽、略陽、寧強、廣元、昭化、劍閣、蒼溪、閬中、南部、蓬安、南充、岳池、武勝、合川、北碚局、江北、重慶市（附巴縣）。取材於水經注、水道提綱、一統志、及各省縣志書。

地理著述，貴乎有實地勘查所得之資料。若徒據故書，鈔撮成篇，則治絲益棼，其病難免。是書上編源流章已條錄江流所經各縣之志書，下編各章山川節，復錄各志之言嘉陵者，先後復出，然先後又不盡符合。灘險一章，只列舉灘名，不言其所在及各灘相距里程。名勝一章，沿襲舊日文士所纂方志之積習，敘述反詳。上編既為名勝立專章，下編各章復立勝蹟之節，重複淆雜。其敘述略者僅存古蹟之名，同告朔之餼羊；敘述詳者則連篇累牘，無關宏旨（如頁二一一岳池孔子石像條）。下編各章物產節，

大多僅列物名，病在太略。所謂「紀聞」，則記當地名人及其地名之官與寓賢。循名責實，宜改「人物」。所記人物，又大多無足輕重。在舊日志書，固可為鄉里增光，今若不加甄汰，未免太濫。交通節中，多雜勝蹟，殆以有關驛之稱，便認為有關交通乎？卷首附插各地圖，印製不精，且割裂為多幅，眉目不清。宜改繪一全部之嘉陵江流域圖，庶更明瞭。書名嘉陵江志，而不以敘述江流自限，若更名嘉陵江流域志，則得之矣。（毓）

## 涼山夷家

林耀華著。社會學叢刊乙集第五種。三十六年五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九加一三三加三頁，附圖表。定價四元。

僮僮為西南少數民族之一，其散布地區為四川西南部及西康雲南兩省。數十年來，英法諸國傳教士及遊歷家所著關於僮族之書甚多。抗戰以來，本國學術機關相率遷地西南後方，民族學者社會學者亦頗有人研究少數民族問題。實地調查之工作，頗見成績。本書著者林耀華君，得中國抗戰墾殖社、羅氏基金會、及哈佛燕金社之補助，於三十二年七月至九月，率領燕京大學邊區考察團員工及翻譯保頭，一行八人，深入大小涼山作實地之研究。翌年六月，撰成是書。

涼山為川康滇三省交界區域之地理名稱。自古為僮族居地，漢人蹤跡所罕至。僮族自稱夷家，漢人稱之為僮僮、為蠻子。是書材料，完全得之實地搜集，故是書可謂調查報告。書凡九章：（一）區域，標明考察所及之地理範圍，及區內概況。（二）民族，（三）親屬，（四）家族，（五）婚姻，敘僮族社會組織及

習俗。（六）經濟，敘僮族經濟生活，並糾正一般論者指僮族為游牧民族之錯誤。僮族殆已為農耕民族。（七）階級，為僮族社會特點之一。其階層有黑夷、白夷、漢娃之別，前者為統治階級，後兩者為奴隸階級，兩階級間絕不通婚媾，區別極嚴。（八）冤家，亦為僮族社會特點之一。是章述冤家械鬪、仇殺、及和解種種情形。（九）巫術，亦即僮族之心理態度、道德觀念、與宗教信仰。是章述僮族巫師與其經典法術之大概及僮族喪葬習俗。卷末附錄：（一）僮族親屬稱謂名詞表，夷文、夷音、漢譯並列。（二）川邊考察紀行，述考察團行程顛末。林君不辭艱苦，且冒生命之危，深入夷區，探求實地情形，其為學之勇邁，誠足多者。據林君自序，尚有測量夷人體質之材料，及夷文經典之翻譯，與夷人個別傳記，並將另篇發表云。（愚）

## 邊區新書四種

甘青藏邊區考察記 馬鶴天著。中國邊疆學會叢書。三十六年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冊，共二四加六七四頁，附地圖及插圖。定價第一編三元五角，第二編五元，第三編四元。

拉薩見聞記 朱少逸著。三十六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加一二七頁，附地圖及插圖。定價三元。

西北游牧藏區之社會調查 俞湘文著。三十六年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三加一六八頁，附地圖。定價三元。

邊疆政教之研究 黃奮生著。中國邊疆學會叢書。三十六年五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二加一三六頁。定價

三元五角。

馬君鶴天從事邊疆研究考察工作，已二十餘年，曾親歷東北西北各邊省，撰有考察記多種。二十四年冬，蒙藏委員會派專使護送班禪回藏，馬君爲專使行署參贊，自南京取道西安蘭州；二十五年春抵甘肅夏河縣，即拉卜楞。中途因人事更迭，復久候班禪，於二十六年初抵西寧，是夏行抵玉樹。甫啓行入藏，至拉休寺，值抗戰軍興，中央電令暫緩入藏，故重回玉樹。嗣以班禪圓寂，入藏之行中輟。二十七年初，護送班禪靈柩，至西康甘孜縣。是冬經康定成都返重慶。馬君在途三年，歷甘青康各省，於邊疆民族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論聞見之大小，輒筆之日記，積五十餘萬字。其全部原分五編，一甘邊拉卜楞，二青邊玉樹，三藏邊拉休寺，四康邊甘孜，五川邊磨西面。以印刷困難，出版家嫌其篇幅過多，一再縮減，先將前三編付梓，名爲甘青藏邊區考察記。其書爲日記體裁，惟亦有非當日之事而排日記之者，如記佛教宗派沿革（頁一五〇），記青海地勢、面積、人口、財政（頁二一三至二二一），記玉樹商業、農業、畜牧、手工業、交通、林礦、宗教、種族、山川（頁三九二至四四二），記西藏政治、制度、經濟、司法、交通、教育、宗教、習俗、地理（頁四六八至五八四）。馬君事事留意，鉅細不遺，不憚煩瑣，務求其實。而文筆復暢達有致，雖累三十萬言，猶令人披讀忘倦。至緊張處，彷彿隨著者共嘗高原雪地之艱辛。非身經者，絕不能有此著。

朱君少逸亦服務蒙藏委員會。二十八年三月，國府派該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及坐床事宜，朱君隨同前往，以是年六月出發重慶，十一月抵拉薩，居拉薩五月。翌年四月，至後藏札什倫布。嗣取道印緬返渝。途中於政教風

俗，悉寫爲日記。友好促其付梓，朱君爰就留居拉薩所記一段，略加編排，題曰拉薩見聞記，一名西藏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紀實。書凡六章，前四章記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行署抵拉薩之種種措施，吳氏抵藏盛況，拉薩新年景象，及達賴進宮坐床供養典禮盛況，後兩章雜記行署生活，及拉薩政、教、經濟、教育、社會情形。朱君於藏族社會之重交際，尙儀文，言動習慣，雖飲食細節，靡不留心。文筆幽美，曲折如意，可與馬君調查記相輝映，讀之令人恨其篇幅太短，未厭渴望。所冀西行日記全部能早日問世也。

俞女士湘文於三十年初參加教育部拉卜楞巡迴施教隊工作，於是年八月隨隊由拉卜楞出發西行，進入甘青川康四省邊界之游牧藏區，從事施教工作。爲時兩月餘，歷部落十數，調查游牧家庭五十餘家，又從拉卜楞衛生院及夏河縣政府採集各項資料，撰成是書。書凡十章：一歷史沿革，二地理概況，三政治情形，四家庭組織，五人口問題，六經濟狀況，七教育情形，八衛生情形，九宗教信仰，十生活習俗。最重要者，第四章足以糾正一般傳說藏族一妻多夫制之錯誤，並證明藏族婦女地位之不若男子，五八兩章說明藏族人口之嚴重性與兩性觀念諸事對人口之影響。附錄拉卜楞城區機關調查報告及游牧藏區社會調查之經過與心得兩文，皆裨參考。

黃君奮生執教軍令部邊務研究所，邊疆政教之研究一書爲其講稿。書凡四章。首章緒論，略論宗教起源、性質、與功用，及邊疆宗教之大要。第二章述清代理藩院組織職掌與現行之中央主管邊政機構。第三章分述蒙古、西藏、土司、及新疆政治制度。末章述喇嘛教與伊斯蘭教。黃君於蒙古政制，兼述已獨立之外蒙，殆以外蒙新制爲內蒙省區盟旗之參照。各章間有議論，惟無

甚特殊意見，僅足供一般教學之需耳。（毓）

## 中國宰相制度

李俊著。三十六年三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加二四〇頁。定價五元。

是書五篇，卷首又導言一篇。五篇以時代爲次，曰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篇各爲五節，曰宰相之名稱，宰相之出身及其履歷，宰相之職權，宰相之官屬及其權限，結論。導言篇並非總論歷代宰相制度，而敘述秦以前之相制，故追溯三代之宗法制度。秦漢以下各篇，大抵臚陳故實，敘次歷代宰相一官之沿革。各篇結論，則標舉各時代相制之特點，略論其得失，如漢代獨相與並相之利弊，魏晉南北朝之曠達風氣，唐代進士科之政治影響，宋代門下制度之廢罷。惟於明清篇之結論，則論歷代宰相制度變遷之法則，似爲全書之總結論。是書行文，頗有蕪冗之感。各篇結論，亦乏創解。導言既非全書綱領，而未章結論僅撮引章炳麟氏舊說，以充全書之結論，尤爲草率。讀訖全書，竟令人茫然，不能得其討論要點所在。吾國數千年來政治，無論官制之演變如何，總是君主集權專制，宰相爲君主之臣僕，一切對君主負責。若謂宰相制度在政治史上最爲重要，則有討論之餘地。李君是書導言首段所云云，則得之矣。（愚）

## 明清兩代宮苑建置沿革圖考

朱僕著。故都紀念集第二種。三十六年四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加九〇頁，附圖二。定價三元。

北平自遼金以來，爲首都者六七百年。今日北平宮苑，大體沿明代之舊。是書著者朱僕君，嘗著元大都宮殿圖考，述元代宮禁建築。是書則專述明清宮苑建置。書成於二十五年，今始出版。書凡四章，又緒論一章。緒論章評論明清兩代及近人記述都城掌故諸書之誤，如明劉若愚酌中志、呂愷宮史、清國朝宮史及續編、朱彝尊日下舊聞、日下舊聞考、繆荃孫遼金元明故宮考、及近人瞿宣穎北平史表長編，或勦襲舊聞，或敷陳詞藻，而於實制沿革，反多隔閡。第一章述明代建置，臚舉各重要建置，爲縱的敘述，以永樂至景泰爲締造時期，天順至嘉靖爲擴充時期，隆慶至崇禎爲守成時期，李自成之焚燬大內爲毀壞時期。第二章述崇禎朝之皇城及宮闕制度，爲橫的敘述，分述皇城禁城、城東西各宮苑、及內府衙門建置與所在地。第三章述清代建置，爲縱的敘述，例同第一章，以清初至康熙二十五年爲修復時期，康熙二十五年至乾隆六十年爲增建時期，嘉慶元年至清末爲守成時期。第四章述民國以來之興廢。

北平宮苑，大抵明盛於清。明初燕王建藩，沿用元故宮之一部。永樂定都以後，代有增造，至嘉靖而臻極盛。李自成之焚毀，雖記載缺略，惟可測知當時之破壞程度，未至完全燬滅。清代修復，至乾隆而達極點。然視朱明，終有遜色。厥後咸豐英法聯軍及光緒庚子兩役，京師淪陷，惟宮苑之被燬者，一次爲郊外之圓明等園，一次所焚亦不甚廣。民國肇造，皇城城牆多拆除，改建馬路，西苑之中海改爲總統府，北海及壇廟開放爲公園，大內開放爲故宮博物院，公開於民衆，視前朝之宮室苑囿僅供一姓一人享用者，顧不優歎？興革變易，爲歷史上應有之事，無所用其滄桑之感歎也。

是書於建置沿革之外，如修造所需時日工費材料等，幾無所

述。清代郊外各園，與奉天熱河諸行宮，亦未述及。皆其疎漏處。（毓）

## 中國科學史舉隅

張孟聞著。青年文庫。三十六年二月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六加一一八頁。定價二元四角。

時人所著文史學專書論文，尙不罕觀，科學史文字，則不多見。張君是書輯其自著論文三篇而成。學術史跡的檢取與發揚一文，泛論吾國舊日學術，不限於自然科學，係一普通論文。中國生物分類學史述論一文述詩、書、爾雅、本草之學，宋元以來名物譜錄之撰著，及近代留學生與旅華西人之成績，並表列晚近國內生物學者對各類之專長。兩性問題之生物史觀，述吾國舊日對動物生殖與人類兩性生理之解釋，兼述現代西洋學者之學說。

張君各文於吾國歷代科學名著，如數家珍，有條不紊，可爲究心科學史者之津梁。惟張君刻意爲文，且喜用典，雖撰作此科學性之文字，猶搦弄詞藻，學步駢儷，遂致絢采悅目，有時意義轉晦。又譜錄之書，兼載異族語言，原以廣聞見，證同異，而張君斥宋元以來之書，謂「夷狄龍驤，漢裔蛙伏，鸚鵡學舌，不以爲醜；故所修輯，雜載夷語」（頁四三）。似於此類撰述，深痛惡絕。但於明清之際泰西傳教士之學，乃謂「不僅辯勝駒支，學逾郊子，歷法兵器，舉足以歎動時主，震炫流俗」（同頁）。則又致其欽敬焉。（意）

## 先秦諸子思想

杜守素著。青年自學叢書。三十六年六月上海生活書店再版。一加一一四頁。基本定價三元五角。

杜君是書所指思想，所涉範圍比較廣泛，不僅以哲學爲限。書共九章，分論孔子、墨子、宋鉞與尹文、孟子、莊子、荀子、韓非，殿以各家名辯之論。昔人論先秦學派，以老聃爲道家創始人，其時代略早於孔子。晚近學者或疑老子有無其人，或指道德經爲晚出之書。杜君是書不立老子一章，且書中不甚道及老聃或道德經。杜君謂宋鉞尹文爲道家先驅，孟荀皆受其影響（頁二五）。又云，若謂莊子出於儒家，毋寧謂其出於宋尹，或通過宋尹而上接老聃（頁四五—四六）。杜君論荀子之時代，禮已失其權威，法漸被注重，荀子將禮之範圍擴大，使包括法，至少與法相等（頁五六—五七）。成相一篇，向來學者不甚注意。杜君謂此篇乃荀卿用民歌體裁抒寫思想之作品，爲荀卿晚年自寫之思想大綱（頁六二—六四）。論宋鉞尹文及荀子各章，要爲杜君書之特色。又如斥莊子之處世方法（頁四八），論莊子學說不利於文化發展（頁四九—五〇），並頗有見地，非泛泛之作也。（愚）

## 周易闡微

徐世大著。三十六年六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二加一一二頁。定價一元一角。

周易爲羣經之首，自漢以來，諸家傳授，異說紛紜，莫可窮詰。徐君世大嘗有所觸發，一旦貫通，成說易解，一書及周易與其作者一篇。稿燬於戰火，因更寫爲是書。書凡五章，除第二章討論諸卦意義外，其餘四章，大旨在探求周易作者及作者事蹟。徐君解釋各卦意義，極少根據舊日經師與訓詁學家之說，亦

極少引據它書之訓詁。徐君所釋，泰半求之於周易本書。諸卦定義原非徐君是書所着重，故甚簡略。徐君關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之說之非，以其說是晚出，疑竇滋多。又謂伏羲畫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辭之說，亦未可信。又謂象象亦非孔子所作。徐君推考周易之成書最早不出魯僖公二十八年以前。然則作易者究爲何人？徐君據周易本書尋繹結果，知作者爲晉人；其著書之地爲「易」，狄地；作者爲中行明，字光。並考知中行明實爲奉使至狄，迷道至易，復因愛戀一女子，失敗，被異族所俘，幾至危殆，囚繫獄中，作易記事。徐君分析周易全書，謂實包含三部分，曰：敵情報告，兼有謀畫及建議；自敘傳，兼有求援之辭與指示救援方法及途徑；人事評判，則透露作者之思想。又謂周易可代表三晉思想。說頗新穎，可爲說易者備一格。（愚）

## 墨子

陸世鴻編著。三十六年四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六加七二頁。定價一元二角。

墨子之學，戰國中會盛極一時，與儒家並稱，故韓非顯學有八儒三墨之說，孟子則以闢楊墨自任。漢以後墨家衰亡，失其傳緒，雖以史遷之淹博，竟未爲墨子立傳。吾人生二千年後，對於重新認識墨子，主要資料，祇有根據今存之墨子五十三篇。

陸君是書係供一般閱讀之作，並非專門考證墨子其人，墨子其書，或討論墨學之專著。書凡七章，第四章述墨子學說，佔篇幅之半。其餘各章，則述墨子身世、事迹、思想背景、墨子徒衆、與楊墨關係，皆甚簡略。陸君於墨子止楚攻宋一事，以話劇體寫出墨子與公輸般楚王等之對話。

陸君謂研究墨子，應從理論方面入手，把握其學說之中心思想，融會貫通。陸君指出墨子學說之層次曰兼愛、貴義、非攻、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非儒，其它則爲亡國徵象的認識、用人標準的選擇、法令制度的統一、修身務本的教肅、及利害取舍的權衡。陸君於墨子學說，雖表示心折，但終認楊墨各具偏見而孟子差勝焉。（愚）

## 傳記三種

文天祥 王德亮編著。三十六年四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四加六六頁。定價一元一角。

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 黃次書編著。三十六年四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四加五六頁。定價一元。

秦良玉 黃次書編著。三十六年四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六加八八頁。定價一元四角。

王君書取材根據文山詩文集、指南錄、後錄、及宋史文天祥傳等，述敘文山一生事迹，首時代背景，次家世，次對策，從政，勤王，以至被執殉國，共八章。文字力求通俗，於文山之對話，大都改譯白話。惟選錄詩文，則仍其舊。書中敘文山先世，事迹既略，乃瑣瑣於封贈；敘文山之少壯時期，因襲昔人禩祥之舊談；其餘各章，亦不少浮詞。目次每章之下，各有四句，若節目，尤屬贅疣。

黃君前一書凡十二章，敘述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吐蕃棄宗弄讚及中宗以金城公主嫁棄隸縮贊兩故事，兼述吐蕃之興起、建國、助平變亂、入侵、會盟、及吐蕃文化。是書取材間採西藏典籍。惟西藏典籍富有佛教色彩，且類似說部，若直視爲史



實，則頗有問題。黃君所引（如頁五二一—五三引西藏政教史鑑），又大都華而不實。黃君且自謂以上種種傳說，都是出於西藏史書的記載，是否屬實，姑且不必過事推求」（頁四十二），是直失求真之態度矣。黃君謂藏文形象雖取法印度而音義則沿襲古代漢文法組織（頁四七），此說亦待研討。末章盛讚兩公主之偉大行誼，語多誇張；至其勸告國人及一般婦女效法文成公主之應用和親政策通婚異族，則足令讀者失笑矣。

黃君後一書亦十二章（卷末有附錄），敘明末四川女士司秦良玉一生事迹，首時代背景，次秦氏幼年、聯姻、從征播州、承襲土司、援遼、平奢崇明、平安邦彥、北上勤王、追剿流寇、以及秦氏晚節。全書文字頗有舊小說氣味。末章鈔錄後人歌頌秦氏之詩文，連篇累牘，大可刪略。（愚）

## 詞曲史

王易編。三十五年十月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一二加五三〇頁。定價六元七角。

是書十章：（一）明義，論詞與曲之意義及兩者之界限。（二）溯源，述漢魏南北朝至隋唐之樂府，以示詞曲之淵源。（三）具體，述詞體之成立及唐五代詞家。（四）衍流，述兩宋詞壇盛況。（五）析派，例舉兩宋及金之詞家與各家作品。（六）構律，述詞之調、韻、聲、音。（七）啓變，述曲之興起蕃衍以及元代戲劇作家作品，附述元詞家。（八）入病，述明代詞曲。（九）振衰，述清代詞曲。（十）測運，述詞曲之現狀並探討其前途。

是書衍流析派兩章皆述宋詞，分立兩章，頗嫌牽強。衍流章中紀兩宋詞人，以身分分之爲君主、宗室、勳戚、顯達、將帥、

理學、佞倖、布衣、方外、女子，徒見著者之勢利可笑。又諸章枚舉詞人及其作品，初不顧其作品之高下，每錄一二首以示例；又標列詞集名稱，有如目錄，皆過於刻畫版滯，了無趣味。論吳文英詞，語多迴護，未免意氣用事。振衰章述清曲，以一篇流水賬目式之敘述，及撮抄論曲書籍之評語了事，亦未免草率。測運章頗有戀舊之感喟，亦可見著者之旨趣矣。（愚）

## 古劇說彙

馮沅君著。三十六年一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七加三八一頁。定價九元。

馮沅君女士致力戲劇研究已十數年，嘗著古優解一書，頗有發見。是編所謂古劇，係指南宋、金、元三百年間之各種戲劇，以別於明清以還之戲劇而言。宋元戲劇，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爲開山之作。繼起學者之研究，大都補充引申王書，罕能軼出王氏範圍。馮女士是編，亦可謂疏證之類。

是編輯錄馮女士十數年來自撰論文十四篇，附錄兩篇。第二、四、六、八、十、十二各篇爲第一、三、五、七、九、十一各篇之跋，故實際只有論文八篇。古劇四考篇解釋宋元戲劇中術語，如劇場曰勾欄，伶人曰路岐，編撰劇本者曰才人，演劇曰做場。跋文詳述劇場設備、優伶生活、劇作家組織、雜劇分類、演劇道具。其考關漢卿年代一文，尤爲精審。說賺詞篇謂賺詞體製之歌曲，源始北宋，至南宋初而發生大轉變，大家如張五牛，在南宋俗文學上當佔獨特地位。於賺詞作品、作者、唱者、唱法、用途、題材影響，此文及跋文亦有所述及。金瓶梅詞話中的文學史料篇以明代長篇小說中，金瓶梅詞話所供之文學史料甚豐，可

藉以探索戲劇散曲小說等文學問題，因從詞話中撮出有關俗講、小說、曲子、院本、演劇、清唱諸類之記載，以明當時流行劇曲諸事之狀況。南戲拾遺補爲札記十六則，跋爲札記三則，皆補二十五年馮女士所著南戲拾遺一書，大都討論南戲劇本故事之源流。天寶遺事輯本題記及跋，討論宮調、曲調、聯套、體製、引辭、與分章六項問題，並表列宋元各家所用宮調曲調，較其異同。金院本補說，補充王國維書所列各類院本中性質與年代之未備，爲札記五則。元劇中二郎斬蛟的故事，大意謂二郎有李楊二說，分析結果，考知灌口二郎雜劇之二郎爲楊二郎。古優解補正，於古優解一書更正者四則，補充者十九則。附錄兩篇，一記明代女曲家黃娥徐媛，一記清代女曲家吳藻。（意）

## 西南采風錄

劉兆吉編。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一四加一九四頁。定價三元五角。

古有采風傳說，雖其制度未必有之，但古人確有此理想。三十年來，學者漸知歌謠之可貴，采集記錄出版者，成績斐然。二十七年一月，長沙臨時大學西遷昆明，師生組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入滇者三百人，同學劉君兆吉參加步行，經省會三，縣城二十七，大小村落千計，行三千里，費時兩月餘。一路從事采集歌謠工作，或求教老幼，或乞助小學教師，辛辛矻矻，不畏艱阻。采集所得，達二千首。刪節之後，得七百七十一首，區爲六類，凡情歌六百四十首；童謠三十五首，抗戰歌謠二十首，民怨十三首，採茶歌四首，雜歌五十九首。七百餘首中，情歌六百餘，幾佔全部百分之九十，可見兩性問題在生活與文藝中之重要矣。每

首皆注明採集地。此集之用，語言學者可資以研究方言，社會學者可資以研究風土習俗，文學家可資以研究民間文學情調。命名曰西南者，以旅行所經爲湘黔滇三省也。采集之困難與方言國音之比較，編者並於卷首敘及。旅行途中，有此收穫，不僅有紀念之意義已。（毓）

## 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

郭紹虞著。大學叢書。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平裝二冊，共一五加六五二頁。合售定價十六元。

郭君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分上下二卷，以南宋之際爲劃界。著者謂中國之文學批評，北宋以前大致以文學觀念爲中心，南宋以後大致以文學批評本身的理論爲中心。故是書上卷以問題爲綱，而以批評家之理論納於問題之中；下卷以批評家爲綱而以當時問題納入批評家的論理體系之中。南宋至清季八百餘年，爲敘述方便計，復分三期：一南宋金元，爲批評家建立其思想體系的時期；二明代，爲批評理論各立一端推而至極的偏勝時期；三清代，爲批評理論折衷調和的綜合時期。

南宋文風，無一非襲，故批評文壇，爲法的問題所瀰漫。加以道學家之學盛，因之文學批評亦偏於道的問題。金元兩代，新興戲曲足爲文學史生光，惟批評則有寂寞之感。明代學風，偏重文藝。空疏不學，人無定見，時風衆勢，往往爲一二領袖所號召推移，故門戶分立，攻訐紛如。復古趨新二流，熱鬧空前。與當時所謂理學心學之爭，息息相關。清代學術，無清代自己特點，但包羅前代特點。文學批評，亦不外此。又清人風氣，不喜空論而尚實驗，其於文學批評，亦據理論以爲批評標準，或尋例證以



爲說明根據。文學批評材料，遂多於昔。以其能融合各代各派之長，故可謂集大成。

是卷總論篇以下，爲南宋金元、明、清上、清下四篇。宋金元篇所述，以南宋文論及詩論爲主要。論文以道學家之影響爲大，論詩則以嚴羽所標舉之禪悟說爲最有聲色。明代篇述明初文論，不脫道學家語。詩論自弘正以後，有前後七子及唐宋公安竟陵諸派，著者於各派流弊，亦頗指出。制藝時文，爲明代文學特長，明末復有重視時文之批評家，著者亦爲表出。

清代兩篇，上文論，下詩論。郭君謂清初錢謙益論文論學，其主張與顧黃兩家，皆同爲反抗明學，實事求是。徒以錢氏名列貳臣，爲人輕視。今日論者，未可因人廢言。顧氏義理考據詞章三位一體之文學觀，黃氏文道合一說，皆受時代刺激而生。清初侯魏汪三古文家之文論，著者謂爲桐城派之前驅。清代文論以古文學爲中堅，古文學文論又以桐城派爲中堅。郭君是篇於桐城派方劉姚三祖之古文義法，剖析至詳。又以袁枚諸家爲桐城派之羽翼，陽湖派爲桐城派之旁支而非對敵，湘鄉派爲桐城別支且爲廓大者。古文家文論之外，復有學者之文論，以戴段之考據義理詞章合一說發其端，而最重要者爲史學家章學誠之文論。郭君謂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有最大人物二，章學誠與袁枚，而章氏尤以識見長，袁氏則受顏李之學影響，獨行其是。章氏攻袁，不外議其無德與譏其不學二者。崔述論文，有與章氏相近處，而其史學成就殊別，亦一有趣味問題。清代詩論，亦以錢謙益爲首，其影響尤大於其文論。錢氏之杜詩學，尤能建立較完善之詩論。此後主要批評家與其理論，有王士禛之神韻說，沈德潛等之格調說，袁枚之性靈說，翁方綱之肌理說。著者謂袁氏並不反對漁洋，兩說同樣重個性，神韻說說得較爲抽象，性靈說較爲具體而已。翁氏詩

學雖出漁洋，但拈出肌理一說，以實救神韻說之虛，備爲著者所推許。卷末附論常州派之詞論，惟所言甚略耳。（愚）

## 中國美術史

胡燮著。羣益叢書第二種。三十六年上海羣益出版社出版。一〇加二一六頁，圖版二九頁，基本定價十五元。

是書大體以冶鑄、雕塑、陶瓷、繪畫、木刻、建築、及美術思想爲範圍，而向來爲我國美術一門之書法則不在內。全書十二章，略依時代先後爲序。敘述議論，以各時代之特點爲主，於原始時代注意美術起源與石器，夏商周注意其青銅器，春秋戰國時代注意鐵之生產應用與先秦諸子之美學思想，秦漢時代注意其崇拜題材，六朝時代注意其玩賞風氣與山水畫起源，隋唐時代注意其工商業與工藝關係，五代注意其花鳥畫，兩宋注意其繪畫與建築，元代注意中西美術溝通，明清兩代注意復古運動與明代木刻，現代注意美育思想與美術動向。

著者以藝術起源於勞動（頁四），故於我國美術起源，上溯至周口店之舊石器時代。著者於唐代比較推崇，但於漢唐兩代美術之受外來影響與其對外族之影響，如唐代美術之傳播於日本，則敘述頗嫌不足。青銅器至殷商，冶鑄已臻工緻，是其發明應用與流傳，若非外來，當在殷商以前。推夏器迄今尙無發現，著者未肯存疑，遽列夏代爲銅器時代初期，則有討論餘地。書中小誤亦有多處，如鹽鐵論爲漢桓寬著，而著者謂管子所寫（頁一五），王船山是清初人，而著者謂其與鄭板橋贈答（頁一七一），皆應更正（王船山疑是張船山之誤）。

是書出版於三十六年，書名頁有一九四七字樣，而版權頁又著刊行日期為三十五年八月，前後互異，不知何故。（衣）

## 北方木刻

不著編者名氏。三十六年五月上海高原書店出版。二二加圖版一二五頁，硬紙面裝，一冊。無定價。

吾國舊日之木刻，有千餘年歷史，近人鄭振鐸氏輯有中國版畫史圖錄一書，蒐羅頗備。固有版畫藝術，今日除極少數之舊式箋紙，間有木刻印刷者外，因現代各種印刷術（如石印、金屬版、玻璃版、膠版等）之輸入，近年物質條件之限制，與藝術風氣變遷之關係，固有版畫藝術幾已絕迹。最近十數年來新興之木刻藝術，係由西洋傳來，其題材、意識、趣味、技術、作風，不脫西洋影響，甚至面目上難辨是否為國人作品。抗戰以來，新興木刻藝術因適合戰時需要，頗有長足發展與進步，北方木刻界成績，尤呈異彩。戰時及戰後，各地常有木刻展覽會之舉行，去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有抗戰八年木刻選集，木刻藝術頗為社會所重視。

是冊採輯北方木刻百二三十幀，用金屬版翻印，於原刻尺寸，雖不無縮小，但原刻刀法及精神，保存無失。北方作品，大都線條粗壯，輪廓分明，質樸剛勁，生動有力。又如江豐之「唸書好」（四二），戚單之「學習文化」（六五），張曉非之「人與財旺圖」（一〇一），就舊形式之年畫，灌輸以新意識，有舊瓶新酒之妙。窗花各幅雖是粗枝大葉，而活潑可喜，較之舊日灤州之鹽皮影藝術，及西洋之剪紙，皆無多讓。綜觀是冊木刻，技術之細緻不及明代版畫或現代木刻先進國家蘇聯作品，（蘇聯木

刻複製品，驟視若金屬版刻物，其套色木刻可與水彩畫相混，參看葛一虹編蘇聯木刻，三十六年五月上海天下圖書公司出版，）而題材意識已能表現獨特之精神。繼續進步，有待努力。

冊首有郭沫若君序文。序文目次皆附英譯於後，以便外國讀者。（意）

## 劫後災黎

吳景超著。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二加一六六頁。定價三元五角。

贛粵兩省，抗戰以來，先後有部分土地淪陷敵手。三十三年冬桂柳之役，敵軍深入湘桂腹地，蹂躪所及，達於黔境。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戰後善後救濟總署從事安輯流亡之工作，留心國事者莫不寄予極大希望。本書著者吳君為一社會學家，平日亦注意社會問題與實地調查。三十五年春，經行總之邀。任視察工作。於是年五月自重慶出發，周歷黔、桂、湘、粵、贛五省，為時三個月，考察各區行總分署之救濟工作，舉凡急賑、醫療、防疫、農貸、工賑、運輸、交通、教育種種事業，著者除作報告寄行總外，按日寫為日記，即為是書。著者以各地災情，行總工作隊人員、地方行政官員、及鄉鎮保甲人員之工作效率與弊病，為主要考察對象，不但供給從事救濟工作人員之參考，即從事行政及農村建設者，亦宜一讀是書。（壹）

## 越南受降日記

朱德著。三十五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加一二

五頁。定價二元二角。

三十四年九月，日本正式投降。越南以劃歸中國戰區，經盟國協定，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歸中國接收。政府遣軍入越受降，同時組行政院越南顧問團，隨軍進駐河內。是書著者朱君代表財政部參加顧問團，於九月下旬抵越，次年四月返重慶。在越半年之間，經歷要事，如接收日人銀行，與法人談判金融問題，籌畫中越貨幣之兌換，解決東方匯理銀行之風潮，皆與越南及旅越華僑之經濟生活有極大關係。朱君是書以日記體裁寫成，共六卷，卷又分五六則至二十餘則，每事為一則。所記以越南財政金融狀況為主要，其它如法國帝國主義者之兇虐，越盟民族獨立運動之蓬勃、法越之衝突、與吾國接收軍人之不法行為，皆足反映勝利以來軍事外交之不良狀態。朱君復以從政餘暇，遊覽訪古，所歷有河內唐安南都護府舊址及越池雄王陵諸地，足為此日記篇幅增加趣味云。（愚）

## 日本半月

王芸生著。大公報叢書之一。三十六年六月上海大公報館出版。三加八四頁。定價八千元。

日本投降後一年半，中國記者團應盟軍之請，赴日視察。團員十人，此小冊作者王芸生君其一。一行於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上海飛東京，在日本共留十六日。王君先後寫有報告文字十二篇，載滬津渝三地大公報。此小冊則為彙印之單行本。

王君為名記者，其注意點不限於某一方面，於戰後日本之經濟、教育、文化、政治、社會各方情形，皆有透澈之觀察，以報導於讀者。各篇報告，在在足使吾人增加警惕。試拈數事以概其

餘。（一）日本天皇及天皇帝仍存在，仍陰為軍國主義之崇拜核心。試問吾國於此取何態度？（二）日本侵華戰犯仍多逍遙法外，我國不但未加嚴厲根究，反寬大為懷，馴使日本平民不滿我國之寬縱惡魔。（三）日本朝野上下竭力媚事盟軍，無所不至，此種偽裝面目，盟軍當局是否覺察？我國是否予以揭露？探何態度？（四）戰敗後之日本工業復興甚速，反觀勝利之我國，工業處處摧殘凋蔽。（五）戰後日本賠償工業設備，計劃拆遷等問題與技術人才，我國有無準備？（六）戰後日本教育，強迫義務教育由六年增高至九年，反觀吾國，文盲仍佔甚高之百分率，此種下一代之危機，國人作何感想？

國人於戰後日本。所認識甚感不充分，此小冊子可為療救認識不充之一種藥物。（愚）

## 人生採訪

蕭乾著。三十六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一加五二五頁。定價十五元。

著者蕭君，十數年前充大公報記者，二十八年為該報駐英訪員，歐洲停戰後始回國。蕭君所寫文字，多載大公報，久為讀者所知。是書即輯錄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國內外通訊稿十數篇而成。分上下兩部，上部國外，包括西歐、美洲、英倫、南洋；下部國內，包括海陸、嶺南、滇緬、湘黔、雁蕩、魯西、歸綏。寫作時間與編列次序，適成倒置。

撰寫新聞文字，忠實生動兩者為必要條件。蕭君是書各篇，就其旅行各地所得見聞，所接人物，所遇事件，把握描畫，不作公式化語，使讀者恍如親歷其境。其所記載，不雜個人好惡及政

治成見，而取超然立場，作客觀報導。忠實與生動兩條件。並已做到。所錄各篇文章，距今日久者已逾十年，近者亦一年以上，而蕭君所寫事迹，令讀者今日讀之，猶覺新鮮，不隨歲月推移而失去時間性，尤為可貴。蕭君是書前記自謂寫作時唯一企圖為褒善貶惡，為受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而感缺少者為時間防腐劑。筆者以為正因具此種正義感，然後纔能正視現實，能作忠實報導，能寫生動有氣力之文字；亦唯此種正義感纔是時間防腐劑。

各篇足令吾人警惕之處極多，舉其荦荦大者。西歐篇記德國法軍佔領區之腐敗與物資之缺乏，南洋篇記越南法殖民地官吏之虐政，足規法國政治及殖民政策之前途。美洲篇記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比喻為鷄尾酒大會，推測其將更寡頭化，今日思之，不幸言中。演編篇記修路工人之忍苦犧牲，不但可令讀者泣下，且使有心人對此數十百萬無名英雄抱無限愧意。湘黔篇記各地軍警檢查員之濫用威權，欺害行旅，令人髮指。海陸篇論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所要求者為自由，今日仍企求自由，所厭惡者為不兌現之標語口號。南洋篇論爭取華僑對政府之擁護在整頓國事，而不在虛偽之宣傳。凡此種種，願國人深思之！（壹）

## 社會教育行政

鍾靈秀編著。部定大學用書。三十六年四月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發行。一五加三五八頁。定價十一元。

社會教育行政，範圍廣泛。約而言之，凡在學校教育以外之一切教育事業與活動，悉可名之社會教育。計劃、執行、監察、與指導此項事業，則為社會教育行政之事。列舉其目，則民三十

二年十二月國府公布教育部組織法所規定社會教育司職掌，事項有十：家庭教育及補習教育，學校之辦理社會教育，低能及殘廢者之教育，文化團體之指導，民衆教育館，博物館及科學館，圖書館及文獻館，國民體育，音樂戲劇等美化教育，其它。於此之外，吾人尚應研究社會宗旨、目標、制度、及實施方針。本書編著者鍾君擔任教育部社教工作已十數年，並曾講授專校及訓練班多次，出其經驗，編著是書。取材豐贍，敘次有理。全書九章，除緒論外，分敘吾國社教行政沿革、現行制度、社教目標與制度、社會人員、經費、視導、法令、及今後應注意改進的實際問題。書中所列法令、章則、表格、統計甚多，皆富有參考價值。從事社教行政者，手此一編，庶幾知所遵循焉。

## 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政治參考地圖

金仲華編，朱育蓮繪。三十六年三月上海世界知識社出版。一〇〇頁。無定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戰事結束已逾兩載，遠東戰事結束亦將滿兩年，但以對德對日和約尚未簽訂，盟國間政見尚未一致，因而新的世界地圖亦未易確實繪出。在舊圖已不適用，新圖未易繪出之今日，金君此圖當然只可作為過渡時期之地圖看。金君於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版世界政治參考地圖，一九四四年在桂林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地圖，戰後兩圖皆早成陳迹。金君雖有志編一新圖，但因戰後局勢流動不定，屢改屢輟。此圖取材，止於一九四六年年底。一九四七年以後之新材料，有待再版補充。

此圖體例，每地圖一面（一幅或兩幅），即有文字說明一面與之對照，故地理形勢與歷史背景俱能表達。對於一般欲求瞭解

國際時事者，與學校史地政治各課師生，皆有幫助。地圖共六十一幅，說明凡五十節，分六章。第一章戰後世界形勢，第二章五強，第三章歐洲，第四章中東，第五章遠東，第六章美洲。一般地圖，大都以國別為主。金君此圖，半以政治地理及經濟地理上之問題為主，如第二章之戰後美國（說明美國勢力範圍），太平洋（說明美國之控制），英國戰略形勢的再部署（說明英國在地中海及近東之部署），第三章之多瑙河國際通航問題，第四章之中東石油戰諸圖皆是；而第一章各圖，如聯合國、託管制、原子彈、美蘇北極新形勢、南極爭奪戰、及世界石油關爭諸幅，則皆以世界政治經濟問題為主。金君此圖之特色，此其一也。（壹）

## 圖書編目法兩種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訂。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八加一三七頁。定價二元五角。

中文圖書編目法 樓雲林編。三十六年六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九加二二五頁。定價三元六角。

圖書館之目錄，目的在便利讀者即類求書，或就書名或就著者以尋檢。編目為圖書館重要工作之一部，執簡馭繁，貴有法則。編目之先，分類一步手續，尤為重要。近人所著關於分類法之專書，通行者不止一家，而專論編目，供圖書館工作人員應用者，願不多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因特編訂中文圖書編目規則，以資準繩。始於二十四年，稿凡數易，歷十年而成。規則分甲乙兩編：甲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適用於普通中文書籍，條列著錄書名、著者、出版、稽核、附注、互見等項須知之事二百餘條，並

舉示卡片目錄之定式。乙編分四篇，為善本書、期刊、地圖、及拓片之編目規則。其條例已見甲編普通書編目規則者不復贅列，第詳著善本、期刊、地圖、及拓本所應著錄之事項。編目法則，莫詳於此矣。

樓君書八章。首總論目錄之功用，目錄在圖書館中之地位，與目錄形式，目錄種類。次略述圖書分類。三四兩章論普通書編目及卡片目錄之寫製。現代圖書館目錄，書本式與卡片式相較，卡片式較為適用。是書專以一章討論卡片之寫製，與編目章皆條分剖析，復廣舉片例，詳明而不煩瑣，尤為本書之主要部分。五六七三章分論善本、方志、輿圖、年鑑、及期刊編目法。善本書籍或以年代古遠，或以印製精緻，流傳稀少，書值高昂，編製目錄，務求詳盡；方志以地為主，且為量繁重；輿圖有卷軸各式，著錄度藏，每不能與普通書籍同樣插架；期刊非同時出版，編輯內容，往往又不一貫。凡此諸種，其編目製卡，又須變通，不可拘泥普通書成法。是書分別論列，用意至密。末章述有關編目之參考書，臚列目錄學、校勘學、編目法、與查考書籍內容、版本、禁偽書、方志、叢書、撰人姓氏、別名室名、名人生卒年、年代、及地名之專著辭典索引，都一百三十三種。此百餘種皆為圖書館工作者所需常常翻檢參考之工具，亦為一般讀者治學所需之參考書也。（壹）

## 美國國會圖書館書目二種

Catalog of Books Represented by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Issued to July 31, 1942. Ann Arbor,  
Mich.: Edwards Bros. 167 vols. U S \$ 750.00

Cumulative Catalog of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ed Cards. Washington, D. C.: Card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Subscription for 1947, U S \$ 100.00

在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開始出版了一部鉅大無比的目錄，在去年方始完成。這就是愛德華茲石印公司在美國圖書館研究協會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及國會圖書館提倡與合作之下，利用國會圖書館全份著者卡片縮印成的書本式國會圖書館卡片書目，所收卡片截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國會圖書館的卡片已通行吾國各大圖書館，不必再為介紹。這部書本式目錄共一六七巨冊，約一〇七、〇〇〇面，誠然是一部煌煌巨著，但與存在國立北京大學的那一份原來卡片比較，擺列起來可整整占一間大屋子，則未免小巫比大巫，覺得這一六七巨冊實在方便太多了。查英法德各國在戰前皆在出版類似的目錄，因要重加編排或審核，然後付諸排印，所以事倍功半。英德的目錄印成的不到三分之一，法國的一部雖有數十年的歷史，印成的還不過三分之二，而前些字母的補編，將要和正編相等了。而美國則用現成目錄卡片來縮印，故得在短短數年中成功。

去年在目錄將要印成的時候，許多美國圖書館認為有印續編的必要。除了決定出一部五年補編外，威爾遜公司代表一部份圖書館公開徵求出一種累積式 (Cumulative) 的國會圖書館新編卡片書本式目錄，以利各館的參考與編目。其後國會圖書館決定由該館自己編印，每年出月刊九冊，累積季刊三冊，累積年刊一冊，已於一九四七年發行，定價每年美金壹百元。國內現已有收到者，為大四開本，每面分三行，每行平均收十二片，字縮得很小而頗清楚。三月份累積本共三三五面，一二、〇〇〇片左右。為節省篇幅及費用起見，月刊及季刊暫祇收每月編印的一九三九

年以後出版的新書目錄片，兼收一部份音樂及地圖目片，年刊則惟收全年所編的卡片。有了這種辦法，一般的圖書館，都可得到臨時參考的標準。

以上二種目錄之重要性，可以不言而喻，在我國西文書編目人才缺乏的時候，這二種書目更有用處。

近年國會圖書館編印的卡片，皆附有吾國通用的杜威十進號碼，尤較方便，惜價目甚高，不易購置。聞總書目將有數部贈送我國，但國會圖書館的累積式目錄，則是在自給自足條件下由政府核准出版的，所以必須訂購，吾國似可利用這幾種及其他目錄來組織一個「西文書編目中心」，以求解決國內各圖書館西文書編目的問題。再愛德華茲公司，另外影印有大英博物院舊書目 (British Museum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1881—1900) 共五八冊，約五三、〇〇〇面，定價美金四〇〇元，該公司另外印行戰爭期間歐洲敵國出版的重要理工類書籍、雜誌等數百種，價目較原來的便宜，也是吾國各圖書館所應歡迎的。(剛)

## 中國當代經濟問題英文著述目錄

China: A Selected List of References 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參考股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General Reference and Bibliography Division) Helen F. Connor 編

一九四五年油印本，共一〇二頁 非賣品

是書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參考股所編特種目錄之一，包括近二



十年來西文中有關中國經濟情形及政策之專著與雜誌論文篇目。其所根據，除國會圖書館收藏外，兼及近十年內出版雜誌索引及有關中國圖書中之文獻目錄。故所收以英文著述篇目為主，德法文字者僅偶一見之。所收著述篇目分：(一)文獻目錄，(二)參考書籍，(三)通論，(四)地理地質與資源，(五)農業，(六)土壤水利，(七)交通，(八)科學工程，(九)財政金融，(十)社會狀況，(十一)共產區域，(十二)區域地理等十二編排列，每編之下復分若干類，如工業類置於科學工程編之下，人口類置於社會狀況編之下等。每類中所收篇目復依作者姓氏字母先後排列。書末附有分類索引與著者索引。

是目所收就英文著述而言，可稱翔備，然亦間有遺漏，如 H. D. Fong: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Tientsin, 1934. D. K. Lien: *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 Shanghai, 1940. 皆未錄入。近十年內歐陸遍地烽火，德法文中有關中國著述固屬寥寥可數，然在十年以前亦屬不少，如 University of Kiel 出版之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中每有佳作，編者對此過於忽略，實一缺憾。其次篇目分類亦欠妥當。上述置人口一類於社會情況編內尚有可說，置工業於科學工程之下，實乖體例；至於區域地理 (Regions) 另立一編不置於地理與資源編內，亦屬令人非解者也。(陳振漢)

## 中國古代婦女之地位 (列女傳英譯本)

The Position of Woman in Early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eh Nü Chuan, 'The Biographies of Eminent Chinese Women'

美國郝繼隆 (Albert R. O'Hara) 譯述 一九四五年美國公教大學出版。  
全書三〇一面，內容分

自序 導言

上篇 列女傳八卷

下篇 中國古代婦女地位之估計

第一章 由其他材料觀中國古代婦女之地位

第二章 由列女傳中材料觀中國古代婦女之地位

漢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清阮福摹刊宋本列女傳跋引)據此列女傳一書，實爲向歆父子所共同編校。顏之推以傳中之「頌」爲劉歆所作，非無故也。惟書僅七篇，今本第八卷有續傳二十人，並無「頌」，則爲後人所續也。劉氏所序列女傳凡一百五人(與續傳合計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所收著名婦女，上起神話時代，下至西漢，由農民階級以至貴族后妃，無不入錄。書中分爲七類，卽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孽嬖也。書中不特採取賢良女性，卽亡國敗家之淫惡婦女，亦錄入孽嬖傳中，以收勸善懲惡之效。此則與後世史傳方志中列女傳，專收貞節烈女者異趣矣。

其書爲古代宮闈及普通婦女讀物；然至今已漸爲時代所淘汰。不特摩登女性以爲不值一顧，卽所謂學者專家，亦不肯加以研究。今試閱傳中婦女如楚昭貞姜，因使者忘持其符，願留漸臺之上爲大水淹斃，未免迂腐不盡人情。然如孟母之教子，名高千古；緹縈之救父，漢帝爲除肉刑(鑿顛、抽脅、刖足等)；齊田穰母不貪無義之財；陶答子妻勸夫毋肥身家以速禍；魯漆室女憂魯國將亂，衷心如焚；息夫人與蓋將之妻，不願爲俘虜，偷生於敵



國異族統治之下，均自殺而死，並勸其夫亦自殺，其愛國之誠，尤可欽佩。書中所列若此者甚多；無一不可為現代婦女之模範。蓋真理常新，國家社會之需賢明仁智之女性，固無分古今也。

西人治學喜利用科學方法，作為歸納之研究；然若客觀材料不足或不真時，則其所得結論，往往失之偏頗謬誤。其研究中國婦女問題也亦然。西方人想像以為中國婦女不過為富有男子之玩物，或貧苦男性之奴隸。然今據郝繼隆氏研究列女傳所得，則中國古代婦女在家庭內外有各種自由，在社會政治上有時且佔重要位置，非如一般人所想像之低下也。蓋晉文公而無齊姜，則老死於齊耳。齊宣王以極醜無雙之鍾離春（無鹽邑之女）為皇后，而國大安。楚史書亦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是則一女子而可以左右一國之命運矣！

本書為譯者之博士論文。其所據者為清代道光重刊宋本與清郝懿行妻王照圓列女傳補注本。其翻譯力主與原文接近，大致尚稱成功。傳末之頌，如詩之四言，今所譯者改為散文，非四字句，與頌贊之本來面目，不甚相合。傳末引詩採用 Arthur Waley 之詩經譯本 (The Book of Songs)。惟劉氏漢之大儒，故本書文詞與麗，又加以兩千年來鈔寫刊刻之關係，不免有誤謬難通之處。此於紀元以前之中國古書莫不皆然，故翻譯時不免發生困難。然亦有譯者未能了解文義而誤者，如原書第一五三「齊管妾媵」條中有云 His concubine, Ching, entered [his room] and said,..... 此譯「其妾媵進曰」，為「其妾媵進室而曰」，entered his room 三字，本欲合於原文，不知加入此三字，反為畫蛇添足。蓋「進曰」即進言之意，非必進室而後言也。又下文云：「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今譯為 Thereupon Kuan Chung knelt upon his mat and thanked her saying, "Please tell me

the meaning of this matter....." 此為管仲聽其妾一番宏論之後，乃改變其前此「非汝所知」之輕視態度，而加欽佩，並願將其五日不朝，而有憂色之故，自動告知其妾，故曰「吾請語子其故」，非謂請其妾告知其五日不朝之原因也。其妾不明其故，故曾有一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之問。若已知之，何必詢問？今此句譯文，與下文文氣顯不相接，蓋由譯者誤解「吾請語子其故」為「吾請語子其故」。一字顛倒，意義完全相反也。故此句殊應改譯為 "Please let me tell you the meaning of this matter."

余無暇詳細核對全書，疵謬若此者，他卷中恐亦不免，亦可見翻譯事業之不易矣。又直隸省早已改為河北，而書中仍作直隸。可見譯者雖曾居華八年，而對於我國情形殊多隔膜。然而全書八卷，文字艱深，翻譯非易，尤非一般留學生所願從事。今郝繼隆氏以一外國人，獨奮勇自任，為此困難之工作，雖得國人陳受康博士之協助，而其精神毅力，實令吾人欽佩。將此富有社會學價值之材料，介紹於西方人，藉以掃除西人過去對於中國婦女問題之誤解，而對於中國古代婦女之生活與地位予以新的估價與認識，其貢獻大矣！

列女傳圖，漢代即有繪於屏風牆垣者。今本列女傳亦有繪圖，有稱晉顧虎頭繪者，有稱明仇十洲繪者。此譯本有文無圖，殊為美中不足。再版之時甚望能將顧氏繪圖補入，以增高其價值而成完書焉。（滌瞻）

書此既竟，聞丁君匯川言，居平德國馬丁 (Martin) 女士數年前曾翻譯列女傳為德文，並已發表。惜余未諳德文，不知其所譯較郝氏為何如也。又此文草成蒙王有三先生代為探詢譯者之中國姓名，承以譯者名片一紙見示，Rev. Albert

R. O'Hara S. J. 正名為「郝繼隆」，銜為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系教授。方知譯者近執教南京中大。

因記於附此。

## 期刊介紹

### 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彙報（季刊）

第一卷第一·二期

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編刊。三十六年三月、六月該所出版。第一期七九頁，第二期九〇頁及圖版三頁。定價每卷國內四萬元，國外美金五元；每期國內一萬二千元，國外美金一元二角五分。郵費在內。

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於三十三年分爲動植兩所，植物所初設於重慶附近之北碚，二十五年夏復員，遷設上海岳陽路。雖在困難環境之下，研究工作，頗爲積極。本年三月間，該所創刊植物學彙報，年出四期，刊載同人研究之心得，皆原著論文。爲便利國內外讀者計，發表文字概用英文。第一期刊有論文八篇：裴鑑川康經濟植物錄，金成忠在硫酸錳生長素及秋水仙精等各溶液中發芽小麥種子之醣類變化，鄧叔羣中國黏菌及真菌補遺，饒欽止昆明之輪藻，何天相廣東木樨屬植物，饒欽止皺囊藻（新屬）之研究，饒欽止中國淡水藻類之研究（十四）甘肅之淡水藻，黎尙豪北粵藍綠藻之新屬新種。第二期刊有論文十篇：饒欽止中國淡水藻類之研究（十五）廣西之間生藻科及星綠藻科，饒欽止黎尙豪饒氏無節藻小誌，饒欽止黎功德棘鞘藻新屬及種，饒欽止雲南水綠藻新種，裴鑑中國東部之三白草科及金粟蘭科植物，裴鑑中國植物拾零，錢崇澍梨果檀香屬之一新種，周太炎紅

豆發芽之觀察，王伏雄油杉後期胚胎發育，劉玉壺華東裸子植物誌。（愚）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第一·二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三十六年三月、六月該館出版，上海開明書店發行。每期約七八十頁。定價每期四元五角，加成出售。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出期刊，戰前有學觚，戰時有圖書月刊，皆以評介圖書，傳播學術消息爲職志，頗爲讀者所稱譽。學觚停刊於抗戰軍興，圖書月刊停刊於復員還都。復員以來，該館積極謀復刊，因改出館刊及英文文本書林季刊兩種，皆年出四期。書林季刊已於三十五年秋間問世。館刊體例，略仍圖書月刊之舊。內容分論著、新書介紹、文化消息、及書目各欄。論著以有關圖書及目錄版本之文字爲主；介紹則評介近年國內新出書籍，以供購者讀者之參考抉擇；消息則以通國內外學術界之聲氣，且不限圖書館事業；書目則刊布該館入藏新書及刊物。第二號增書評及附錄兩欄，暫刪文化消息。

兩期論著，第一號六篇，較重要者有賀昌羣世說新語札記，此篇爲賀君世說札記諸篇之一，專考塵尾。塵尾爲魏晉六朝清談人物所用物具，後世人多不詳其形制。賀君就舊書所記與雲岡敦煌造象及日本所存遺物，考塵尾形制與其用途。塵尾雖爲區區之

物，惟關係當時思想匪細。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總目敘錄，姜君摹錄巴黎柏林倫敦諸處所藏敦煌韻書，輯為韻輯，釐為字部九卷，論部十卷，譜部五卷。此文敘述摹輯經過。屈萬里漢石經周易為梁丘氏本考，據漢熹平石經蒙卦至比卦殘字考定熹平石經為梁丘氏本無疑。第二號五篇，較重要者為吳庠南宋書棚本江湖羣賢小集記略一文；述是集家數，收藏家收藏源流，兼辨朱彝尊跋文為偽作。是集已由中央圖書館購藏，亦快事也。

兩期新書介紹各十七篇，頗多佳作。第二期書評兩篇尤其精彩。第二期附錄海鹽朱邊先先生（希祖）著作目錄，著錄朱氏著述四十餘種，極瞻詳。（毓）

## 書林季刊 (Philobibli n)

第一、二、三期，一九四六年六、九、十二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售價不定。

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圖書館在渝曾創辦中文「圖書月刊」一種，嗣因故停頓。該館復員返京後，最近發行期刊一種，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一期業於今年春季出版。

該館除中文期刊外，自去年六月起又聘錢鍾書教授主編英文季刊一種，名為「書林季刊」(Philobibli 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年出四期，現已出至第三期。

該刊所載文字略分為論著 (Articles)，書評 (Critical Notices)，書刊簡介 (Abstracts)，新書出版目錄，及官書目錄。

近三期該誌所刊論著有周傳儒的「甲骨文字的研究」(The Study of Inscription on the Oracle Bones, Translated by A. J. Schwarz)，李玄伯的「古代中國社會與現代初民社會」(An-

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Modern Primitive Society, Translated by Kasten L. Chang)。數年前李君曾有「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一書問世，最近李君對於前書所觸及之問題又獲得若干新意見，因撰此文，特交該刊發表。

第三期刊有英國學者斯倍丁氏 (K. J. Spalding) 的「古代中國哲學之精神」(The Spiri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斯氏撰有「中國三大思想家——墨子、莊子、荀子」(Three Chinese Thinkers) 一書，本文係摘此書而成。斯氏曾在英國各大學主講哲學、論理學，現任牛津大學布瑞諾斯學院 (Brasenose College) 研究員，並由我國立中央圖書館聘為通訊研究員。斯氏此文之前有該館館長蔣復聰氏的序言「東方文化的理解」(Orientation towards the Orient)。

書評一欄，第一期刊有錢鍾書論裴化行神父 (R. P. Henri Bernard) 的「Le Pere Mathieu Ricci et la Societe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1—1610」一書。此書於一九三七年由天津出版，共二卷。民國三十二年王昌祖曾譯成中文，名為「利瑪竇司鐸和當代社會」，由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分為二冊，列為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出版品。

第二期書評欄有錢鍾書論美國學者拉托瑞德 (K. S. Latourette) 的「中國通史」(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本書初版發行於一九三四年，錢氏所評為修訂第三版，一九四六年紐約麥美倫公司出版。拉氏此書問世後，頗受中外人士推崇，錢氏認為本書關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分析甚為精闢，但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和解說多有不足與不當之處。

書刊簡介欄，近三期有玄覽堂叢書三十二種，明季史料叢書二十種，長樂鄭氏彙印傳奇六種及他書的介紹。

## 歷史社會季刊（創刊號）

大夏大學歷史社會季刊編輯委員會編。三十六年三月上  
海大夏大學歷史社會研究部發行。一二〇頁。定價四千  
元。

大夏大學歷史社會研究部創始於二十三年。抗戰軍興，由上  
海內遷至貴陽，工作着重於苗胞生活調查。復員以後，該部同人  
因就平日研究成績，發行歷史社會季刊，公諸社會。是刊內容，  
以有關歷史社會兩門之學術論著為範圍，分論著、書評、社會調  
查、及研究資料等欄。

創刊號載有論著十篇、書評二篇、社會調查一篇、研究資料  
九則。重要論著有吳澤龍山小屯仰韶文化與夏殷民族淵源考，張  
漢光我國邊疆人口的兩個嚴重問題（人口續減及性比例不均），  
陳友偉從黔省苗胞婚姻習俗看中國史前婚姻形態，及劉毓松水滸  
傳的社會思想研究各篇。吳澤霖張少微陳國鈞之貴州惠水縣鄉土  
教材調查報告及研究資料各則，頗多有關西南苗胞生活之資料，  
其重要有時不減於論著各文也。（愚）

## 現代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現代學報社編輯。三十六年一月南京該社出版，獨立出  
版社總經售。一一八頁。無定價。

是刊為綜合性學術刊物，月出一期。執筆者多為學術界人  
士，旨在藉此刊物策勵研究工作。本期創刊號，刊載論文九篇，  
文藝一篇。述其主要各篇內容如次：陳願遠中國史上之天治觀念

與民本政治一文，大旨謂天治觀念在吾國史上佔有長久時間，而  
歸宿在民本思想。天治觀念之勢力一日存在，即為「政自民出」  
之民治思想之阻礙。若謂過去之民本思想即今日之民主觀念，以  
一概其全者，非也。民本政治重在「民為邦本」之「民有」與  
「政在養民」之「民享」二端，而「政由民出」之「民治」則付缺  
如。董作賓漢簡永元六年歷譜考，補正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之訛  
誤，說明舊曆術中建除之來源與神煞迷信之無稽。羅爾綱太平天  
國女營考太平天國東北王內訌考二文，一考女營成立原因、其編  
制、任務、及解散經過，並論其不近人情故扞格不通；一考楊秀  
清韋昌輝內訌原因及經過。楊韋內訌乃太平天國史上一大變事，  
牽涉極廣，影響天國衰亡。羅君以上兩文為其所著太平天國史考  
證集中之兩篇，全書待刊。（意）

## 學原（第一卷第一，二期）

學原社編輯發行。三十六年五月、六月出版。上海商務  
印書館印刷經售。每期約一〇〇頁，定價四元。

是刊為純學術性月刊，範圍包括哲學、史學、文學、及社會  
科學。已出兩期，每期載論著九篇，書評一篇。第一期重要文字  
有柳詒徵中國禮俗史發凡、金毓黻國史商例、及朱光潛詩的實質  
與形式各篇。柳文大旨謂三禮為禮俗史之祖，各地禮俗史實又多  
見於史志，故治禮俗史者不可不讀經史。禮俗界限，極難畫分，治  
史者宜觀其相互演變之迹。柳君又謂禮之函義為秩敘。又謂禮與  
儀有別。至吾國習俗之優點，柳君略舉四事：一任恤、二忠信、  
三明理、四尚文。金文論修民國史，宜仿前代正史，具備諸體，  
且別立錄，以紀大事，並先成長編，以免散佚。文末附擬目，擬

有紀、錄(凡六)、傳(專傳、類傳凡十二)、志(凡二十)、表(凡六)之目。金君於民國史之何者宜因襲前史，何者宜變革，均略有解說。朱文以四人對話之方式討論詩之形式與實質，及實質形式一貫之問題。

第二期重要文字有繆鳳林與某君論古史書，駁斥時人之懷疑夏代有無者。繆君徵引古籍，證明夏及禹必有，且論古籍之可信。(愚)

## 人文(復刊第一卷第一期)

人文社編輯。三十六年四月上海該社出版。三九加三七頁。定價五千元。

人文月刊以十九年創刊。至二十六年底停刊。該刊向以現代史料為中心，多敘述，少議論。淪陷期間，該社所藏有關抗日圖書史料，遭敵人捆載而去；勝利以後，有待於繼續蒐集整理。月刊向有大事類表及雜誌日報要目索引之編製，甚便學者參考。最近復刊，暫改年出四期。第一期載有下列各篇：蔣維喬民元前後見聞錄，凡記事六則，皆有關於民元前後教育文化。人文社編民國以來大事類表之一——辛亥革命之際月表，首有張一麐遺著序言。黃炎培一甲記及蔣維喬續一甲記兩文，敘人文社創立至最近情況。民國三十六年大事類表(一至三月)，據上海三種日報選輯，分黨政、經濟、外交、軍事、其他、及國際六類。最近雜誌日報要目索引，選錄雜誌日報凡六十餘種，分類仍昔時月刊舊貫云。(愚)

附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雲南碑目初編

范騰端

〔漢〕孟孝琚碑（分書 據黃騰考為建武十二年丙申 在昭通風池書院）

〔晉〕龔寶子碑（正書 大享四年四月上旬立 在曲靖武侯祠）  
祥光殘石（分書 在陸涼三仁里 李根源氏目列入晉刻石）

〔宋〕龔龍顏碑（龔道慶作文 正書 大明二年戊戌九月上旬壬子朔 碑陰龔道文等題名 在陸涼貞元堡）

〔唐〕王仁求碑（成都閭丘均文 子善寶正書 聖曆元年正月十七日 在安甯石椿村）

南詔德化頌碑（鄭回撰 杜光庭正書 贊普鍾南國大詔十四年當 唐代宗永泰元年 碑陰鄭忠等銜名 在大理草帽街）

觀世音像（吳道子畫 在昆明圓通寺見吳世芬及李印泉箸錄）  
大理增輒款識（梵文 據阮福考為唐刻 在大理）

〔宋〕段氏三十七部會盟碑（行書 明政三年辛未當宋太祖開寶四年 在曲靖縣城聚奎閣）

南詔地藏寺梵字塔幢（布燮袁豆光造 段進全述文 無年月 八 面刻 先經後記均正書 在昆明古幢公園）

〔元〕剏建金沙山寶嚴寺記（釋普祥撰 釋覺慧正書 前至元十五年良 月望日 在晉寧）  
妙應蘭若塔記（趙政惠撰 正書 元貞元年五月十三日 在昆明 海源寺）  
大勝寺脩造記（奉薛禪皇帝聖旨剏立 書人名泐 正書 大德三 年十月旦日 在晉寧）  
世祖平雲南碑（程文海文 正書 大德八年三月 在大理城西三 里）  
雄辯法師大寂塔銘（比丘玄堅等立石 正書 至大三年五月二十 八日 在昆明玉案山）  
崇聖寺聖旨碑（正書 豬兒年閏七月初五日即至大四年 在大理）  
建幢追薦慈考趙氏記（正書 咒梵字 皇慶二年七月十三日 在 嵩明楊林）  
無照鑑禪師行業碑（趙世延撰 楊耀卿正書 延祐二年佛成道日 在昆明西山太華寺）



筇竹寺賜藏經聖旨碑（漢蒙兩體書 篆文在碑陰 龍兒年四月二

十三日即延祐三年 在昆明）

重脩東嶽廟碑記（汝南石可大撰并正書 延祐三年 在昆明）

佛頂尊勝寶塔記（楊護公撰 李般若等造 記正書 咒梵字 泰

定元年甲子四月 在昆明昆華圖書館）

太華山佛巖寺常住田碑記（僧湧海等立 正書 泰定二年中呂月

上浣 在昆明西山）

崇聖寺碑銘（參政李道源撰 僧圓護行書 泰定二年六月 在大

理）

提舉杜昌海墓志（張政撰 楊順正書 泰定二年八月 兩側張禾

梵字 施羅尼神咒 在大理）

勸建妙湛寺碑記（沙門普祥撰 元統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清嘉慶

十一年文鴻書行書此記重刻 在昆明官渡）

啓建華亭山圓覺寺碑（參政述律杰撰 右丞散散正書 至正四年

季冬佛成道日 清道光十一年恆明重摹 在昆明西山）

重脩大勝寺碑銘并序（述律杰撰 許紹祖行書 至正青龍歲在闕

逢困難 在晉寧）

元通禪師行實塔銘（述律杰撰 散散正書 卜顏篆額 至正十年

正月上元之日 清道光十八年重摹 在昆明西山）

五願誓碑（僧崇照正書 至正十一年四月結制日 在晉寧盤龍山）

玉案山雪菴宗主塔銘（述律杰撰 顏德明行書 洪士蘭正書額

至正十六年十月 在昆明）

清河郡釋明護墓志（滇城尹具瞻撰并正書 至正二十一年三月

在昆明石鼻村）

重脩開山祖師舍利塔並行業記（弟子尹具瞻撰 正書 至正二十

二年三月 在昆明石鼻村）

盤龍菴大覺禪師塔銘（沙門慶源撰 滇海何秋崖行書 至正壬子

夏四月良日有陰 按壬子爲明洪武五年是時滇猶未奉正朔 在

晉寧）

佛頂尊勝施羅尼神咒幢 咒梵字 題字年月正書 宣光七年 在

大理）

〔明〕

具足禪院記（渭北張統撰 邵陽支森正書 洪武二十一年孟夏二

十有一日 在晉寧）

馬哈只墓志銘（李至剛撰 正書篆額 永樂三年端陽日 在昆陽

和代村）

方玉妻鄭氏墓志並蓋（夫方玉正書 永樂九年 新出土 在昆明）

崇寶山正覺寺碑記（商巖張通撰 永川龍鞏正書 宣德四年己酉

六月望日 在昆明）

重脩海源寺記（閩中陳遜撰 盱江賴巽正書 宣德八年癸丑四月

甲申朔 在昆明）

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記（昆明郭文撰 海昌居廣正書 宣德九年甲

寅春三月 在昆明）

重脩盤龍寺記（京口王豫撰 正書 正統十一年七月既望 在晉

寧）

三靈廟記（楊安道正書并篆額 景泰元年秋菊月下浣 在大理喜

洲）

龍泉觀長春真人祠記（廬陵陳循撰 三山趙榮正書 景泰七年春

三月初吉 在昆明黑龍潭）

鎮守雲南太監羅珪墓志（蘭陵張凌雲撰 正書 清乾隆五十一年

摹刻 在昆明官渡 按羅珪景泰間鎮雲南故次於此）

新建妙湛寺塔銘并頌（郭文撰銘 陳謙撰頌 正書 天順二年戊

寅二月 凡三石第三石刻經梵字 在昆明官渡

重脩官渡法定寺記（吳興楊勉撰 郡庠生楊敦正書 天順二年八月 在昆明官渡）

勅賜華亭山大圓覺寺聖旨碑（禮部頒給 正書 天順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在昆明西山）

勅賜華亭寺碑記（泰和陳宜撰 東魯李春正書 天順六年臘月八日 在昆明西山）

重脩普賢寺記（錢唐季琮撰 鄱陽洪潤正書 成化元年乙酉孟春 在昆明碧雞山）

重脩慈雲山清淨寺碑記（比丘福彝撰并正書 成化三年正月良日 在昆明）

關王廟碑記（蘭茂撰 劉璽正書 成化四年春暮 在嵩明楊林）

太華寺菴登常住莊田碑（僧道顯等立 正書 成化五年八月 在昆明）

重脩圓通寺碑記（武林平宜撰 海昌居誼正書 成化十一年五月 在昆明）

龍泉觀通妙真人祠堂記（商輅撰 華容程萬里正書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 在昆明黑龍潭）

重建石鼻村彌勒院記（五華退隱雪谷撰 正書 成化十六年九月 既望 在昆明）

無邊海禪師塔銘（沙門古庭撰 徒孫了純正書 弘治二年秋菊月上浣 在昆明碧雞山）

無邊海禪師靈骨塔記（狄昶撰 比丘了純正書 弘治二年秋月良旦 在昆明碧雞山文殊巖）

重脩羅漢山妙定寺碑記（昆明施銓撰 正書 弘治九年二月望日 在昆明碧雞山）

文林郎王公墓志並蓋（撰書者名氏泐 正書篆蓋 正德八年十月初三日 在晉寧）

勅賜報恩寺奏疏（巡撫何孟春題奏 正書 正德十三年八月望 在昆明）

太華寺新生旬戶莊邑數目碑（僧道顯等立 正書 正德十五年八月 在昆明西山）

重脩普照寺記（知州吳汝諧撰 學正閱寬正書 嘉靖九年仲冬望日 在昆明）

盤龍寺新建兩廊碑記（郡人孫鰲撰 正書 嘉靖十三年春二月望日 在晉寧）

松風菴記（新都楊慎撰 正書 嘉靖十五年九月十八日 在昆陽）

贈唐佐文林郎勅命碑（正書 嘉靖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一日 在晉寧）

貴州石阡府知府黃敏才墓表（門生閔如霖撰 行書 嘉靖十七年八月 清乾隆三十五年重摹 在晉寧）

翼齋先生唐君暨配朱氏墓表（高陵呂柟撰 正書 嘉靖十九年十月初一日 在晉寧）

新親王皇帝閣碑記（郡人張潔撰 正書 嘉靖二十二年仲冬 在晉寧）

盤龍寺清常住田記（知州蜀人張模撰 正書 嘉靖二十三年甲寅仲春 在晉寧）

大觀堂脩造記（郡人李元陽撰并行書 成都楊慎篆額 嘉靖二十五年孟秋 在大理）

壽親山寺詩刻（段承恩撰并正書 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八日 在晉寧盤龍寺）

重脩紫金臺殿廊碑記（州人傅良舉撰 楊本高正書並額 嘉靖三

十九年仲冬月 在晉寧盤龍山)

盤龍萬松羅漢諸寺詩刻(清江龔一鵬撰并草書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在晉寧盤龍山)

萬山太守諸寺詩次韻(段承恩撰并草書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八日 在晉寧盤龍山)

在晉寧盤龍山)

重脩金沙山寶嚴寺記(趙策撰 正書 嘉靖四十四年仲春 在晉寧)

寧)

盤龍寺重建三祖禪院記(郡人黃明良撰 黃明翊分書 萬曆六年秋七月朔日 在晉寧)

秋七月朔日 在晉寧)

登盤龍山紀事詩(巡按劉維撰并行書 萬曆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晉寧)

在晉寧)

登盤龍山記(川南李文績撰 正書 萬曆八年春三月 在晉寧)

側室李氏墓記(主人內江蕭衡撰 正書 萬曆十一年正月望日 在昆明)

在昆明)

妙湛寺常住田畝碑記(僧興揚等立石 萬曆十二年九月 碑陰載置田畝數目與碑陽均正書 在昆明官渡)

置田畝數目與碑陽均正書 在昆明官渡)

重脩碧雞山華亭寺記(閩蒲中方沆撰 正書 萬曆十七年春三月 在昆明)

在昆明)

晉寧州鄉賢祠記(知州李枚撰 行書 萬曆十七年中元吉日 在晉寧)

晉寧)

晉寧州題名記(知州宋述祖撰 正書 萬曆二十三年孟秋 在晉寧州署)

寧州署)

重脩仙鶴寺大殿記(知州孫應軫撰 正書 萬曆二十五年季春 在晉寧)

在晉寧)

重建武安王廟碑記(黔國公沐昌祚撰 正書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朔 碑陰清康熙三十五年王繼文撰并草書關夫子廟記 在昆明)

碑陰清康熙三十五年王繼文撰并草書關夫子廟記 在昆明)

重脩彌勒寺記(釋寶林撰 釋真永正書 萬曆二十六年仲秋 在昆明石鼻村)

昆明石鼻村)

接引殿垂久常住田畝碑(正書 萬曆二十七年仲春 在晉寧盤龍寺)

寺)

松華壩報恩寺碑銘(郡人朱運昌撰 臨海俱祺正書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孟秋 在昆明)

年己亥孟秋 在昆明)

菜齋禪師行銘(郡人李口相撰并正書 萬曆二十七年仲冬月 在昆明官渡)

昆明官渡)

正治卿雪屏趙氏合宗墓表(郡人胡桐撰并正書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七月 在昆明松華壩)

丑七月 在昆明松華壩)

重脩華亭寺記(昆明張元卿撰 邑人朱運昌正書 萬曆二十九年仲秋 在昆明西山)

仲秋 在昆明西山)

玄天閣常住田碑(道士霍守元立 正書 萬曆三十年十月 在晉寧)

寧)

報恩寺常住田畝帖文(趙堯忠立 正書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在昆明松華壩)

日 在昆明松華壩)

報恩寺黔國公諭刻(趙堯忠立 正書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在昆明松華壩)

在昆明松華壩)

建寶華後殿記(昆明李學詩正書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在嵩明楊林)

嵩明楊林)

脩建彌勒樓碑記(郭斗撰 正書 萬曆四十年春王月 在昆明碧雞山)

雞山)

海涯寺彌勒殿記(驛陽胡桐撰文 正書 萬曆四十年孟冬 在昆明)

明)

忒利宮碑記(張瑞琳正書 萬曆四十二年季春 在晉寧)

華嚴閣經久田畝碑記(僧祖道立 正書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

一日 在晉寧盤龍寺

報恩寺常住田畝山場碑記（正書 萬曆四十二年十月 在昆明松

華壩）

羅漢山新建觀音閣碑記（王元翰撰 施堯口正書 萬曆四十四年

仲春 在昆明）

五願誓戒碑（王元翰行書堅石 無年月 在晉寧盤龍寺）

玉案山筇竹寺供奉藏經記（昆明金本高撰 正書 萬曆四十八年

孟秋上澣 在昆明）

自證菴常住田記（郡人劉文徵撰 正書 天啓二年丙寅春日 碑

下截清康熙四十九年買田記 在昆明張家寺）

寶華菴碑記（郡人蘇九河撰 邵良翰正書 天啓二年七月 在晉

寧）

伽藍監察買田碑記（僧性純等立 正書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在晉寧）

自證菴記（郡人劉文徵撰 正書 天啓四年丙寅孟春 在昆明松

華壩）

重修太華寺并常住田碑記（劉文徵撰 孟恕義正書 天啓五年孟

春 在昆明）

重建龍泉觀玉皇殿碑記（黔國公沐天波撰 正書 崇禎二年仲夏

上澣 碑陰崇禎六年龍王廟常住田記 在昆明黑龍潭）

雲南府水利同知奉三堂批示（正書 崇禎八年三月 在昆明官渡）

羅漢山大殿常住碑記（正書 崇禎十年閏四月 在昆明）

晉寧文廟捐建題名碑記（生員楊萬春等立 正書 崇禎十一年仲

春之望 在晉寧）

重修普賢寺常住記（郡人傅宗龍撰 釋書藏正書 崇禎十二年己

卯仲春 在昆明碧雞山）

重修崇寶山正覺寺記（傅宗龍撰 陳璽玉正書 崇禎十二年己卯

季冬朔日 在昆明）

西山題字摩崖（傅宗龍草書 無年月 在昆明）

寶華山募置常住田碑記（楊兆口撰 正書 崇禎十五年暮春朔口

日 在嵩明楊林）

晉寧州重建學宮記（宋光祖撰 王圖一正書 永曆五年孟春 在

晉寧）

封大慧禪師勅命碑（將軍劉崇貴等立石 正書 永曆十二年五月

在晉寧）

晉寧州鼎建樞星門碑記（汪蛟撰 李經世正書 永曆十二年孟冬

在晉寧）

三祖殿常住田碑記（比丘圓富等立 正書 無年月 在晉寧）

李威侯名官記並忠烈明惠夫人廟記（正書 無年月 在晉寧）

山花祠記（正書 俗謂為民家語碑又傳為楊升菴遊戲之作殆為明

刻）

蒲草田苗文（其字剝泐難辨似象形一類文字傳為明刻）

千峯寒色四字（釋擔當草書 無年月 在晉寧萬松寺）

趣冷人間四字（釋擔當草書 無年月 在晉寧萬松寺）

薛大觀一門完節紀事（正書 年月已損當為明末刻石 在昆明黑

龍潭薛祠）

〔清〕

盤龍寺建立郡太守謝公德政碑（郡人門生唐績撰 正書 順治

十三年孟秋月 在晉寧）

賜法界寺講經薄曉詩（聖祖御製并行書 無年月 在昆明西山）

重修筇竹寺記（大梁李光座撰 郡人丁炳南正書 康熙元年壬寅

仲夏 在昆明）

萬壽寺重修碑記（里人孫光大撰并正書 康熙五年菊月 在嵩明楊林）

重脩圓通寺殘碑（撰書人名氏損 草書 康熙八年嘉平既望 在昆明）

雲南趙鹽法道德政碑（知州李子實等立 正書 康熙十年三月 在嵩明楊林）

重脩白蓮塘碑記（郡人丁熾南撰 曾世楫正書 僞周二年仲冬即 康熙十三年 在昆陽）

重脩盤龍山元和宮碑記（郡人徐日明撰 王圖一正書 康熙二十二年季夏中澣 在晉寧）

重脩楊林關夫子廟碑記（總督蔡毓榮撰 孫光大正書 康熙二十有六年正陽月）

太華紀勝碑（瀋陽范承勳撰并行書 康熙二十六年嘉平月 在昆明西山）

楊升菴先生祠堂落成詩（許弘勳撰并行書 康熙二十八年仲夏 在昆明）

楊莊介公祠置田碑（昆明縣知縣張世奇立石 行書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在昆明）

楊升菴先生祠堂落成記（范承勳撰并行書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既望 在昆明）

楊莊介公遺像贊（范承勳撰并行書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 在昆明）

唐懷素和尚詩刻（草書 范承勳摹刻 康熙二十八年 在昆明）

大觀帖一列（范承勳重摹 其中爲王羲之畫像及其草書又智永正書黃庭經雖無刻石年月當與前刻同時之作）

升菴先生祠堂記（宛平王照撰 昆明周兆瑛正書 康熙二十九年仲冬有二日 在昆明）

碧曉書院詩殘石（撰書人名氏及年月均損詩中有稱述范許諸公建祠語想與范許諸刻同時故附於此 在昆明楊升菴先生祠）

按察司題名碑記（東海許弘勳撰并草書 康熙三十年正月上元之吉 在昆明臬司署）

蘭先生祠堂記（東武李澄中撰 正書 康熙三十年十月五日 在嵩明楊林）

蘭先生故里碑（朱雲立 袁履青正書 康熙間刻石 在嵩明楊林）

重脩黑龍廟碑記（知政張毓碧撰并行書 康熙三十二年孟秋下浣 在昆明黑龍潭）

龍泉觀新建龍王廟常住田畝碑（正書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 在昆明黑龍潭）

重脩妙湛寺塔記（知縣羅國珍撰并行書 康熙三十五年蘭月 在昆明官渡）

續建曇華寺碑（王繼文撰并草書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長至 在昆明）

重脩南山寺碑（王繼文撰并草書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長至 在昆明）

萬佛山募建福清戒壇序（東臬蘭杜多述并草書 康熙三十五年冬月 在昆明）

建關夫子五華西衢廟碑（王繼文撰并草書 康熙三十五年 即明萬曆二十五年重建武安王廟碑陰 在昆明）

重脩妙湛寺碑記（總督王繼文撰并行書 康熙三十七年春王正月 在昆明官渡）

佛巖寺用然崑公禪師行狀（南陽李麟光撰 比丘學性正書 康熙三十七年姑洗月望八日 在昆明太華寺）

定邊樓碑記（王洪仁撰并草書 康熙三十七年九月 在大理）

晉寧州詳免學租銀兩碑記（廩生王時晉撰并正書 康熙四十年六月既望 在晉寧）

重脩元和宮常住碑記（郡人王時晉撰 段絡正書 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 在晉寧）

蘭先生祠堂後記（東武李華之撰 正書 康熙四十八年五月上浣 在嵩明楊林）

新建法界寺御書樓碑記（昆明趙士英撰并正書 康熙四十八年仲夏月 在昆明）

土主廟香火碑記（昆明李如柏撰并正書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二月 在昆明桃源村起鳳菴）

重脩復陽菴碑記（王時晉撰 段絡正書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上浣 在晉寧）

游龍泉觀詩（瑯琊李澄中撰并行書 康熙五十年季夏月 在昆明黑龍潭）

黑龍潭禱雨即事詩（銀城李新德撰 正書 康熙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在昆明）

新建善寶菴碑記（郡人張錦撰 正書 康熙五十七年仲春月 在昆明矢束村）

王陵常住碑記（行書 康熙間刻石 在昆明東郊咸陽王墓地）

斗母閣常住田糧碑記（正書 康熙間刻石 在晉寧）

嬾和尚詩刻（草書 康熙間刻石 在昆明法界寺）

大觀樓孫髯長聯（陸樹堂行書 康熙間刻石同治四年重摹 在昆明）

吏部候選知縣金國柱墓碣（男灝等立 正書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在昆明）

重脩鳳嶺山報恩寺碑記（張希良撰并正書 雍正七年孟夏月上浣 在昆明）

碑陰僧照潔撰厥中和尙道行志 在昆明松華壩）

玉皇閣常住田畝碑記（正書 雍正七年仲秋月中浣 在昆明落索坡）

江寧潘門馬氏墓碣（正書 雍正八年六月初三日 在昆明）

鳳山義學碑記（昆明陳瓚撰 江孔殷正書 雍正九年姑洗月中浣 在昆明松華壩）

潘門側室楊氏墓碣（正書 雍正九年五月二十日 在昆明）

慶雲書院碑銘（雲南標鎮協營同立 雍正九年仲冬月 在昆明）

徐繼學墓碣（承重孫國士等立 正書 雍正十年八月十二日 在昆明）

江寧徐繼文墓碣（男世科立 正書 雍正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昆明）

高宗集石鼓詩（篆書 重摹本 在昆明）

賢良祠碑（高宗御撰 清漢兩體書 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在昆明）

東嶽聖誕祀田碑記（張本撰并正書 乾隆十三年孟冬月上浣 在昆明寶臺山）

松華書院碑記（呈貢張本撰并正書 乾隆十四年中秋 在昆明松華壩）

重脩雲臺菴常住碑記（楊啓先撰 晉永清正書 乾隆二十四年姑洗月 在昆明）

江寧徐世如墓碣（正書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 在昆明）

相公隄三大字（正書 乾隆四十三年季冬月 在昆明）

太華寺供奉沐國公遺像執照（昆明縣給 正書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在昆明西山）

嵩明州豁免采買告示（劉春甲等立 正書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

七日 在嵩明楊林)

游龍泉觀觀梅記(滇撫譚尙忠撰并正書 乾隆五十二年季冬月上

浣之九日 碑陰王子音觀梅詩 周向宸行書 在昆明黑龍潭)

大將村植樹禁約碑記(范祥貴撰并正書 乾隆五十三年清和月

在昆明)

龍泉觀唐梅詩刻(南豐譚光祥撰并行書 乾隆五十五年嘉平既望

在昆明黑龍潭)

程子四箴(昆明錢澧正書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在昆明)

尊聞行知四字(錢澧行書 無年月 在昆明)

錢通副手蹟石刻(錢澧行書 無年月 在昆明)

南園書聯(錢澧行書 無年月 在昆明)

金汁河水規呈詞並批示(里人桂文林正書 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在昆明松華壩)

增建咸陽王享堂殘碑(撰書者名氏損 正書 乾隆間刻石 在昆

明)

歷代重脩妙湛大塔廟碑記(呈陽文鴻書撰并正書 嘉慶元年佛成

道日 在昆明官渡)

明邵劉二真人逸事(道人李真常等立石 正書 嘉慶三年上春月

在昆明黑龍潭上觀)

龍泉觀咏唐梅詩(華國才撰并行書 嘉慶三年戊午冬日 在昆明

黑龍潭)

重脩龍泉觀玉皇殿小引(道人唐一魁撰 徐榛正書 嘉慶四年姑

洗月 在昆明黑龍潭)

黑龍潭梅花作闌紀事詩(夏邑張度撰 曲阜桂馥分書 嘉慶五年

五月 在昆明)

復脩霖雨橋記(滇撫初彭齡撰 知縣桂馥分書 嘉慶五年五月

在昆明北鄉)

重脩西山龍王廟記(滇藩司百齡撰并正書 嘉慶八年七月 碑陰

刻環海恩波四字 在昆明)

元和宮捐田記(段聯忻立 正書 嘉慶八年八月初九日 在晉寧)

青苗勝會碑序(昆明王若澍撰 王一中正書 嘉慶九年孟秋月

在昆明落索坡)

重脩龍泉觀北極殿雷神殿山門碑記(道人唐一魁撰 張維翰正書

嘉慶十年仲春月 在昆明黑龍潭)

本悟和尚行實並塔銘(十世孫正定述 法裔密端行書 嘉慶十二

年清和月 在昆明官渡)

本閣常住田畝記(僧同玉立 正書 嘉慶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在

昆明觀音閣)

海莊二大字(昆明林松分書 錢懋齡跋行書 嘉慶二十四年七月

在昆明高曉)

晉子禮墓碣(堂姪景禧等立 正書 嘉慶二十四年長至 在昆明)

蒼山種松詩(宋湘撰并草書 道光二年三月 在大理)

水晶宮功德碑記(正書 道光五年四月十六日 在昆明城內)

黑龍潭唐梅詩(擊經老人阮元撰并行書 道光七年 在昆明)

漢黑水池故址記(阮元撰並分書 無年月 在昆明黑龍潭)

盤根石題字(擊經老人阮元分書 無年月 在昆明)

重脩龍泉觀文昌殿轉輪殿碑記(石屏楊桂森撰 正書 道光八年

仲夏月 在昆明黑龍潭)

降應謙墓志(滇南友姪方明撰 正書 道光十一年仲冬月 在昆

明)

重脩慈雲洞吳道士功行碑記(郡庠沈朝陽撰 邑人谷漢正書 道

光十二年六月 在昆明)



青雲街六街脩路碑記（督工李炳南等立 正書 道光十五年九月 在昆明城內）

比丘尼寂靜墓碣（正書 道光十九年 滇人謂即陳圓圓冢 在昆明）

呂祖真蹟石刻（道家符籙 華日來題字正書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 朔日 在昆明圓通寺）

重建文明閣記（里人楊際泰撰 楊蔭棠正書 道光二十一年桂月 在昆明官渡）

重脩華嚴閣募化引（州人張玉麟撰 正書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既望後五日 在晉寧盤龍寺）

新脩寶象河岸功德碑記（郡人方紹庭撰 李治正書 道光二十五年季夏月 在昆明官渡）

黑龍潭賞梅詩（劉秉恬撰并行書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封印後一日 在昆明）

明忠義薛爾望先生墓表（學使吳存義撰 邑人倪應頤正書 道光二十六年嘉平月 在昆明黑龍潭）

三清洞記（楊汝蘭識 錢匡之行書 道光二十九年 在昆明太華巔）

重脩三清閣石洞序摩崖（邑人何桂清撰并行書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既望 在昆明太華山巔）

海心亭放生池詩（長白伊里布撰并行書 道光間刻石 在昆明萊海子）

重脩普賢寺功德碑記（監寺源輪等立 正書 咸豐元年辛亥季夏月 在昆明碧雞山）

寶威山希公和尚行狀（程旬撰 釋昌鈺正書 咸豐元年辛亥季夏月 在昆明普賢寺）

謁楊升菴先生祠詩（謝瓊撰 石泉正書 咸豐元年 在昆明）

重脩羅漢山三清閣呂祖閣靈官橋碑記（邑人楊際泰撰 樊合源正書 咸豐三年三月 在昆明）

重脩普濟橋功德碑記（正書 咸豐五年十二月 在昆明松華壩）

贈武翼都尉姚鎮邦墓碣（男自富立 正書 同治二年七月 在昆明）

阮文達唐梅詩步原韻（豫章宋延春撰并行書 同治六年仲春上浣 此刻在阮詩刻下截 在昆明黑龍潭）

楊林九女死節碑記（知州胡緒昌撰 同治間刻石 民國八年傅汝霖正書重刻 在嵩明楊林）

重脩松華壩開河建橋碑記（太平崔尊彝撰并行書 光緒七年仲夏月 在昆明松華壩）

楊升菴先生自題像贊（昆明舒藻正書 光緒八年 在昆明楊祠）

題嵩明楊林九女碑誌（蜀東劉銳恆撰并行書 光緒十年季冬月上浣 在嵩明楊林）

雲南糧儲道金汁河水利告示（邑人范燦正書 光緒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在昆明松華壩）

重脩龍王廟碑記（余漢青撰 于斯禮正書 光緒十四年季春月上浣 在昆明滇池）

重脩自證菴碑記（張瓊撰文 呂銘正書 光緒十四年季夏月 在昆明張家寺）

雲南巡撫免派看軍各差告示（正書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刻雲南府知府不准再給紅票告示 在嵩明楊林）

重建起鳳菴大殿碑記（闔村衆姓人等立 正書 光緒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在昆明桃源村）

游盤龍山記（知州劉安科撰 呈貢覃寶珩正書 光緒十八年孟冬

月 在晉寧)

宋文信國公詩刻(行書 光緒十八年蔡標摹刻 在大理前提督署)

重脩龍川大橋碑記(萬徵衡撰 范燁正書 光緒十九年仲夏月 在昆明松華壩)

在昆明松華壩)

點天鏡功德碑記(正書 光緒十九年癸巳冬月十五日 在昆明城內某街)

內某街)

明泗國公耿再成墓田碑記(裔孫耿美等立 正書 光緒二十二年仲冬月 在晉寧)

仲冬月 在晉寧)

重建明倫堂碑記(知州黃毓崧撰 廩生李興華正書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在晉寧州學)

年二月二十二日 在晉寧州學)

建北八省會館記(滇督長白崧蕃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三年孟秋下澣 在昆明)

澣 在昆明)

昆明縣豁免羊邱里豬稅告示(松華壩鄉民立 正書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在昆明松華壩)

年三月初十日 在昆明松華壩)

新建桂林橋聚奎樓記(羅瑞圖撰 王熾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碑陰捐資者題名 在昆明)

十五日 碑陰捐資者題名 在昆明)

謁祥鎮軍祠詩(汪兆銓撰 馬維騏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 在大理)

昆明池餞別圖詩序(昆明陳榮昌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 在昆明西山)

西山)

滇中諸友招游西山詩(滇督合肥李經羲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 在昆明西山)

在昆明西山)

昆明池餞別圖詩(昆明王玉麟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 在昆明西山)

山)

昆明池餞別圖詩(大埔鄒志清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 在昆明西山)

山)

昆明池餞別圖詩(普安謝宇俊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七年 在昆明西山)

山)

錢公祠祭田堂判(昆明陳榮昌行書 光緒二十八年 在昆明)

旌表節烈王母張太淑人墓表(陳榮昌撰并正書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 在昆明)

月 在昆明)

昆明縣封禁西山煤廠告示(昆明楊福正書 光緒二十九年 在昆明)

明)

雲南府嚴禁婚喪奢費告示(正書 光緒三十一年 在昆明)

饒夫人墓志(吳慶燾撰 袁玉錫正書 光緒三十一年 在昭通)

武備學堂楊鄭二生殉節碑(衡山柳旭撰并正書 光緒三十一年 在昆明)

在昆明)

雲南府飭管昆明縣義倉碑(紳士呂德洋等立 鮑椿生正書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 碑陰管義倉各節敘 在昆明)

三十二年二月 碑陰管義倉各節敘 在昆明)

補脩三清閣憩樓敘(昆明劉德馨撰 晉寧徐岱正書 宣統元年仲秋月望日 在昆明西山)

秋月望日 在昆明西山)

明孫清愍公傳(直隸龐堉撰 昆明陳汝昌正書 宣統三年四月 在昆明)

在昆明)

太平寺修建造像施經捨田碑記(僧讀建等 正書 無年月 在昆明)

明)

新亭詩刻(長洲蔣廷銓撰并正書 無年月 在昆明西山)

方夢亭墨蹟石刻(晉寧方學周行書 一二石 無年月 在晉寧方家)

(民國)

楊秋帆先生墓表(趙藩撰 歐陽渠正書 民國元年四月 在保山)

太保山)

雲南都督禁伐龍頭村隄樹布告(正書 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昆明)

在昆明)

雲南都督禁伐海源河堤樹布告(正書 民國元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昆明)

在昆明桂林橋)

游西山石室詩(李鴻祥撰并正書 民國元年 在昆明)

清黃武毅公墓志(蒙鐔撰并行書 民國二年 在昆明)

陸軍中將庾澤普紀念碑(他郎縣士紳立 正書 民國四年 在他郎)

重脩咸陽王陵記(石屏袁嘉穀撰并正書 民國六年八月一日 在昆明)

元咸陽王瞻思丁墓墓碣(袁嘉穀正書 無年月 在昆明)

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傳(石屏袁丕鈞正書 無年月 在昆明)

安寧楊文襄公謁賽平章墓詩(袁丕鈞行書 無年月 在昆明)

元咸陽王瞻思丁墓碑(阿刺伯文 近刻石 在昆明)

明楊升菴先生遺像(盤縣謝象離摹刻題字行書 民國六年 在昆明)

規復楊太史祠田畝租石碑記(昆明徐兆松撰并正書 民國七年戊午七月 在昆明)

重摹升菴先生畫像記(謝象離撰并行書 民國七年 在昆明)

鐵峯菴海關峯高四字摩崖(廣德錢文選行書 民國七年 在昆明)

河陽羅瑞圖墓志(趙藩撰文 衡陽曾熙正書 民國七年 在昆明)

謁薛爾望先生墓文(昆明陳榮昌撰并正書 民國八年 在昆明黑龍潭)

會澤唐學會墓志(昆明陳榮昌撰 石屏袁嘉穀正書 民國八年 在會澤)

唐母朱太夫人墓志(石屏袁嘉穀撰 昆明陳榮昌正書 民國八年 在昆明)

尼妙淨留偈記(陳榮昌撰并正書 民國十一年壬戌夏 在昆明)

虹溪王氏義田記(袁嘉穀撰 陳榮昌正書 民國十一年 在昆明)

疏濬撫仙星雲兩湖口碑記(呈貢秦光第撰 激江張鑫正書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有陰 在黎縣)

會澤唐公再造共和紀念標銘(正書 民國十三年三月 在昆明南門)

古幢公園記(張維翰撰 正書 民國十三年四月一日 在昆明)

雲南省長劉祖武墓志(袁嘉穀撰 陳榮昌正書 民國十三年 在昆明)

清候選知縣李朝彥配張氏合墓墓志(趙藩撰 陳榮昌正書 民國十四年季春月 在嵩明)

唐梅宋柏詞(瀘西陳古逸撰并行書 民國十四年乙丑孟夏 在昆明黑龍潭)

昆明市勸業義務教育記(遂寧吳紹璘正書 民國十四年八月 在昆明)

挽盧氏婦詩(陳榮昌撰并正書 民國十四年乙丑秋九月 在昆明)

龍泉觀翰梅詩(昆明張學智撰并行書 民國十四年乙丑冬 在昆明黑龍潭)

游太華寺詩(袁嘉穀撰并行書 民國十四年 在昆明西山)

清刑部郎中張鵬昇家傳(劍川趙藩撰并正書 民國十五年五月 在晉寧)

張溟洲先生祠堂記(袁嘉穀撰并正書 民國十五年夏 在晉寧)

宋柏行(袁嘉穀撰并行書 民國十五年丙寅季秋 在昆明黑龍潭)

昆明縣設立松華壩市場碑記(松華壩紳民公立 正書 民國十五年十月 在昆明)

游太華寺詩並茶花詞(陳古逸撰并分書 民國十五年 在昆明西山)

游佛嚴寺詩(張學智撰并行書 民國十五年 在昆明)

游太華山詩（袁丕佑撰并篆書 民國十五年 在昆明）

雁仙端研銘（趙藩撰并行書 民國十六年丁卯午日 在晉寧方家）

滇粵長途飛行紀念石刻（昆明陳榮昌正書 民國十八年 在昆明）

古幢公園重整記（李念祖 袁嘉毅行書 民國十九年八月 在昆明）

南荔草堂榜（陳榮昌行書 民國十九年庚午十月 在晉寧方家）

雲棲雙鶴往生記（宏西居士撰并行書 民國十九年庚午冬至後五日 在昆明西山）

雲棲雙白鷺往生記（宏西居士撰并行書 民國十九年庚午冬至後五日 在昆明西山）

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寶塔（釋虛雲等刻石 經咒正書 民國二十年辛未春 在昆明雲棲寺）

重建雲栖寺碑記（張璞撰并正書 民國二十年四月聖誕日 在昆明西山）

興脩雲棲寺海會塔碑（宏西撰并正書 民國二十年四月聖誕日 在昆明西山）

重脩寶威山普賢寺功德碑 建水馬興榮撰 楊茂正書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春月 在昆明）

明蘭隱君墓碣（袁嘉毅篆書 民國二十二年冬十月 在嵩明楊林）

兩廣旅演同鄉立學碑記（佛山洗瑛撰 昆明張子修正書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 在昆明）

鄭和太公墓志跋（會澤夏光南撰 邑人陳鍾毓正書 民國二十四年仲秋月 在昆陽）

三保太監鄭和傳（清師範撰 近人武良萬正書 民國二十四年仲秋月 在昆陽）

白龍洞靈泉記（宏西記并行書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下沐 在昆明）

雲栖寺）

滇中諸友偕游西山詩（蒙自龍毓乾撰并正書 民國二十五年季秋月 在昆明西山 附楊光保等和詩）

重建盤龍寺咒龍臺記（郡人李潤生撰并正書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孟春 在晉寧）

陳性圃先生墓表（大關吳良桐撰 昆明蔣松華正書 民國二十六年季冬月 在昆明松華壩報恩寺）

陳性圃先生像贊（龍雲等七人分題 行正兩體書 無年月 在昆明松華壩報恩寺）

信心銘（陳古逸分書 題識行書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仲夏 在昆明西山）

陳母張太淑人墓表（昆明蔣松華撰 文山李希舜正書 民國二十七年季夏月中流 在昆明松華壩報恩寺）

七年季夏月中流 在昆明松華壩報恩寺）

陳价墓碣（男伯械等立 民國二十七年仲冬月 价字性圃 在昆明松華壩報恩寺）

彌陀寺靜安和尚實行碑記（昆明金在鎔撰 遂寧吳紹璘正書 民國二十七年冬月既望 在昆明龍頭村）

移居普平村感賦詩（李根源撰其子希泌篆書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八月二十日 在昆明）

霜鏡堂門榜（李根源分書 民國二十八年 在昆明普平村）

和印老移居普平村詩（昆明王燦撰并正書 民國二十八年 在昆明）

屏山居士壙銘（袁嘉毅撰并行書 近刻石 在石屏）

游太華寺三清閣詩（袁嘉毅撰并行書 近刻石 在昆明西山）

詠唐梅詩（袁嘉毅撰其子丕佑篆書題識分書 近刻石 在昆明黑龍潭）

清泗水令孫鵬家傳（趙藩撰并正書 近刻石 在昆明）  
方農髯遺詩（趙藩行書 近刻石 在晉寧方家）  
清忠烈丁現南墓表（陳榮昌撰并正書 近刻石 在昆明）  
王鴻圖族規（陳榮昌正書 近刻石 在昆明）  
東陸圖書館畫蘭石刻（唐繼堯畫 近刻石 在昆明）  
重脩接引殿冥王殿碑記（邑人唐麟撰 正書 近刻石 在晉寧盤龍寺）  
雄雞往生記（拙道人撰并行書 近刻石 在昆明雲栖寺）  
明黔寧王沐英史傳（劍川歐陽桀正書 近刻石 在昆明）  
滇賢遺墨石刻（晉寧方樹梅編刻 近刻石 在昆明昆華圖書館）

右箸錄漢碑一種，晉碑二種，宋碑一種，唐碑四種，宋碑二種，元碑二十四種，明碑九十二種，清碑一百四十七種，近刻碑七十六種，都三百五十一種。按雲南地處邊陲，久為歷代重鎮，故中原文化，常被遐陬，函夏聲華，早敷遠域。是以所在梵宮紺宇，碑碣文字，皆足觀摩，至為一方典要。近年以來，本館斥資傳拓，雖擔椎之事，難覓良工，然蒐訪之勤，可供祕閣。現仍繼續從事，未嘗或間。想不難得窺全豹，當可超邁前賢時士之所知見者矣。

三十五年十月范騰端謹識

## 投稿簡約

- 一 本刊以闡揚圖書目錄之學，批評介紹中西書刊爲主旨，內容分「論著」、「古籍題記」、「書評」、「新書介紹」等欄。
- 二 投稿文體不拘文白，每篇字數以不超過一萬字爲宜。
- 三 本刊採用通行標點符號，望投稿者自加標點。
- 四 本刊對於譯名，力求一致，故本刊編者有改易之權。
- 五 本刊對於投稿有刪改之權。
- 六 投稿經發表後，以本刊爲贈。
- 七 投稿請寄北平（七）文津街一號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編輯部或上海（十八）寶慶路十七號北平圖書館辦事處。

## 圖書季刊 新第八卷 第一、二期合刊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不許轉載

編輯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發行者 圖書季刊編輯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經理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時代知識之綜匯

學校家庭購備本書 成立一小型規模書庫

## 新小學文庫

全書一百三十一種，分訂二百冊，計包含三、四、五、六年級兒童用書各四十冊，五、六、六年級各六十冊，各級用書均別為說話、讀書、作文、寫字、社會、自然、算術、勞作、美術、音樂、體育等科目，系統分明，支配勻稱。內容取材適合兒童的閱讀能力，文字生動，插圖豐富，故能引人入勝。

▼全集定價二百四十元

## 新中學文庫

全書四百十三種，分訂四百六十三冊，分納於十大類，別為七十一科目，就中等學校普通各科必需的參考用書，為系統的編製。其內容着重於新知識之介紹，可採作普通教本以外的補充教材，中學師生及一般圖書館、機關團體、家庭書室均不可不備。

▼全集定價一六七元七角

## 國民教育文庫

全集一百冊 定價三百元  
簡編五十二冊 定價一百五十元

### 全集

第一集全書九十八種，一百冊，分為進修補習、教育狀況、行政訓導、教材教法、鄉村教育、成人教育等組，專供全國小學校長教師及師範學生閱讀參考之用。執筆者多為當代教育名家及實際從事教育之專家，各書內容，均能發揮正確的理論，表現宏富的經驗，至戰後最新資料亦多已輯入。除全集發售外，並分三組發售。

### 簡編

簡編係教育部選定本文庫中尤屬重要之五十二種，均為基教必備參考書。冊數既已減少，售價僅及第一集全書之半，內地小學及教師購置，更為便利。

上列各書均按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七五三號